

△皆就官而彙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禮。丁云彙疑衣字誤。衣下有食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篇曰。官而衣食之隨其所言。勿禮棄也。俞云彙疑稟字誤。師古注漢書文帝紀曰。稟給也。△下作之地上作之天。俞云作讀如詩候作候視之作。此蓋神道殺教之意。△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王氏引之云。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既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既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術。滅三大。而國有害也。俞云誅大臣三字衍文。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術。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誅大臣之文。則爲滅四大矣。又案。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鑿。與形勢解斬高同。△天子祀於大宗。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王云人當爲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吳云。沃乃妖字誤。△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以字而衍。△天子祀於大溪。安井衡云。大溪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心。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錢其納也。說文。心疑也。讀爲瓊。非此義。△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俞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宜云出國九十二里矣。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又自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爲一百三十八。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殺號出令。望案。此句下脫曰字。當依上下文例補。△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張紹當每。望案。張紹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綴于此。△種架當。俞詞。董笠當。扶。宋本獲作獲。元本鞞作鞞。丁云。鞞鞞之爲物。形狀未聞。惠學士以鞞爲甲。鞞疑當爲鞞。玉篇曰。鞞。兵器也。扶當爲插字之誤。插者。盾之借字。蔡蔬篇曰。直笠以當盾。是其所。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

麥孟華著

商

君

評

傳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第一章 發端

第二章 戰國之時勢及商君以前秦國之位置

第三章 商君之入秦及其進用

第四章 商君之政略及其變法

第五章 商君之立法

第一節 法治主義之根據

第二節 法權之總攬

第三節 立法之標準

第四節 法律之平等

第五節 法律之公布

第六章 商君之司法

第七章 商君之行政

第一節 農政

第二節 兵政

第三節 官制

一
二
四
五
六
六
九
六
一〇
一〇
一
一
二
三
三
七
八

第八章 商君之大權政治……………

一一〇

第九章 結論……………

一一一

附 商君列傳……………

一一三



商君評傳

順德麥孟華述

第一章 發端

中國之弱于歐美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其相反之至大者，則曰中國人治，歐美法治。夫合一羣之人以成一團體，苟不勒定一羣之法而公守之，各求其欲，人競於私，紛然絕無規則，毅然無復秩序，則其羣之人，必不能一日安，而其團體亦不能持久。一族然，一鄉然，一國亦靡不然。法律者，齊一國國民之規則，而所以定其秩序者也。是以西士之言曰：能得良法律者上也，苟無良法，則惡法猶愈於無法。故徵諸歷史，來喀瓦士立法而斯巴達強，鎖龍立法而雅典霸，十二銅表之法定，而羅馬之民政興，自由憲章之法布，而英國之基礎固，彼數者，其法之完缺良惡不一致，要皆有公布之法律，舉其國民，齊而範之，規律之中，皆足以齊民志而善羣事者也。中國者，上下紛擾而絕無規律之國也。數千年來，曾未聞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二千百年上，其有足與來喀瓦士鎖龍相彷彿者，於齊則得一管子，於秦則得一商君。

商君者，法學之鉅子，而政治家之雄也。奉一「法律萬能」之主義，舉凡軍事、生計、風俗、制度，無一不齊之以法。定一公布之法，凡一國之平民貴族，治者被治者，靡不受治於同一法律之下。以其總覈精悍之才，排萬夫之抗議，逆一國之輿論，毅然不撓，驅其國民為積極之進取，遂以興國勢，定霸業。後世因用其法，卒成統一之偉功。雖其慘覈寡恩，幾與雅典時德拉康之血書相等。法治之流弊，遂為天下後世所詬病。賈子之論之曰：「商君棄禮義，背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父借糧糶，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希矣。」夫商君之治，專持功利主義，而偏缺道德教育，甚者，乃至詆仁義孝弟為六逆，賈子之所譏議，何嘗不洞見病源。然為治者，恒視其國家之時勢，與其國民之程度，以因時制宜，則其立法固不能無弊。惟視後人承用其法者，有以補其缺而匡其偏，若徒懲羹吹竊，怵於其弊而勸色相戒，遂并其法之善者而亦被排斥，甚者，羣犬吠聲，日拾迂腐疏濶之

餘論，而祇爲雜霸，段爲急功，遂使古人之良法美意，湮沒不彰，而我國民之散渙齟齬，遂積數千年而不得一振。嗚呼！吾人於他國之來喀瓦士鎖龍，則日敬之，慕之，尸祝之，崇拜之，獨於吾國之來喀瓦士鎖龍，則任其湮沒不彰，而良法美意不可復見，豈非吾人之咎也。太史公之傳商君詳矣，然于其政略，尙或缺焉未備，且以今人之眼光，觀察古人，則古人必有特別之新面目，用敢次其行事，條其政策，刺其箝書之政論，比以今日之政治，我國民其有尸祝崇拜之同情歟？作商君傳。

第二章 戰國之時勢及商君以前秦國之位置

戰國之初，齊秦最有強力，角立而爲東帝西帝。齊秦者，皆具有帝國之資格者也。管仲用齊而齊霸，商鞅用秦而秦亦霸，二子者，其才固足以霸國，然亦有此大國以爲之藉手足，以竟其用而盡其才也。故欲觀商君之措置，當先察其所憑藉，欲察其所憑藉，當先詳其內外之形勢。今于戰國中深觀秦國，秦之優于戰國諸國者有三事。

(甲) 戰國錯立，而秦之國勢高踞上遊也。地理者，建國之第一要素。凡文化、風俗、政治、軍事，皆與有密切之關係者也。以文化言之，則利于交通，以其易于輪進文明也。以軍事言之，則利于險阻，以其便於進取退守也。秦國於黃河流域之上游，與山東諸國相隔絕，其接壤爲鄰者，獨南界於楚，東邊於魏耳，而又扼殺函之險要，一人守險，則萬夫莫敢啟關，故有事則東向以爭中原，無事則閉關以作內政。顧炎武謂「秦地華陰，縮蔽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能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蓋關中之地利，固有控制中原之形勢也。山東諸國，六雄角立，國皆四戰，日尋干戈，疲于奔命，民不得息，而秦則閉關固守，我能往而寇不能來，可以勤修內政，厚內力以承人之敵，此實如俄之高踞絕北，窺伺歐亞，其地形有獨優者也。而商君實利用此地形，以固帝國之基礎。

(乙) 民族競爭，而秦之國民勢能優勝也。戰國時之民族，固皆黃帝之子孫，而同爲漢族者也。遷徙轉移，浸相離遠，交通不便，聲息隔絕，地勢既殊，民風各別，遂至血胤嗜好言語，習慣風俗，一切皆互相歧異，乃如希臘之分爲德利安等之四族，以同種而視如胡越，以兄弟而日相鬪牆，勢所必然，無足怪者。秦族僻處西垂，而又數被

戎患。故其民獨樸儉堅悍。有首功好武之風。讀小戎駟鐵諸詩。其剽悍尙武。自古繁矣。夫生存競爭。優者必勝。彼斯巴達人之雄。顯希臘。斯拉夫人之雄。視地球。固皆以尙武之民族。而占優勝之權利者也。以此例彼。則秦人立于競爭之場。固最適于生存之民族也。而商君實利用此民族。使成軍國之資格。

(丙) 戰國爲重農時代。而秦地宜於農業也。人羣之進化。必由行國之游牧。進而爲居國之農業。由周以來。久定井田之制。農業固已日盛矣。春秋以降。獨魏文侯能用李悝以盡地力。其餘諸國。類皆驚于外征。而缺於內治。秦據關中之腴壤。其人又習於農。故太史公之傳貨殖也。論之曰。『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穆居雍。隴西之貨物。而多買。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戒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蓋其時。商業已始萌芽。民漸玩巧而事末。而秦本農國。農業實居其大部也。而商君實利用此農業。以爲國入之富源。

然而秦之弱於諸國者。亦有二端。

一則諸國之文化漸開。而秦尙習于戎俗。夫人羣之進化。以漸進而不能頓成。山東諸國。其立國皆在周初。沐中央之文明。移而植之封地。且經數百年之發達。故上之冠裳禮樂。下之羣俗民風。文物彬彬。盛于大河以北。沿及戰國。文學勃興。而魏文齊威諸君。復能招禮賢豪。振興文學。中原文化。盛於時矣。秦受封於東遷之際。建國僅三百餘年。且又僻處西戎。化於蠻族。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男女混跡。家族之制未備。是以諸國皆遇以夷翟。不得與於上國之會盟。蓋秦國之羣治。方在野蠻蒙昧之域。而不齒於開化之邦者也。

一則秦國之內亂日劇。而國勢遂以驟衰。穆公以來。霸業中墮。桓景之世。屢敗于晉。而秦兵不復能東出。降及厲蹇。日益多事。方是時也。諸國皆在貴族政治之時代。而君權未能確立。秦之國政。亦悉在貴族之手。廢君立君。實爲貴族之特權。故懷公方立。貴族可圖而弑之。出子繼世。貴族可廢而沈之。獻公居外。貴族可迎而立之。內憂方熾。未遑外事。而諸侯力政。競相侵并。魏築長城。自鄜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強敵日逼。其勢浸蹙。而河西之屬地。亦爲三晉所兼并。蓋自開國以來。國勢未有如是之迫促者也。

嗚呼。非長袖不足以顯管舞。秦固一長袖也。非錯節無以別利器。當日之秦。亦一錯節也。百年霸氣。金劍沈埋。百二河山。風雲變態。英雄造時勢乎。時勢造英雄乎。商君乃挾其雄偉之政略。揮其嚴辣之手腕。出而獻技於舞臺。

第二章 商君之入秦及其進用

商君名鞅。姓公孫氏。衛之庶孽公子也。衛爲魏藩。故仕魏。事魏相公叔痤。痤以爲奇才。薦之於王。王無用意。痤請殺之。退而告鞅。令其速亡。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蓋豪傑之才略。固非尋常人之所得而用。亦非尋常人之所得而殺者也。既而聞秦孝公下招賢求治之令。乃去魏而入秦。

嗚呼。北走胡。南走越。不得志於宗邦。即投身于他族。殉一己之功名。雖仇害祖國而有所不顧。此後世惡少無賴。無國愛心者之所爲耳。商君賢者。顧亦出此醜行邪。昔戈利爲羅馬貴族。欲廢護民官而民不聽。不得志於羅馬。乃奔倭西亞國。假其兵以仇伐羅馬。蓋愛國之義未明。東西人固有同此不德者矣。雖然。戰國之初。諸國固雖獨立。然同在中國之內。且名義尙受治于周王。則是猶封建之諸藩。其國界未如今日之嚴峻。故當時諸國。任客卿而無所猜疑。而其時功名之士。急欲以才自見。朝秦暮楚。不以爲非。雖以孔孟有道之士。亦皆適齊適楚。乃至干七十二君。然則背祖國而急功名。固不能爲商君諱。要亦不足嚴持此義以深責商君者也。

商君既已入秦。乃因景監以見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時時睡不聽。說以王道。亦不中旨。卒乃說以霸者強國之術。孝公大悅。語累數日。不自覺其膝之前席。太史公謂商君天資刻薄人也。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議。非其本質。夫商君所挾持帝王之術。果如何。其爲浮議與否。誠非吾人所能知。然商君之言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不能取用于後。且謂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必削至亡。則其不肯蹈襲虞夏之舊治。循用文武之遺教。可斷言也。然而商君任政之初。即自歎難以比德於殷周。蓋其治專重功利主義。而偏缺道德教育。彼固預見他日之必有流弊。而歎然不能自滿矣。知有流弊而不先匡正。則或亦當日國家之形勢。國民之程度。有所捍格而不能驟達者歟。

第四章 商君之政略及其變法

自古偉人之任人國家，必統籌內外之大勢，以先定偉大之目的。後此一切之政策，皆迂迴曲折以達其目的者也。故管仲之見桓公，先期以王霸之政，諸葛之輔先主，首志以帝王之業，固未有補苴罅漏，小就苟安，而可成建國之偉業者也。孝公之世，秦固積弱，然席膏腴之廣土，具強武之民族，固未失霸國之資格。商君說孝公曰：「秦之與魏，猶人有腹心之患。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因此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嚮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蓋當商君受政之初，固久已定此主義。至是始發表其策略，以試雄飛於海內。故商君者，非取消極政策，而取積極政策，非持保守政策，而持進取政策者也。是故帝國主義，實為商君第一政略。

然商君之宗旨，雖求進取而非保守，而其政策，則不能不以保守為進取。夫欲為對外之競爭，必先求國內之統一。秦俗渙靡，上下無紀，驛而驅之對外，是驅羣羊於野耳。故商君之初政，首務擗一民力。夫今日之帝國主義，固非謂以政府之權力，強制干涉，滅殺箇人之自由，謀其一致行此偏狹之國家主義，而可冀成功也。英美二國之人民，可謂最不喜國家主義者矣。然其民族外競，能實行此帝國主義，而德法之干涉者，乃反遠不能及。故但使保持國家全體之統一，則可任各部運動之自由，其終極之成功，卒能完成帝國主義。雖然，當日戰國之民族，固非今日歐洲民族之比。若不整而齊之，搏而一之，則勢渙力散，豈能外爭。故商君之治，務先融化箇人，團合於國家政治之內，使箇人盡如器械，以服從國家。無上之命令，使箇人犧牲私益，以為組織國家之一員。寧必愚弱其民，蓋舍是不能擴張其國也。是故國家主義，實為商君第二政略。

欲達此二大政略，則必當整畫制度，變易舊法。然非有果斷之決心，與堅悍之心力，則未易抗眾議而排萬難也。吾今以是觀商君之變法。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驚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禮。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商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亡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而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更法篇）

古來之從事於改革者。未有不先定國是者也。朝定一制。而羣起議之。夕革一弊。而羣起撓之。豈徒無益。適滋紛擾而已。西諺曰。必然 *Necessity* 者。創造之母。故希臘哲人瑪里特士。以必然為天下第一之強力。以其可以使人捍百難而不顧也。商君沈觀時勢。確知變法為必然之事。豐於自信力。奮然身任而不疑。乃以明決精審之政論。數言而決此重大之政治問題。遂以得主權者之信。政權出一。國是大定。雖輿論未能一致。然已排除第一重之阻力。得從事於改革之實行。

第五章 商君之立法

第一節 法治主義之根據

儒家重禮治。而法家貴法治。非好為立異也。時勢所不得不然也。商君曰。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其擷斥禮治而獨尊法治也。非謂禮治本來之性質不足取也。謂其不可以行於戰國時代也。於是乃據社會進化之次序。而明其所以然之故。其言曰。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勝務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主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

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開塞篇）

此述人羣進化之跡。肇自民之初生。以迄國家之成立。其一定之軌。有不可踰越者。蓋民之初爲羣。必起於家族。此即親親之時代也。家族日以孳衍。且互相聯合。於是設臨時會長以統之。而其設之也。以選舉。此即上賢之時代也。羣既日蒸。臨時會長之威力。不足以馭之。於是終身會長。以變爲世襲。君主此即貴貴之時代也。近世社會學家。所言人羣進化之跡如是。而考諸希臘羅馬之古史。其跡亦歷歷可尋。我國之由傳賢變爲傳子。由禪讓變爲征誅。史家揆厥所由。亦謂爲事勢所必至。然則商君之言。其必有所本矣。

夫當家族政治之時代。其團體皆藉愛情以相結合。則法制固無所施其用也。即進爲臨時會長政治之時代。其團體猶以家族爲單位。不以箇人爲單位。故大團體中。復有無數之小團體焉。（希臘羅馬初起時之所謂民主政治皆如此）而此小團體者。皆以血統之關係。爲其基礎者也。故各守其祖先相傳之禮俗。而可以爲治。儒家言禮。必本於宗法。蓋以此也。雖然。小團體各自循其禮俗。以爲風氣。則大團體之結合力。不強。與外敵相遇。不足以自存。欲強其力。必賴有統一之之君主。君主建。則部落之習廢。而國家之形成。不復以家族然。單位。而進至以箇人爲單位。於是凡居於此國之內者。即爲此國之民。不問其血統之何屬也。夫禮俗根於血統。血統既異。禮俗自不得不殊。今既合無數之血統。以成國家。然則禮俗將安從而可。從甲則乙族嫉之。從乙族則丙族非之。是徒增國民之爭鬪。而傷國家之統一也。故爲之君主者。不能不超然立於各族所相沿禮俗之外。而斟酌損益。別制爲一定之法律。以整齊其民者。勢也。此法治之所由起也。開塞篇所論。則深有合於此原理者也。

抑儒家之言禮也。以因革損益爲重。其本意亦何嘗不欲整齊其民。然其效力則與法異矣。教民以循禮。其循之與否。視各人之道德責任心而已。督民以守法。苟其不守。則國家之制裁。從於其後。然則以禮整齊其民者。爲力甚弱。以法整齊其民者。爲力甚強。明矣。夫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法誠可以廢而不用。然而羣體日恢。情僞日滋。舍法任禮。其道必有所窮。故商君曰。『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法而治。效於今者。前刑

而法。』(開塞篇)又曰。『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聖人以千萬治天下。』(定分篇)凡此皆以明法治之所由生。生於時勢之所不容已也。

商君又言曰。

古者民羣生而羣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開塞篇)

此其論法之所由起。及其功用。可謂精當。今東西各國之法學家言。未有能出其右者也。

商君又曰。『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斷令篇)又曰。『凡治國者。惠民之散而不可擄也。是以聖人作壹以搏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農戰篇)此實商君治術之綱領。而亦政治一定之原理。措之四海而皆準者也。然則將欲搏民於壹。其道何由。亦曰法而已矣。世固有欲以道以德以義搏之者。夫使民壹於道。壹於德。壹於義。則誠是矣。然道也。德也。義也。皆抽象的而非具體的也。墨子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韓愈所謂道其所道。德其所德。孰爲真義。孰爲真道德。無從定也。於是乎不得不立具體的之一物焉。以爲之標準。此物維何。即商君之所謂法是也。商君之言曰。

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必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不中程者誅之。(修權篇)

此其取譬。可謂極明。陳義可謂極當。蓋人人各從其所信。而曰某者合於義。合於道德。其間豈無中者。然如廢權尺。而以意測度。輕重長短。雖幸焉。而非可恃以爲用也。韓非子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則萬不失矣。』此與商君之旨相發明者也。夫法之能適合於義與道德與否。此則視其法之內容如何。必如何然後能使法之內容適合於義與道德。此則視立法者之學識如何。要之空談無朕之道德。必賴粲然成文之法律以表示之。此則法家所持之理。雖有巧舌莫能奪者也。

商君又曰：『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畫策篇）夫法者，將以保護簡人之權利者也。今立法而務先制民勝民，法家固民權之蠱乎？曰：法者，隨羣俗之進化，而與焉變遷。羣俗方在蒙昧，其民皆缺於自治之才，絕無規矚之可循，則橫逸冥行，蕩然無復綱紀，舉羣蕩然，羣將立敗。有法家以整齊而撻節之，其羣乃有紀律之可遵行，而國家乃能成立。蓋法律之宗旨，固所以保護個人之權利，而尤在於維持羣俗之秩序。然則商君之所謂制民勝民者，固亦將謀其秩序而已矣。

抑商君之說，非徒在制民勝民而已。即君主亦當自制自勝。其言曰：『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人者，先自勝者也。』（畫策篇）又曰：『明主慎法制，事不中法者不爲也。』（君臣篇）是故法不立則口，既立則不徒臣民當守之，即君主亦當守之。此如立憲國之憲法，雖出於欽定者，既已公布，則君主亦不許違憲也。管子曰：『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此與商君說正合。凡我國之法家言，莫不斬斷於此義。蓋非是則法治主義，將撥其本也。

第二節 法權之總攬

商君之立法，純乎命令主義者也。西儒之論法理者，其說紛歧。英儒霍布士，始倡命令主義說，謂法律者，以權力命令其屬下，令行禁止，使悉視法律爲從違。奧士丁起，力持此義，而揚其波。奧氏之說曰：『政治上之優者，與政治止之劣者，既有畫然之區別，優者發表其意思，以制裁劣者。斯曰法律。劣者苟不服從優者之命令，則受懲罰之惡報，而可以非常之權力強行之。』此其說偏駁不全。近世學者，抨擊之無完膚。宜也。雖然，當社會之初期，其說固自適於實行。未可遽非也。商君即本此主義，以立論。其言曰：『法者，君臣所共操也。』（案操猶守也）信者，君臣所共立也。權者，君主所獨制也。』（權修篇）此其所謂法者，殆如今世立憲國之憲法。法律爲君民所共當遵守，其所謂權者，即所謂憲法上之大權，爲君主所獨有也。然僅觀此文，則猶未知其立法權之何屬也。商君又言曰：『人主爲法於上，人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折而姦之，而况衆人乎。』（定分篇）由此觀之，則商君之立法權，專屬諸君主，而不許人民參與，甚明。夫法

爲國民合成意力。專以君主一人以意制定之。其果能彼此意力實現與否。蓋不可期。雖然。當春秋戰國之交。一般人民。未必有參與立法之能力。且方爲貴族專政時代。政出多門。不可爲治。故增主權者之勢力。以君主之意。思爲法律之淵源。務摧抑貴族政體。進之於君主獨裁政體。此實人羣進化自然之階級。而商君即本此旨以立論者也。

第三節 立法之標準

凡立法者。莫不期於得良法。然法若何而爲良。若何而爲不良。其標準蓋難言之。於是有所謂當以自然法爲標準者。謂法之合於自然法者。其良者也。雖然。天地間果有所謂自然法者乎。若有之。則當以何術求得之乎。此非人類之智識所能及也。於是有所謂當以古聖賢所立法爲標準者。謂法之合於古者。其良者也。雖然。時勢不同。則民之所利害不同。以古繩今。其不適不待辨也。商君則異是。其言曰。『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算地篇）又曰。『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壹言篇）然則商君所據爲立法之標準者。安在。曰。度時俗。因民情。量國民所能遵守。而可以強制執行者。乃始立之。其合於自然法與否。非所問也。其合於古法與否。益非所問也。此其意殆與國民合成意力之說略相近。故雖近於東瀝之政。而猶能以致治也。

第四節 法律之平等

東西諸國之舊制。類皆分其國民爲數級。其所處之等不同。則治之之法亦異。彼都民之與隸農。其權利已顯殊矣。至於貴族之特權。僧侶之教規。則更各保其獨立於法律之外。千數百年。釀上下之激爭。演革命之慘劇。皆以此不平之故。中國階級制度。雖不如彼族之嚴。然周公創制定法。猶別勸讓親讓貴之條。而記亦有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夫讓親讓貴云者。雖不令獨立以通於法外。而猶別爲解釋以縱之法中。刑不上云者。則是國中一部分人。爲國家制裁力所不能及矣。商君之說則異是。其言曰。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

死不赦（賞刑篇）

此專破刑不上大夫之說。及周官議親議故議賢議功議貴之制也。故法一定。則舉國之賢愚貴賤。莫不受治於其下。此非徒託諸空言而已。公子虔貴族也。其犯約也。則劓之矣。太子嗣君也。其犯法也。雖神聖不可侵犯。猶行法於其代負責任之師傅而黥之矣。其公平而無私曲也如此。故令雖峻而易行。法雖嚴而民說。此所以能旋至而立有效也。

中國階級制度之陋習。至秦漢而盡絕。彼泰西日本。於最近百餘年間。幾經波折。乃能次第剷除者。我國則於二千年前行之。雖然。此非秦漢所能爲也。其勢自戰國時而已成矣。戰國時所已成此勢者。雖未可盡指爲商君之功。然商君則其最有力者也。何也。法律平等。爲一切平等權之保障。而「刑無等級」之一大原則。實自商君創之也。

第五節 法律之公布

雅典人之立法也。編定舊例爲德拉康律。羅馬人之立法也。亦編定舊例爲十二銅表。夫德拉康律之殘忍刻酷。十二銅表法之陋略峻刻。寧必遂爲良法哉。然雅典羅馬人之所要求。則不問其法之良惡。唯必求編制法典。務得一公布之法。使吾民得知法律之爲何物。蓋既有公布之法律。以劃定明確之範圍。則治者與被治者。將皆受治於範圍之中。下既有所憑藉以自固。上自不能任意輕重於其間。此所謂惡法猶愈於無法也。我中國固無法之國也。雖律令之文。繁如蠅毛。則例之書。高逾尋尺。然其所謂法者。類皆私於二三官吏之掌握。視爲神祕之物。不令民間窺誦而習知。於是暴君汙吏。因而上下其手。而小民益窮而無訴。商君立法之宗旨。則固先公布法律。而使民間咸知法令之爲何物者也。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足以知法令之謂者。（案謂者指其詞及其意下文「法令之所謂」亦同）以爲天下正（中略）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案謂限定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中略）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

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而罪之。以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案謂主法令之吏。不答吏民之問。而遽加以罪者。則以所問之罪名反坐主法吏也。）（中略）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令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定分篇）

昔希臘暴主。有名狄阿西尼亞者。每發一令。懸諸數十丈之柱頭。使民不能讀。而因以罔民。而羅馬十二銅表法之公布。亦經人民數次之要求。幾釀革命。而僅乃得之。夫法律而不公布。勢必任主法之吏。上下其手。而人民之權利。將蹂躪而無所餘矣。我國自周禮有懸法象魏之文。而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皆歲時屬民讀法。自古以來。皆不取法律秘密主義。其根本固與泰西古代異矣。然地方有司。非必人人能諳法學者也。其所謂讀法。不過讀其條文。未必釋其意義也。及商君則爲法令置專官。而使之對於人民。有說明法律性質之責任。則吏真無所容其姦。而人民權利之保障。乃鞏固而不可拔矣。商君又曰：『今先聖人爲書以傳於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定分篇）又曰：『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同上）夫法律之爲物。其文約而其義豐。非有所受。誠不能知其意。今世各國大學。以法學爲最要之科目。務使其智識普及於人民。皆以此也。然全世界中。其最初以法學爲教授者。則商君也。我國近代所行之律。則清律本諸唐律。唐律本諸漢律。漢律本諸秦律。其篇目之沿革損益。徵諸各史刑法志。歷歷可稽也。而秦律雖云由李斯所定。度其叛自商君者。當什而七八。然則商君所公布之法律。其範圍中國法界者。殆二千餘年。嗚呼。其力不亦偉耶。

第六章 商君之司法

自三權鼎立之說興。司法獨立之制度。遂通行於歐美諸國。而百年來之政治。遂爲一大進步。商君生二千年前。而其定制行事。固有深合於司法獨立之制者。

一歲受法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及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實來之法令學問。井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以問法官。（定分篇）

夫專置主法之吏。以執行法務。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郡縣。莫不置有法官。其制法之制。固已完密。至於貴族犯約則罰之。太子犯法則繩之。務保其獨立之權。得以執法不撓。徑行其法。乃至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蓋彼以法令爲民命。爲治本。此所以務萃全力以護持之者也。孟子曰：『夫舜安得而禁之。固有所受之也。』司法獨立之權。孟子固倡其理論。而商君則更實行此制。成績昭然。後儒不察其治法。徒逐迂論。而詬之。嗚呼。何其僂矣。

第七章

商君之行政

英儒斯賓塞之言曰。天下之人羣有二。一曰殖產之羣。一曰尙武之羣。二者皆人羣所恃以成立。並用之而不可闕一者也。商君之治國也。日日諄諄以農戰爲務。故其內治之大體。要不出於重農尙武兩大主義。斯賓塞又言曰：『殖產尙武二者。皆爲羣治所不能偏廢。然亦相時爲輕重。上古野蠻之世。戰爭常而和平暫。其產業皆所以供武備。故其羣可命爲尙武之羣。晚世開明之世。和平常而戰爭暫。其武備皆所以護產業。故其羣可命爲殖產之羣。』商君當戰國時代。其一切內治。皆將以實行其帝國政略者也。故其重農之政策。亦以達其尙武之目的而已。今本此意。以察商君行政之次序。

第一節 農政

商君之爲俗儒所詬病者。曰廢井田而開阡陌。商君能成強國之霸政者。亦曰廢井田而開阡陌。周衰以來。井田之法。日即弛墜。疆界慢亂。輕重既失。均平地廣人衆。還授復極。姦弊蓋法弊而勢將窮變矣。且均產之法。可杜豪強兼并之患。然亦足阻國民競進之心。故行之閉關。則人心可靜。行之戰國。則民力必衰。阿里士多德駁共產之說曰：『人類之有利己性。實爲萬事發達之原。均產歸公。則滅殺其自利心。而人道將有所大害。爲一人計。爲一國計。皆宜保護其私有之權。』商君深明斯義。且知循用井田之制。則地利不能盡出。人力不能盡奮。而國富不

能增殖也。乃盡破均產限制之法。而與國民以產業自由。聽民占田。世爲永業。務使地盡爲田。田皆出稅。太史公之頌之曰。爲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之論之也。亦曰。決裂阡陌。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蓋墾闢棄地。不使有尺寸之荒遺。獎厲農氓。悉使之競爭。以趨業。墾草之令一下。而富國之效已見矣。

夫土地私有權。與階級制度。不能相容者也。泰西各國之土地。大半爲貴族僧侶所壟斷。而人民皆爲隸農。社會上種種不平之慘狀。皆緣是生焉。此弊亦於近二三百年間。始漸次削除。而至今未能盡。俄羅斯解放農民之令。不過行之數十餘年前。以德國號稱文明之中樞。而其土地制度。猶有種種束縛。直至維廉第二。實行內地殖民政策。發國帑以買貴族之土地。而轉賣之於細民。然後農業乃次第勃興焉。則土地私有權之影響於經濟者。至鉅。可以見矣。而我國則自商君而確定此權者也。然則商君者。非特爲我國政治上開一新紀元。抑亦爲我國經濟上開一新紀元者也。

中國向守重農主義之國也。以農業爲國本。故工商諸業。皆斥爲玩巧事末。謂其足以蠹本而病農。漢法。商人不得乘車衣繡。賤商之律。著之法令。務摧辱之。驅而歸之農業。此例之尤著者也。彼之勸農抑末。固謂農人出勞力。用之土地。以產有形之物品。可謂生利而富國者矣。商人者。轉移物品之位。而增其價。買賤賣貴。逐時射利。絕無生產之力。而農本天然之利。反爲所分。是分利而無益於國者耳。以今觀之。其偏謬之見。誠乖於生計之學理。然當土地曠荒。交通未便之時。其重農抑商。勢殆有不得不然者。商君者。固亦專持此主義。以保護農業者也。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廩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糶。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廩情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墾令篇）

者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者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糶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外內篇）

且商君非但窘商以護農也。凡學問技藝之士亦皆視爲分利不生產之人必斥困之無使得與農爭利。

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中略)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中略)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負獨無益於治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中略)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讒於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農戰篇)

此商君之搏民於農。所謂利出一孔者也。由今觀之。其偏激而不適於中道。固無待言。雖然。商君之主張此策。則於經濟上之理由外。別有政治上之理由存焉。其言曰：『民屬於農則樸樸則生勞而易力。』(算地篇)又曰：『技藝之士用。則民剝而易徙。』(同上)夫民之樸而耐勞。土著而不輕棄其居。此有國者之不可不務也。近者英人以廢農之故。民皆輻輳於都邑。或轉徙於他邦。而田野半荒。鞠爲獵場。其都邑之民。日處湫隘囂塵之中。吸汗濁之空氣。體魄日以孱弱。較諸德民之矯健。彼日進而此日退矣。英之識者。以此爲國家莫大之憂。而各國之大政治家。近且日夕畫策。以求保護中農小農。毋使爲豪強所兼并。蓋謂此爲一國元氣之中堅。苟其無之。則國將不可以立於天地也。由此言之。則商君之政策。又豈徒適用於戰國時代而已哉。

抑商君之重農。非徒以爲對內政策也。又以爲對外政策焉。其言曰：『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者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算地篇)此言各國之國勢不同。而政策亦隨之而異也。夫富之所自出者有三。一曰土地。二曰勞力。三曰資本。三者相合而富乃成。雖有土地之饒。勞力不足以出之。則土地亦皆石田。而國終不可以致富。秦國地廣人稀。其人力不足以產地利。商君知人口爲國力之要素。無人力是無地利也。乃利用鄰民之勞力。吸集他國之人口。以增殖內國之富源。其策曰：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

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今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定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以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徠民篇）

夫今世之政治家。皆務殖己民於鄰地。而商君之政略。乃務徠鄰民於己國。其道乃適相反。由今觀之。一何可笑。且三晉方患人滿。而秦乃自爲之尾閭。則三晉豈非不勞而坐得殖民地乎。而抑知不然。殖民云者。謂以吾民殖於人地。能制服彼地之民。而握其主權也。而不然者。吾民入人國而服屬於其主權之下。是則減少吾國之分子。而增益人國之分子耳。非所謂殖民也。近數十年。德國以人滿之故。其人民散而之四方者。歲以千萬計。德人憂之。誠以此乃失民而非殖民也。反之。如美國自建國後百年間。汲汲以徠民爲政略。歐洲盈溢之民。湊而集之。若水就壑。而美國不聞以此之故。喪其主權而變成他國之殖民地也。夫美國前此之國勢。正商君所謂地勝其民者。當事徠也。使美而不用徠民政略。安能有今日。（今則反是。漸有民勝其地之勢矣）而商君時之秦。則正與美國初建國時。同一情勢者也。此其所以與今世之殖民政策。用術適相反也。

然此策必待商民而始實行之者。則亦有故。

王吏之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爲三晉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後之三世。無與軍事。則民無不西矣。夫實曠土。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此王所以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敵不服。今以故秦事敵。（案故秦者。謂秦國本有之民也）而使新民作本。（案本者。農也）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案竟。卽境字。時農時也）此富強兩成之效也。（中略）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者。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

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徠民篇）

由此觀之。則此政策實爲當時一大問題。而盈廷力爭以爲不可者也。商君熟察彼己。指陳利害。逐層駁詰。有快刀斷麻之樂。非高掌遠躡者。安得有此言哉。其所謂弱晉強秦。與戰勝等。殆以是爲無形之侵略。以陰行其帝國主義者乎。然其招募外人。不以爲客兵。而以爲客農。但使務本於內。專任供給。而兵役義務。仍必責諸國民。則又可謂深知國民軍之義。而善於謀國者也。

第二節 兵政

欲實行帝國之政略。必先養成軍國之資格。管仲作內政寄軍令。而齊遂定霸中原。俾斯麥變兵制修武備。而德遂雄視歐陸。蓋非有尙武精神。必不足以行其鐵血主義也。秦俗首功好武。自昔已然。商君因而用之。獎之以賞。厲之以威。驅而一之於戰。故其定法也。斬首捕虜者。賜爵受賞。退怯降敵者。誅身沒家。有軍功者。各以其率受上爵。爲私闕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務使舉國之人。皆有勇悍輕死之精神。而各具軍人之資格。故其言曰。

故夫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所謂一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出。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篇）

民勇者戰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與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水。死而不旋踵。（畫策篇）

吾聞斯巴達人之從軍也。其母送之曰。『祝汝負楯而歸。否則以楯負汝而歸。』其忠勇英悍之氣。至今傳爲笑談。蓋來喀瓦士之立法也。專注意於軍事教育。其尙武之精神。既深入於國人之心腦。故能陶鑄其國民。使悉爲剽俠輕死之軍人。雖婦人亦無異於男子。商君之軍事教育。雖不可得而詳。然能使其民視死如歸。乃至起居飲食所謳歌。無不以戰爲樂。則其所以陶鑄而鼓舞之者。固必有道矣。斯巴達以彈丸而雄長希臘。秦亦起西陲而統一中原。蓋秦固一東方之斯巴達。而商君實中國之來喀瓦士也。孫卿謂其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始皇之帝業。商君已爲植不拔之基矣。

故夫商君之兵制。舉國皆兵之制也。中國自周以來。素行徵兵之法。司馬之官。本井田以定兵賦。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百里爲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千里爲畿。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萬人。此所謂乘馬之制也。戰國兼井。有地皆逾千里。故雖弱小之國。猶備勝兵十數萬人。商君因用其制。乃更擴而張之。使國民皆負兵役之義務。故其言曰。『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兵者。其國危。』定三軍之制曰。『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命。』(兵守篇)且以秦國地廣人稀。與兵則國貧。務農則敵息。其國人不足以兼任耕戰也。則務來三晉之民。使之務本於內。而盡萃秦民之力。使之應敵於外。析國民之義務而二之。客民負其租稅。而主民負其軍役。蓋彼固深知捍衛國家之責。必當本國國民所擔負。而不可託之關係淺薄之募兵。及不同利害之客民者也。此固商君政略之特色。而其舉國皆兵之制。則已與今歐美諸強國。初無少異矣。

第三節 官制

農兵二者。固商君內政之犖犖大端。所以收富強之實效。而奠帝國之基礎者也。然商君之制度。其影響及於後世。使中國由封建時代。進而爲一統時代者。則曰罷侯置守。廢封建爲郡縣。封建制度之萌芽我國也。由來遠矣。塗山之會。玉帛萬國。孟津之會。諸侯八百。上古之制。茫昧無稽。要不過酋長部落。紛然雜處而已。及周之興。大封親賢。藩屏王室。封建之制。遂以完備。凌遲及於春秋。封建之勢日盛。而其弊亦大略可觀矣。商君用秦。乃盡取封

建之制而革之。而中國羣治。遂爲一大進化。試稽其所定之官制。固皆以除封建之弊者也。商君之官制有二。一曰軍爵。一曰地方官吏。

(一)軍爵 秦爵共二十等。二十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十九關內侯。(雖有侯號。留居京畿而無國邑)十八大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大上造。十五小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十左庶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將軍也)九五大夫。八公乘。七公大夫。六宮大夫。五大夫。四不更。三簪褭。二上造。一公士。(劉昭曰自公士以上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凡此二十等者。固皆軍爵以賞戰功者也。夫古之所謂爵者。類皆與以土地。外則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內則公卿大夫。無不世食祿邑。蓋武士立功。錫茅土以爲酬報。彼既世其封邑。勢力浸盛。遂成藩邦。封建制度之所由起。東西諸國。靡不然矣。惟秦法自關內侯而下。皆受虛爵而無實封。惟徹侯得有土地。然徹侯之爵。虛懸而不輕授人。(始皇使王翦將擊楚。請美宅田甚衆。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蓋秦雖定徹侯之爵。而受封者極少。此其證也)蓋秦之法。不易以土地予人也。後儒論古。謂漢代關內侯之制爲最善。蓋以其有酬庸之典。而無封建之弊耳。後世沿用斯制。千餘年以至今日。而封建之害遂絕。而此制則實創之商君者也。

(二)地方官吏 始皇夷滅六國。初并天下。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於是昔日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爲郡縣之天下。然而郡縣者。非始於始皇。始皇特承用商君之遺制。擴張而推行之者也。(李斯諫云。今海內統一。皆爲郡縣。易制置諸侯。不便是商君而後秦固久定郡縣之制矣)夫秦武之縣。杜鄭。楚莊之縣。陳郡。縣之制。固已萌芽於商君以前。然彼之所謂縣者。不過略有他國之地。割而隸之吾屬耳。至商君并諸小都鄉邑。聚定爲四十一縣。分國內之土地。劃爲政治區域。舉國之土地人民。無不直隸於中央政府。而郡縣之制始完。大縣萬戶以上者置一令。不及萬戶者則曰長。令長之下。皆有丞尉。其所謂令長丞尉者。皆受命於君主。而來守此土。直隸於政府監督之下。對中央政府而負其責任者也。蓋至是已無復分土子民之藩侯。而中央集權之制。遂日趨於鞏固。不待李斯之建議。而始罷封建矣。

凡此三者。皆商君行政之偉略。而其所以霸國之本原也。若其厲行警察。則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修明市

政。則平斗斛權衡丈尺。改良風俗。則嚴為男女之別。令民父子兄弟。不得同室內息。以其總覈之才。舉一國之政。制教俗。靡細靡鉅。無不條理而整之。齊之。行法十年。黎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鄉邑大治。彼其所以致此者。固有由矣。

第八章 商君之大權政治

今世之言政者。或以三權鼎立之義為不完。而於立法行政司法之上。更總之以所謂大權政治者。其立論之當否且勿論。要之一國之最高主權。必須有總攬之之機關。而此總攬機關之運用能否得宜。是即一國興衰之所攸繫也。此總攬機關。其在民主國則國民議會。而在君主國則君主也。吾因持此義以衡商君之學說。

近來我國之言政者。知無法不足以為治。法治主義之一語。已漸成為華士之常談矣。雖然。欲舉法治主義之實。自有其根本之精神。非襲其名而即能收其效也。商君曰。『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無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畫策篇）嗚呼。此一語盡之矣。我國前此非無法也。數十年來之法。更紛綸而下如牛毛也。其法之果良與否且勿論。要之諸法皆有。惟使法必行之法則無之。夫法而可以不必行。是亦等於無法而已。是法治之根本已撥。而枝實更安麗也。商君又曰。『初假吏民以姦詐之本。而求端懲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慎法篇）又曰。『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禁使篇）其言可謂博深切明。今之言法治者。皆有類於是。此商君所大詞也。

然則所謂使法必行之法。安在。商君曰。『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畫策篇）又曰。『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同上）又曰。『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同上）又曰。『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夫勢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定分篇）一言以蔽之。則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而已。管子所謂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也。而所以能實行之而收其效者。

則在君主與執政。故雖法治。然非其人。終無以爲治也。特人之所以能爲治者。仍恃法。此則與單純之人治主義異耳。

商君所謂使法必行之法者。即此。遂能爲其完全之保證乎。曰。有如商君其人者。爲執政則可。否則不可。人人不皆商君。則此法之不完全。不俟辨也。今世之立憲政治。所以必以國民議會爲之監督也。然此非可以行諸民智未開之時。未足以爲商君咎也。况國民議會所能監督者。不過其犖犖大端耳。而條理之纖悉。周備。非特執政者之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其何一事之能舉焉。吾讀商君書而環以繩今日之政。吾不禁有茫茫之感也。

第九章 結論

烏乎。商君固法學之巨子。而政治家之雄也。世人之詬之也。曰破壞井田。曰慘刻寡恩。曰輕棄禮義。夫井田之積弊不可行。與法治者執法無寬縱。俗儒之論。固不足以置辨矣。獨其闕於德義之教。誠不可謂非商君之缺點。然管子不云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秦民僻處雍西。崎嶇山谷。商君方內務耕織。力擴其生計之源。則所謂施教行化者。或亦牽於時勢。而不能不少有所待。且秦人與西戎錯處。素習蠻風。獷野蠢蒙。固未能遽受高等之教育。彼商君之語趙良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之男女之別。大築冀闕。如魯衛矣。』由是觀之。則商君固非盡棄禮義。徒以野蠻之俗。其程度之高下。自有所宜。文化者。積漸而致。是固未足盡爲商君病也。嗚呼。彼一異國羈旅之人耳。動人主於立談之頃。挺身以肩任國事。抗羣貴之廷議。逆一國之輿論。毅然會不少撓。卒以拓弱國之規模。立一統之基礎。使其生於今日。固建造德國之俾斯麥也。權貴之怒睨其旁。新主之積怨其後。危如朝露。商君固慮之熟矣。然寧以身殉國。不肯屈法以求容。忠於謀國。勇於任事。以視後世之尸竊高位。伺權貴之喜怒。以媵媚取容者。何如矣。後人日詆法家。謂非儒者所宜道。遂使我中國積弊而莫之革。衰穢渙靡。蕩然無紀。以至於今日也。悲夫。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筮。會瘧病。勸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遂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俛可疾去矣。且見鞅。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宦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鞅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聞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鞅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服。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禮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譏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二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體。便國不法古。故。僇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甚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斛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詐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南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威。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卬曰。吾始與公子矚。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徙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連之言也。衛鞅既破魏。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泉。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勿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宮。如魯衛矣。子觀我視秦也。魏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諱。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事。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段大夫。荆之鄰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闕請見。五段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段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蠲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處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膠乘。持矛而操鬪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向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贖國於蹇。勸秦王顯穀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向將貪商於之富。竊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險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虔。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醜飽。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大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扶持浮說。非其賢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於秦。有以也夫。

嚴可均校

商

君

書

世界書局印行

商君書目錄

更法第一	一
墾令第二	二
農戰第三	五
去彊第四	八
說民第五	〇
算地第六	二
開塞第七	五
壹言第八	八
錯法第九	九
戰法第十	〇
立本第十一	一
兵守第十二	一
斬令第十三	二
修權第十四	四
徠民第十五	五
刑約第十六	八
賞刑第十七	八

畫策第十八	三二〇
竟內第十九	三二三
弱民第二十	三二五
口口第二十一	三二七
外內第二十二	三二七
君臣第二十三	三三八
禁使第二十四	三三九
慎法第二十五	四〇
定分第二十六	四一
商君書附攷	四五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並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復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亡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鑄本。始更法止定分爲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正。謬誤最爲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宋無鑄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已有所亡失也。舊本缺總目。范本有。今遂錄爲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

西吳巖萬里叔卿校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秦本范本無求字元本有）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元本同秦本范本作必見非同馬真案隱云案商君書非作負今據改）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驚於民。（元本驚作敢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驚於人今據改唐避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作因見毀說）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功字今依史記增刪）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誼不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並作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史記作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當屬以意刪改）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范本無也字）三

代不同禮而王。（舊本作同禮。史記作同禮。案此舊禮法並舉作道說。今改正。）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史記李善註文選西京賦引無而字）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械。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必古。史記作不法古今。據秦本）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作備古今。據司馬貞索隱改）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之王也。六字）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史記作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悒。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器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敗。諸本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諸本作一元本作壹下同）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

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闕國字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

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作無以食此依元本)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善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從。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

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施本作自拾此依元本）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其過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廡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賫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饒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

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未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乘。秦本作繩。疑誤。）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

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秦本作不營私）則國力搏。（案搏古與專通，左傳若琴瑟之搏，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搏註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搏三國之兵，註握領也。秦本本作搏，搏形近致訛。今從元本下）

同國力搏者，疆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案外字疑誤）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當有脫文）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

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秦本范本作非盡能）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慚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蚰蝻，春

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蚋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秦本

范本少一之字）

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

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

土作大說）

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

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

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日暮從事於農。夫民

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

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

本作避農戰不疊避農字）

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惠民之散而不可搏也。（秦本范本搏作搏與前作搏並以形近致說下同）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

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

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

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

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彊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

彊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

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

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彊聽說者。說

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說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疆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疆第四

以疆去疆者弱。以弱去疆者疆。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疆。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疆事與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疆。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疆。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二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曰美句好上有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疆。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作法去說）治大國小。治小國大。疆之重削。弱之重疆。夫以疆攻疆者亡。以弱攻疆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弱此依元本）國疆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途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疆。舉榮任功。曰疆。（案疑字疑誤）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二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

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與。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入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與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下有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字與下斷合篇語同。而文誼未全。今從秦本刪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以死。國無敵者疆。疆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疆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疆。作壹十歲。百歲疆。作壹百歲。千歲疆。千歲疆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疆。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疆。令用二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疆。（案九當作五。下說民篇亦作五。）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疆。以宿治者削。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徙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疆。（舉民衆以下一切舊本並多凌亂脫誤。今從葉校本乙增。）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疆。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疆。疆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秦本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賤

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強四字。案楊慎升鈔別錄文集四十六引並有今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楊慎引作兩盈）國疆。疆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秦本無此句）馬牛芻藁之數。欲疆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疆國。與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入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入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疆。故國有入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入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覘者姦也。（案字書無覘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疆。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疆。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一亡百。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必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

刑威民死上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舊本多作無從至於文義不合至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

疆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法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疆（諸本國疆字在貧者富下今案文義乙正秦本與諸本同富者貧下又有國弱字於義悖當屬妄增）

三官無蝨國久疆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疆疆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疆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蝨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秦本范本則作政讓）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疆疆而用重疆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疆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

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快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彊。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日字下同）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彊。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缺文）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蹊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民。（案此下當有脫文）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隣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秦本范本地下有者字下同）民衆而不用者。

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秦本范本作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秦本范本作百姓之情人）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元本范本臣作天大誤此據秦本）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案此句有脫誤）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徠。則民道之。（案道字疑誤）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生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

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案加字疑衍)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日。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國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疆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范本或作式案千乘字疑亦誤)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戰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戰則隣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隣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寡。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

禁邪也。（元本無奪字）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徧。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案則後下數語當有脫說又范本文句無民字諸本有）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則富者不能守其財。（則元本作故范本缺一字缺上有欲字或此處有脫句也今从秦本作則則上有微字依文義刪去）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爲治也。（元本范本故下有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十一字迺開塞篇文錄入此今依秦本刪去）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案一正字疑有誤）立官貴爵以稱之。（范本之作臣讓）論榮舉功以任之。（案榮字疑誤范本之下有者字）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范本脫一親字）愛私則險。民衆。（范本作陰陽民險衆誤）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范本務作負）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范本無正字誤）設無私而民說仁。（范本說作

曰諫。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秦本范本君上有其字)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

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范本道作愚諫)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

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

王道有繩。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

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不知不足。世知則巧有

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

也。湯武致疆。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

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

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

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

今世疆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

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

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

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之民以下元本范本之作時德作得治作防效作治感作感並多舛誤今依秦本校正)今世之所謂義者。將

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案賈易二字疑誤當作同異又禮檀弓賈然來釋文賈一音牟則賈或侔字之假借侔亦訓同作名實實異亦可然無他證可據五經文字賈經典相承隸省作賈）不可不察也。立

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案出字疑誤）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

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一切舊本此下並有脫句

案文義當補亂國賞多而刑少七字）

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

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疆。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黎生而羣處亂。（元本范本闕亂字秦本有）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

上也。（元本范本無然則天下句秦本有）

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

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

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范本求攝下有闕文五）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秦本俗作治誤范本夕作暮）不可不知也。（一切舊本知作變比依秦本）夫民之

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闕。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搏民力而壹民務者。疆能事本而禁未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疆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壹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彊。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法治。以得姦於

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案倫徒字當有誤）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亂。（以秦本作於范本作闕文）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不闕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賈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彊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彊。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彊矣。同刈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彊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彊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里。（范本里作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衆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

不可以言弱。（周氏涉筆引作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疆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秦本無而榮顯之字范本全作闕文并不憂爵其實字今依元本）不榮則民不急剋位不顯則民不專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剋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案此句當有關說）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彊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爲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鬪而勇於寇戰。（范本邑作私）民習以力攻難難故輕死見

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衆。則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疆弱。（案弱字誤。或下有缺文）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秦本持上有政久字）必疆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借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其過失以下一切舊本並多舛誤。今案文義當作兵之過失在深入敵阻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敗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案使民者下當有缺文）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曰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疆者必剛。鬪其意。鬪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壹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曰。疆可立也。是以疆者必治。治者必疆。富者必治。治者必富。疆者必富。富者必疆。故曰。治疆之道。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與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案及耕格阱不成文疑耕字誤或有逸脫）給從從之。不洽而燻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歲。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彊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斬令第十三

斬令則治不留。（秦本斬作斲）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彊。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

責商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案則顯以十一切舊本舛誤相仍今無從是正范本商作齊使作便亦不成文）國無姦民。則都無姦示。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國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案此句疑有缺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澤畢農。（案民澤字疑有誤）則國富。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竟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取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案備字誤或有闕文）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與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雖有辯言。（秦本范本雖上有廷字疑當作朝廷闕朝字今依元本刪去）不能以相先也。（范本能作得）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

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強也。六強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與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范本作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案輕其重者句當在下罪重刑輕上以舊本相承不致誤乙)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壹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力。聖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舊本多作不多於文義悖今刪去)數如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儆死。(案如字疑當作加如加形近致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任法。(范本任作慎義長)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威。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

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授官予爵。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案賦字誤以形求之。或當作賜。范本作賚。尤誤)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舊本爲天下上有議字。當屬衍文。故刪去)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秦本范本文作改誤)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徠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

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秦本作什一）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弁處。其寡萌賈息。（案此句有脫誤。校連下民字讀亦無誼）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案復陰陽未詳疑亦有誤）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范本似作以）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土戚而民苦也。臣竊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彊者。（舊本秦上有今字據文義刪）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彊。而爲三晉之所以弱者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彊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法曰。（范本法作稱）敵弱而兵彊。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

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感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一切舊本並作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什處出天寶。今案文館移虛于言上增非字改曠土字）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施本少得休字）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舊本服作能。今依文誼改）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彊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竟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彊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彊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儉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購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以先與之有也。今晉有

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敵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案此句當有脫誤。范本立作力亦非）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篇七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搏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知愚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智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是故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實而致。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裂土封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從馬華山之陽。從牛於農澤。從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錢賞天

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范本君作居秦本其臣作功臣）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干戈。（秦本范本作載戈）摺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命。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許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干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案文倒當作焉用事吏或云吏字當屬下句）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案舉兵以下文多脫誤。五鹿衛地不應屬之伐曹國鄭事在戰城濮後二年不應越次先殺葉校本作舉兵伐衛取五鹿伐曹救宋下接勝荆人句蓋據左傳任意刪改非有原書引證姑存之）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顛頡之脊而晉國治。（案重輕即本書所謂行刑重其輕者）

秦本作重刑誤又而晉國治秦本作而曰吾國治亦誤。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舊本作而況疏遠天下內不用云云脫誤不成文此依秦本）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樸。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富貴秦本范本作貴富下同存亦作在存在形近誼亦通）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彊梗焉。有常刑而不赦。（舊本作有常道而不禁誤彊梗不禁是縱戰士之殘暴而召亂矣今依秦本改正釋其文誼言人敢有相犯者罪不赦也）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媾。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存秦本作有）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鬪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加范本作王讓）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麇不卵。官無

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擲。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疆勝弱。以衆寡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

（義秦本作儀。案威儀字古作義。說文義己之威義也。从我从羊。周禮肆師職鄭註漢書鄭陽傳顏註並云義讀爲儀。今依元本范本蓋猶古書之未經改竄者也。又仁義字當作誼。說文誼人所宜也。徐云史記仁義字作比。漢書董仲舒傳靡民以誼。古文尙書遼王之義。本作誼。唐明皇詔改義據

此類推則古書之傳于今者。牛失其舊矣。）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

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疆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

（案禽字誤）

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

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王之致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疆。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疆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聞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入行聞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無所處。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

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尙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彊。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彊。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惠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秦本塗下有人字)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

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彊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彊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彊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范本無服從字。有朝字。朝下闕一字)黃鵠之飛。一舉千里。(秦本范本一舉作日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秦本作麗麗。麗與范本巨作臣)日走千里。(秦本范本日上有每一字)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驚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秦本范本作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元本范本月字作缺文)

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口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閒之吏也。(元本范本無也字作缺文)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裹。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二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二百家。有賜稅二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嘗由丞尉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嘗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己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嘗莫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

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己者。當爲最啓。後己者。訾爲最殿。（范本啓後作國家。秦本啓下有國字並誤。）再訾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陷隊之士。（舊本人下有之字。陷隊字倒。今依文韻刪乙。）知疾鬪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入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覩諫。鯨鯨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范本下正字作王。）其先入者。舉爲最啓。其後入者。舉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彊。國彊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彊。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彊。故曰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姦。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民治重。彊兵易。弱難。彊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案此句有誤字。）易之。則彊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彊。威事無羞。利用兵。久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與敵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彊。亂則弱。彊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彊。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

死。故戰事。兵用曰疆。民有私榮。則賤剝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范本怠作息誤）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物。官法民。三官生蝨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秦本必作則）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疆。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疆。民弱國疆。民疆國弱。（舊本無民弱國疆四字。從秦本增。又國弱范本作國疆。誤。秦本作國疆。亦非。今依上下文改正）故民之所

樂。民疆。民疆而疆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疆。民疆而弱之。兵重疆。故以疆重弱。弱重疆。王以疆政疆弱。弱存。以弱政弱疆。疆去。疆存則弱。疆去則王。故以疆政弱。削以弱政疆。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今離婁見秋豪之末。不能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秦本馬牛字倒）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衆兵疆。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秦本辟淫字倒）游處之王。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戰。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鉞。（范本鉞作拖）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爲池。汝潁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鄴郢。舉若振槁。唐蔑

死於垂涉。莊躑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案此下有佚說）

□□第二十一 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元本秦本無故其食賤者云云二十二字范本附注篇末）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

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

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彊。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二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別貴賤。制爵位。（施本制下有節字。秦本位作秩。）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塵者。（秦本應作里。）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

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爲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彊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彊。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懸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艱。則上別飛鳥。下察秋豪。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跣。不爲非焉。或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吏專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案此句有闕誤)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多官衆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

可以須臾忘於法。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險不得爲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桀爲主。不肯詘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爲主。不能以不臣譖。所謂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以爲其親。忠臣難以爲其君。今欲毆其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刑。而毆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卽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貫也。（元本苑本無貫字）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彊。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柰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

以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命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劓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鑰爲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劓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諸本以禁令三字並作闕文。此據秦本增）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以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卽以法之罪告之民。卽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

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騶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懋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

也

商君書



四四

商君書附攷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本註曰名鞅。堯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敕後主曰。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

隋書經籍志。法部。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

舊唐書經籍志。法家。商君書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法家。商君書五卷。商鞅撰。或作商子。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

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通志藝文略。法家。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亡三篇。

郡齋讀書志。法家類。商子五卷。右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

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彊。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

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

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

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

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箸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竄惰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口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邪。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商子五卷。秦相衛鞅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商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商子五卷。

慎
到撰
錢熙祚校

慎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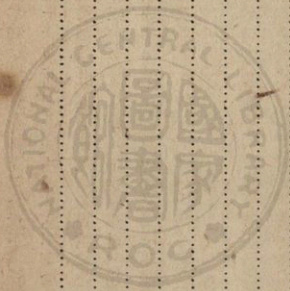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子不相涉。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慎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摭拾殘剩。重爲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慎子目次

威德	一
因循	三
民雜	三
知忠	四
德立	五
君人	六
君臣	六
慎子逸文	七
跋	一五



慎子

周慎到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

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句同

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

人之危也。

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

天雖不憂人之暗。

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

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

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

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

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

人雖不憂人之危。

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

百姓隼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

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

之有天下也受之也。

原刻受作愛依治要改

非取之也。

原刻取上有敢字依治要刪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

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

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

毛嬙西施。

文選神女賦注四子講德論注引此文西並作先按

二字古通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揭又類聚十八俱上多揭字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

錫。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元錫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

踰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

霽。御覽九百三十三又九百四十七引作被後漢書陳羣傳注引作除

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

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

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

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

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矐高者，乘於風也。二句又見書鈔百二十身不

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文多異古故舉重越高

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二句又見意林此得

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

其得助博也。按自毛施西施至此凡二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

事省，事省則易勝。原刻脫此句事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原刻脫此句職故

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引言有

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

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

賢智至此句心字止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與非以利一人

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

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

立官以為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刪與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

也。治要以此句為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怨與

八引此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

文台

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自故著龜至此凡五十一

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定賞分財必

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治要作規祿不

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

下無羨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

則莫可得而用矣。矣字依治要補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原脫見字據長短經是非篇補祿不厚者。

不與入難。難字依治要補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

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之謂二字原倒依治要乙轉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

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

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倒依治要乙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

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原刻

易字在矣上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不二字依治要補多下之謂太上。君

臣之道。臣事事。

原刻作有事。依治要改。治要又有注云。言事其所事。

而君無事。

原刻比下有也。字依治要刪。

君逸樂而臣任勞。

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

原刻脫故字。依治要補。

治之正

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

原刻務作獨。依治要改。

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

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

原刻脫為字。依

治要

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

原刻私作稱。又脫其字。並依治要補正。

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

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

原刻欲下脫以。字依治要補。

則不瞻

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刪。

若使君之智最賢。

原刻脫使字。依治要補。

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

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瞻之道也。

原刻於下有入字。依治要刪。此十字作一句讀。

是以人君自任而躬

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

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

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

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遇比干子胥之忠。

而毀瘁。主君於閭墨之中。遂染瀆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

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讐。豈桀有忠臣而過。

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正義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

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

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

上。更原作史又於和下搜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

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

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為存。然而堯有

不勝之善。而桀有運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

枝也。梓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意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

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焉字依治要補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

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嬖妾作妻妻依治要改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原刻此下有兩動二字依

治要刪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

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子有兩位者

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

要補正又治要三父字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之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做此孽疑其宗。無不危

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然則受賞者雖

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則同

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鈎。

原刻脫兩者字依治要補非以鈎策為過於人智也。原刻鈎策二字倒又脫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非以鈎策為過人之智也所以去

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法之所加。各以

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原刻脫兩其字及也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長短

變篇引作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

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

所在。

慎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

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鬻髮之不可差。則不待

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聾不聾。不能為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意林御覽

四百九十六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

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禮也。類聚二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

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

法立則私議書鈔四十三引作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

大道也。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

詐僞。意林御覽四
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
作畫跪當黜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以艾鞞當宮。

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入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

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
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故無失言失禮也。御覽七
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

也。其勢難覩也。文選廣連珠注揚州誅注
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匹夫。類聚二十一御
覽四百二十四

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御覽四百三十 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飾賢不肖
日之物以此得而不記于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初學記十六御
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御覽五百
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
百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

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
三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
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極。天地之理也。御覽八
百二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御覽八百
四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

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
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

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袁紹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
節引 按呂氏春秋慎勢篇引慎子云今一

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竟且屈力而况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道
應訓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
二子篇注

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王
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
蔽篇注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
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獸伏就穢。文選西
穆賦注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
士館詩注養生論注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

矣。文選張景
陽雜詩注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景
陽雜詩注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元暉始
出尚書省詩注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平原
內史表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
魏太子牋注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朔
答客難注

衆之勝寡。必也。文選夏侯
常侍諫注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下云至於易則吾
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未見所出當考

兩貴不相專。兩賤不相使。意
林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
林

藏甲之國。必有兵道。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
林

蒼頡在庖犧之前。尚書
序疏

爲髡者。患塗之泥也。書益
稷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雲笈七籤
三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
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

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按戰國策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又見意林據治要在知忠篇其

上文與此大異當考。此下逸文並依原刻附入原刻。云載文獻通考今檢通考並無其文存之以資知者。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驕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按逸周書有此文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慮作謝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二句又見御覽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入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

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入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按墨子有

文比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

四海。

按經史引此四字作雖在夷狄

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注九州四海作雖在夷狄與

合經史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欺，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按韓非子有此文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鐘之祿於朝陞。不能不拾一金於無入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按鬻子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爲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駸眩之岸。不足以淆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爛。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

按頭諱新
書有此文

慎子跋

史記稱慎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慎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慎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爲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還舊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鬻子。墨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己亥七月。錫之錢熙祚識。

韓非著
王先慎集解

附 韓非新傳（陳千鈞著）
韓非子書考（全 上）

韓非子集解

世界書局印行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衰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笑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笑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闡與之同遂以鉏耒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致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

先慎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

其爲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爲人口吃

能道說先慎曰史記有而字

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

先慎曰史記干作諫索隱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條明其法制教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十九字

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

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歪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先慎

日史記二句互易

廉直不容於邪枉臣

先慎曰史記臣上有之字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

先慎曰史記有說林二字說難

五十五篇十餘萬言

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後人彙集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卷劫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爲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

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慎

日史記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韓字下有王字用下有非字

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先慎曰史記無韓字

秦王悅之未任用先慎曰史記任

有也字

信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李斯下有姚賈二字

秦王曰先慎曰史記秦王作毀之日下有韓字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

人情也

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

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

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無早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政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七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

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此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

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

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犴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犴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犴何所據也犴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犴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未尙有二十八條不止犴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虵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笑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

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附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休校上原序署至元三

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休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休本字字而鑿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休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休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入比之

門徑又出狝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非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

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狝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清馮舒己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

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狝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

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嶺縣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曰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目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從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目他本政易虞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目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目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燕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目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目囊還燕聽入私集且與燕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燕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目期有目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己巳拙舊

史氏吳燕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齋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平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平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淵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菴學短會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透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鼎景宋乾道刻本
盧文昭羣書拾補校

顧廣圻識誤校
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校

日本蒲版圓增讀韓非子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輸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一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

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

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韓書治嬰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樞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枯魚之膽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

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

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臨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由基也調調張也

類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

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鐸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

蠹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改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特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

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傳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二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沐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開附已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目錄

卷一

初見秦第一……………一

存韓第二……………八

難言第三……………一四

愛臣第四……………一六

主道第五……………一七

卷二

有度第六……………二一

二柄第七……………二六

揚權第八……………二九

八姦第九……………三六

卷三

十過第十……………四〇

卷四

孤憤第十一……………五五

說難第十二……………六〇

和氏第十三……………六六

姦切弑臣第十四 先橫曰趙
本錢作殺……………六八

卷五

亡徵第十五……………七八

三守第十六……………八一

備內第十七……………八二

南面第十八……………八五

飾邪第十九……………八八

卷六

解老第二十……………九五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一一五

說林上第二十二……………一二五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一三六

觀行第二十四……………一四五

安危第二十五……………一四七

守道第二十六……………一四九

用人第二十七……………一五一

功名第二十八……………一五四

大體第二十九……………一五六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一五八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一七九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一九五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二一六

卷十二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二三一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二四九

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先慎曰以下目趙本不提行……………二六三

難二第三十七……………二七三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二八二

難四第三十九……………二九一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二九七

問辯第四十一……………三〇一

問田第四十二……………三〇二

定法第四十三……………三〇四

說疑第四十四……………三〇六

詭使第四十五……………三一四

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三二八

八說第四十七……………三二四

八經第四十八……………三三〇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三三九

顯學第五十……………三五二

卷二十一

忠孝第五十一……………三五八

人主第五十二……………三六一

飾令第五十三……………三六三

心度第五十四……………三六五

制分第五十五……………三六六

韓非子集解卷一

長沙王先慎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

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先慎曰秦策言下並有爲字

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

不當亦當死

盧文弼曰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爲制失其義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唯大王裁其罪

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

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爲制失其義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

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

盧文弼曰策作收餘韓成從

將西面

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

以與秦強爲難

盧文弼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強秦先慎曰盧說非強音其兩切

臣竊笑之世有二亡而天下得之

亡者得天下○盧文弼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曰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卽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卽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繪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

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

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

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會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虛張其軍號稱數千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

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

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盧文昭曰策無此下二十字頓國策補注引作頓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始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揭犯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儼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儼賁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爲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千形近致誤千犯也不至于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

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今秦出號令而

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出其父

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母懷衽之中生未賞見寇耳盧文昭曰當句策作也聞戰頓足徒揭先慎曰揭說本及策均作揭誤爾雅釋訓禮揭肉袒也郭注脫

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搢甲徒揭以趨敵索隱揭袒也謂袒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

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昭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

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

矣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

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爲下

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當爲甚之殘字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

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慎曰異故猶它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昭曰謀上其字可省

策無先慎曰不省亦可慮說非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先慎曰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西服秦

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先慎曰策無土字

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濁河足以爲限

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史記蘇秦傳與此同

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先慎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

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軍齊侯蓋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向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

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靈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五戰之國也

謂五破國也

一戰不剋而無齊

爲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慮文昭云蘇本張本作無策同

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

先慎曰且下說臣字策有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

禍乃不存

言稱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稱敗言秦宜以齊爲戒○慮文昭曰策作削株掘根顯廣折曰當從策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湖江南

慮文昭曰湖策作都一作渚顯廣折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之譌王

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

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

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乃楚都也洞庭五渚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虞州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郭之間說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楚之誤顯說是

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

張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伐我

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

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

國策之誤矣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

以弱齊燕

顯廣折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慎曰弱齊燕與陵三晉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誠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

證策誤高順文爲說亦未合

中以凌三晉

慮文昭曰張本凌作陵下同策同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爲南郡王與楚

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爲難也

令荆人得收

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字屬

下俞樾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

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比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下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

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

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爲對文亦大泥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慎曰以下失天下又

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山之下也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殺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

東北盡礪石者是函嶺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爲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

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策無下字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弼曰策作

荆狐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衍疑字策無俞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狐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

策作狐爲是東以弱齊燕中以援二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復侯傳獲侯國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即其事也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

主置宗廟令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魏侯營私邑謀秦故非顧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魏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

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讀侯得罪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與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明矣又重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讀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先慎曰策露作靈枝作露黃不烈孔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路病路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

者零之假借暴露謂日靈謂雨也其策文作路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露於外路病於內靈乃靈之借字故文靈用靈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露亦假靈爲之鄭風零露傳今正義本作靈

策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露落矣暴露二字之義當如黃說路病高注云路露呂覽不屈蕭士民罷路病與露病義同淺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露路病故改靈爲露改露爲疲而古義俱廢矣霸王之

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

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先慎曰乾道本注中上衍東字依趙本刪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

形不便先慎曰高注趙王都邯鄲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

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顧廣折曰萌策

作張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改作氓如周禮送人以與悉其士民

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秦將白

起抗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

守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拔邯鄲顧廣折曰乾道本河間作可闕疏本亦作

然則是趙舉文法一律策有是字可皆譌盧文昭曰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

字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闕乃河間之譌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

關高注爭關塞名也絳上黨顧廣折曰當從代四十六縣盧文昭曰四上黨七十縣顧廣折曰七十策

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畢爲秦矣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昭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東陽河外不戰而畢

反為齊矣。中山呼勉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先慎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將分取之此皆趙地故下云趙舉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先慎曰策作然則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

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弼云衍強字凌本無先慎案策無強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

燕即其證。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弼曰沃策作梳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沃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隔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凌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茨說魏也高注流灌也

是一舉而二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東六國敗從不成也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

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慎曰拾補編

作編服作伏盧文弼云編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凌本此亦作編字顧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編作編誤先慎案吳說是霸王之名可成。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

地會不可得。盧文弼曰會策作尊先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

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

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折云今本兵

作負讓而下有卻字策有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擊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御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與兵作與二字篆形相近而誤軍乃引

而退。弁於李下。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李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誤李吳注引韓作李先慎案李乃李之誤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李作李是今據改大

王又奔軍而至。盧文弼曰至策作致先慎曰張榜本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顧廣折曰七字為一句又不能反運。罷

而去。盧文弼云運或改作軍顧廣折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為無罷而去為一句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奔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

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刺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天下固量秦力二

顯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餘運不繼也文義甚顯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

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字與上文一律此說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慎曰張榜本觀作親誤臣以

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慎曰乾道本難作能盧文昭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肅云能當作難先慎

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

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此字之誤而複者秦策無皆字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高注慮謀也且臣聞之曰戰

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

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慎曰趙本溪作澗盧文昭云澗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

右飲於洹谿。盧文昭曰策作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

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慎曰策千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而破紂

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先慎曰高注傷也知伯率三國之衆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昭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先慎曰比誤下十箇篇正作三年城且拔矣。

襄主鑽龜筮占先以視利害。盧文昭曰策作鑽龜數筮比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

慎曰吳師道補云錯韓作鑽是韓之異於國策止一鑽字其數筮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

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秦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辭字之誤蓋韓子作辭他

本作用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為於耳辭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浸者三版故泗水而

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反知伯之約。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

之初。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之功。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

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慎曰乾道本

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一本比上有以字蓋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慎曰

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折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補改策無願

字姚校劉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

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盧文弨曰誠策作試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

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當作弱先慎曰此即承上舉霸王之名不

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慎曰拾補重為字盧

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折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

存韓第二

韓事秦二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慎曰乾

秦特出銳師取秦地而隨之。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

強秦。王攄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不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

臣之計。先慎曰乾道今本下有日字盧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

廣折云藏本今本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慎曰諸侯宗

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

氏之計矣。

韓為內臣秦猶城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尋臣苦。上

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

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先慎曰說文摧折也。

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

若山原熱。○顯廣折曰原當作厚舊注誤。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

與爭強。

先慎曰與秦爭強也。

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

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

盧文弨曰勲張本作勳。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勞翰者。

則合羣苦弱

以敵而共一萬乘。

王僧曰當街而共二字。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

顯廣折曰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

均如貴人

之計。

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

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

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顯廣折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

陛下

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弨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士。王僧曰。

文選二十九卷注引以作與。以節與也。顯廣折曰七發注亦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

相弊。謂與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

先慎曰乾道本遇上有遇字。顯廣折云本無

遇字是也。今本遇作進。誤先慎案。遇即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

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

先慎曰重弊猶言厚略。

明趙之所以欺

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

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

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弨云藏本亦作轉。是上已云從韓而伐趙。則不趙。待再收韓明矣。顯廣折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

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顯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謂。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顯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

是我一舉。一國有亡形。

先慎曰二國指齊趙。

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

是我一舉。一國有亡形。

先慎曰二國指齊趙。

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

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

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為天下兵賢，則秦必

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為天下兵賢，則秦必

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

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盧文弨曰：伐，張本。凌本作我，趙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不必作我。

至殆也。見一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盧文弨云：從藏本作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

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攻上無夫字，開作聞，盧文弨云：夫字，脫。張本有夫字，開一作聞，顧廣圻云：開

當作開，開反，開也。先慎案：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增見其事。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

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子字，俞樾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甚以為不然。

韓之未可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先漢曰：拾補甚上有臣斯二字，盧文弨云：舊本不

重一本有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複。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弨曰：腹心，舊本

倒今從藏本。虛處則核然。核，妨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核音艾。〇盧若居濕

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顧廣圻曰：注核音艾，凌本音改，案說文：苦也。胡概切。玉篇：恨，苦也。若居濕

而不去，十一字為一句，核說文苦也。顧廣圻云：患苦胡概切，舊注皆誤。以極，迨走字，衍俞樾曰：顧氏視舊讀為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復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則發矣，為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極注並云：極讀為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為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樾曰：報讀為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廣節注並云：報讀

爲赴疾之
赴是也

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

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謂曰趙
當作秦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

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

則秦必復見崑塞之患。先慎曰謂諸國
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

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說難
爲秦心必爲韓故云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

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
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
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

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假
淫而聽納之

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

爲計矣。疑伐
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
凌本大王

二字重張
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
在王安六年其時榮隔上

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
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即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王謂曰象當作蒙蒙武
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

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即荆蘇秦
使之齊絕趙交也是我兵

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有忠計。先慎曰荆疑四
國必不欺秦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

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

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

前時五諸侯賞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

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王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特策士之游談。初無關於事實也。先時五諸

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厲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關。盧文弨云韓本作關。下云先為厲行以攻關。先慎案關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關。今據蘇本改。諸侯兵力

極。無奈何。諸侯兵罷。王先謙曰秦割地以和。見表及秦紀比飾言之。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

而先攻荆。王先謙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發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荆令

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與秦為兄弟也。已又背秦先

為厲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

以謝秦。解其兵。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即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曾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

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奸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張本人作臣。先慎案下文亦作臣。臣者是今據改。不

權事實。故雖殺戮戮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兵字疑

銜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

欲伐秦三字。盧文弨云舊不重。今依張凌本補。顧廣圻云蘇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且臣聞之。唇亡則

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誰恐之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茲臣

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

先漢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

請歸報秦

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

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殪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

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畱行而韓之

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

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

先漢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

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

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取其軍於殺

自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寇

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海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與兵對文

必襲城矣城

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

先漢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臨今據補

固守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與兵而圍王一都

王先謙曰或云一邑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文一都相類

道不通則難必謀

王先謙曰說文慮難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

顧廣圻曰用當作周周密也

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

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

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

先漢曰乾

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

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

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

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先漢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顯廣折云。臧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翼侯炙。顯廣折曰。

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漢曰。左隱五年。邢人伐翼。翼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號翼侯。可借證翼鄂通稱。鬼侯。腊。先漢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鄂縣有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漢曰。見晏子楚辭云。數諫至醢。夷吾束縛。而曹羈

奔陳。伯里子道乞。盧文弨曰。即百里奚。秦亡秦走宛。事顯廣折曰。伯讀爲百。傳說轉鬻。轉次而備。故曰鬻。孫子臙腳於魏。吳

起收泣於岸門。盧文弨曰。收疑是枚字。見呂氏春秋。長見。舊顯廣折曰。仲冬紀云。報泣。特君覽云。雪泣。先漢曰。收當作枚。形近而誤。痛西河之爲秦。卒

枝解於楚。先漢曰。說詳。秦劫菑臣篇。公叔涇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闕龍逢斬。萇宏分

脛。破裂也。教氏反。先漢曰。趙本無注。六字。莊子。胫。漢書。釋文。引司馬云。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朝陽曰。脛。六。微。簞。以爲叔向之錫。尹子宰

於棘。投之於棘。棘中。顯廣折曰。未詳。注。慎曰。趙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注。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殺罪爲辜。射而殺之。顯廣折曰。未詳。俞樾曰。舊注。曲說。辜射。即辜。破。破。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破。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破。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破。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殺。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破之。田

明辜射。即此刑也。字又作死。史記。李斯傳。十。公。主死。死於杜索。隨曰。死與破。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

而陳於市。先漢曰。安于。十。過。七。術。舊作。閔。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閔。古。通。左定十三年。傳。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閔。是也。惟。趙。策。安。閔。兩。有。爲。誤。宰予不免於田常。

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顯。廣折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諷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變，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親，必易主命與顯不叶，非也。主妾

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

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謂曰：民當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

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

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詒讓曰：日本

蒲阪園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卿本作管隆下有國字。凌本同非八經。蒲家隆劫殺之難，詒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政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政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園本。蒲園守隆家言構諸大家使爭鬪，後八經篇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營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尊也，位之至尊也，

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位之至尊也。下三句顯廣折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

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慎曰：論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

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之言備也。四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

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作以。與古文相似，因誤為从，校者不容，又改為從下文。

皆以舉臣之太富也與此文

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讓

晉之分也

趙魏

齊之奪也

陳桓欲

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

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

先慎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

皆以類也

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

故上比之殷周中比

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

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

實之以

備。

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賈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逆社其邪心也舊注誤

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

威淫。

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

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慎曰乾道本注無威字今從趙本是故大臣之祿雖大

不得藉威城市。

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欲實籍唐石經作實欲實籍是其例矣漢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

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程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蕃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讓術威字舊注

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謂臣自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

不欲令其樹福也

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

得四從。

四鄰之國爲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驅通謂驅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驅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

曰五段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奔者爲驂乘。參乘爲驂乘。四乘爲駟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

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地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秦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即此義也。惟傳疑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

臣民至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

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

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

是非因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

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

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

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

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

稱之。○盧文弨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

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古讀若

忌大雅蕩箴股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箴不向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諱舊爲巨。故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隔

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

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智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

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

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寥乎

莫得其所。顧廣圻曰。寥讀爲寥。正字作應。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弨曰。乎。藏本作於。明君之

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盧文

敕一作效。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盧文弨云。子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子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

師。臣之。不智而爲智者正。爲臣之正。○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上字。盧文弨云。爲下衍。上字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臣有

其勞。君有其成功。

君取臣勞以爲己功。○王先謙曰：依文義文勢讀之無功。字爲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

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

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盧文弨曰：張本不提行。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

先謙曰：人不知虛靜。

之道反以其闇而疵之。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

焉。官有一人。

顧廣圻曰：揚推篇有作置。

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

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先謙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趙本改。

函掩其跡。匿其端。

盧文弨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百屬下。諒孫詒讓曰：函當爲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函疾也。比當以函掩其跡。爲句。

顧讀非盧校尤誤。

下不能原。

先謙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則下無所因。以侵其主。不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

載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謙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刪。盧文弨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望亦衍。能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

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依盧校刪。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

虎乃將存。

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

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

王念孫曰：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

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

顧廣圻曰：句絕與下文忒賊爲讀。

爲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

書大戒篇：克桀。桀謀殺。桀匿乃雍。桀匿即桀。匿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即百。應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隱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顯。偶。匿忒。賊。爲

顯若作臣。則失其讀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字作目。形相近。先慎曰：王說是。

聞其主之忒。

王念孫曰：開蓋聞之。譌開句也。

故謂之賊。散其黨。收

其餘。

顧廣圻曰：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頤也。

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

名。

顧廣圻曰：刑讀爲形。揚推篇同。

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

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

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財利相應比緣聲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

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折云蘇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

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巧拙福咎即申虛則知寶之情靜則爲動之正之義今論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

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

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顧廣折曰增字無而字顧廣折云會語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

約而不可解也。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又誤爲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會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已應事已增正承上言之增讀如符與上應爲韻會改增爲會迂曲不可從。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

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折曰誠本今本事以作以篤作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

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昭云得字脫蘇本有先慎案二柄篇亦有得字今據補顧廣折云此句下有脫文。是故明君之

行賞也。暖乎如時雨。顧廣折曰暖讀爲愛。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

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

盧文昭曰臣張本作人。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折曰此句下

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二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昭曰注為字當作謂先慎曰為謂字同

奉法者弱

則國弱。荆莊王奔國一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荆全之時

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寔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既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諱

齊桓公奔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

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

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譌襄也

以河

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

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屬涿郡。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

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

中山國名

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

顧廣圻曰當云攻燕

救趙年表五年羣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

取地河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文昭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

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

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

管故管叔所都

加兵

老而走。

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先慎曰注趙本為老作而老誤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之兵

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昭云脫藏本有今據補

故有荆莊齊

桓。則荆齊可以霸。

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昭云公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是也今據刪

有燕襲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

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

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當作以加舊注云顧先慎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注增本授誤作受審得失有權衡

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

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此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

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授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

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公法去

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

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遷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

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危死而不

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良下無臣字盧文昭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誠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

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比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

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曾曰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

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能能人即荀子之能臣見臣道篇先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致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即其

諸乾道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

不壹至主之廷。

先慎曰趙本壹作一下同

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

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

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顯廣折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慎案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百官雖

具。非所以任國也。

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

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

之家也。

威權不移故也○盧文昭曰注下移誤不移

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

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先慎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

顯廣折曰

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

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以法量功故能不可

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先慎曰張榜本作被管子亦作被非作辨字並通用

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

主讐法則可也。

讐謂校定可否

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

軍旅不敢辭難。

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本注士作事今依張榜本趙本改盧文昭云注駁譌作缺士誠本作事

順上之

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

爲君言也

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

得不救入。

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慎曰入字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

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

鎮鄒傅體。不敢弗搏。

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盧文昭曰弗誠本作不

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

能之士。

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

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

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

百里之感。○顧廣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治之至也。今夫輕爵

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易亡擲主心貪者耳，如

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

謂忠。

逆法強諫，陵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

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

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

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

外使諸侯，內

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

先慎曰：破字無義，當作際，案文翁上形與及相近，轉寫殘缺，以為隙耳。

曰：交非我不親，

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

其家，臣不謂智。

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蠢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何危以恐主，恐誤作怨。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

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險世所說，豈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也。注非俞，德曰：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為悅，注所據本未諫。

先王

之法曰：

顧廣折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

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

先慎曰：張榜本更，有毋或作福句。

指，毋或作惡。

先慎曰：乾道本下，毋字作無，顧廣折云：今本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有，與此同注，或有也。

從王之路。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

夫

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

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之字，據張榜本刪。

且上用目，則

下飾觀。

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

上用耳，則下飾聲。

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

上用慮，則下繁辭。

繁辭則慮，或於說也。先

王以二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

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

官不得混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

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

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候。

顯廣折曰。賊本同。今本險作陰謀。

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郎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勢。國語楚語曰。居陵有勢。御之箴注曰。勢近也。勢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

勢形近而諛。或古字通也。

朝廷羣下。直倭單微。不敢相踰越。

雖單微直倭。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說非說。文據水上人所會也。故

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尙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

如地形焉。卽漸以往。

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卽當作積。學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入臣作大臣。

方喻人主爲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

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

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尙不能自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司南卽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數字。

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

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慎曰。御覽引

惠作憲。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

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卽皆私也。盧文

憲。憲。憲。遊字舊注誤。先慎曰。過爲過之誤。顯說是也。一本脫外字。遊作滅。是凌爲峻。峻字形近。而謬當在法。上傳寫誤。倒耳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逾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謬誤。遂不可讀。

所以逾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逾令。且懲下也。遂風也。

嚴刑。

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

威制共。則衆邪彰矣。

先慎曰。注制邪。當作衆邪。威制共。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

不共臣同門。錯置也。

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危讀爲譏。呂氏春秋。淫辭。籒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相譏。不稱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譏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

司。譏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譏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譏。文字上。德篇。譏

作危。並其譏也。舊注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

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先慎曰。注上其字。當爲以。

字之。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制也。○盧文昭曰注君知藏本作君智先慎曰上

智謂極智之人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權等令就下也

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錢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為論語措諸任之措以法敷治國家不外舉措二者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注說非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

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

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為非。絀音黜。○王先謙曰羨有餘也。即上削高輕重之意。一民之軌。莫如

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己。○王念孫曰舊注甚誤。屬當為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廢取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諱而不賞則勤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

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

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為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為道。道者由也。明也。臣氏春秋費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商款以見景公。亦言由商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卷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盡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

一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

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

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禽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盧文弼曰：注罪之誤罪也。所愛則能

得之。其主而賞之。禽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盧文弼曰：注其恩誤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

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歸畏臣而輕君。

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弼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

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漢曰：乾

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

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

臣請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

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盧文弼曰：此別一人。非春秋之樂喜。曰：夫慶

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

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

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

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擁。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

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漢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盧文弼

云：言下衍不字。藏本無異字。語關廣圻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先漢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盧文弼與先慎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陳本同。今本陳

下有事字誤案而當顯廣折曰當衍專字先慎曰顯說作其見本書主道篇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非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

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

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

○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尙不誤比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昔者韓昭侯

醉而寢先慎曰意林醉下有甚字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而說問

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答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今據

改下文越官則死不當則罪是其證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

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

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

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

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飾行則飾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

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慎曰

妬下有外字顯廣折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紹管子大戴禮公羊墨子作刀刀有紹音故通用

桓公好味。顯廣折曰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

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爲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

隨篇及難一篇同先慎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子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彼惟趨用賢本作首子明首子爲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

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

不受國。

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羣議之事命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先慎曰卽外儲說右下篇潘壽謂戴王事注非

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

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案此不當有今據刪

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誣其能。欲見用

人主欲見則

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云

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慎曰注利其所存其當作之

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

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

子噲燕王名也

桓公蟲䟽

出戶而不葬。

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弨云藏本尸作戶先慎案作尸是今據改十過篇正作尸

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

患也。

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

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

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

則羣臣爲

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顯廣折云藏本今

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增本刪孫詒穀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擅篇今據作權誤注說非顯廣折云廣韻揚擅都

也凡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

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

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致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

疾損作損注亦作損拾補疾作病盧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損孫詒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損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 故去甚去泰。 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泰字先慎案其上不當有泰字意林無今據刪 身乃無害。 權不欲見。 素無為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慎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為執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即權不見素無為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先慎曰乾道本注君作居改從今本 聖人執要。 四方來效。 虛而待之。 彼自

以之。 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海既臧。 道陰見陽。 四海則四方也臧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 左右既立。 開門而當。 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 勿變勿易。 與二俱

行。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 行之不已。 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盧文昭曰注俱字衍 是謂履理也。 君能履理。 故有成功。 夫物者有所宜。 材者有所施。 各處其宜。 故上下無為。 使雞司夜。 令狸執鼠。 皆用其能。 上乃無事。 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用作因事類賦十八引仍作用 上有所長。 事乃不方。 謂任

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面而成○俞樾曰注失其旨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材。 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缺候材則辯惠也 上下易用。 國故不治。 上下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 用一之道。 以名為首。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補盧文昭云注其唯誤倒 名正物定。 名倚物徙。 故

聖人執一以靜。 使名自命。 令事自定。 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先慎曰舉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命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命疑此使字修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 不見其采。 下故素正。 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盧文昭曰注調采故皆

字作命疑此使字修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

字作命疑此使字修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

字作命疑此使字修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

字作命疑此使字修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

爲事非也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

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

輒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適於正此說是也

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

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爲無著矣○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

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密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

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

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

去○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

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皆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

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

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會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

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

不同於萬物○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參名異事○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

同於輕重○故能知繩不同於出入○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君不同於羣臣

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藏本

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慎案子字衍羣於二字倒注不誤今據刪改

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

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

君臣不同道。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顯廣折。

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也字是顯廣折。

曰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

故審名以定

位。明分以辯類。

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溶開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開然若甚醉。

者則言者自盡而敷泰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聞。不見所出。俞樾曰。溶若甚醉。比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比溶字當為搯。說文手部搯。動搯也。動之溶之。即動之搯之也。動搯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為容貌。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越本作奉。

乎。齒乎脣乎。愈悒悒乎。

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悒悒。彼愈昭昭。

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

非輻湊。上不與構。

韓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途。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非君並聽之不為為結。似非。

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

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

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注所見本向不誤。

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凡所舉動。溶然開。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先慎曰。溶。

當作格。說見上。

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矜。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途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

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備說。右。上篇。盡乎。其已乎。梳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盡梳為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句首字為韻。則可借證。顯說。非是。

故去喜去惡。虛心

以為道舍。

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

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

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

不與義之。使獨為之。

先慎曰。義。讀為讓。

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

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

閉內屬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其所不相犯諸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顯廣折曰上固閉內屬上字下當有脫文尺字當衍舊注以尺寸尋咫尺因誤入正文也先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離因閉心以察之如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其當作已具

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謂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主上不神下

將有因

神者隨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

若地是謂累解

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知天地則上下因下考之累可解也○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疊

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解者宜不為證然則累解猶疊

釋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境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

天無私覆地無私

象天地之高

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

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

不使自恣安得移弁

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

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

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

極下不能得

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先慎曰注側當作測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

是謂大惑

刑名不參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顯廣折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慎曰乾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

猾民愈衆

邪滿側亦既大惑故恣衆而邪滿○先慎曰恣邪指臣言謂狡猾之民則益多而恣邪之臣盈於左右矣注說非

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

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

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

道本注勢上脫形字盧文弨云張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

臣重於君難以爲理故失其都○先慎曰乾

道本注勢上脫形字盧文弨云張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

臣重於君難以爲理故失其都○先慎曰乾

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先慎曰往如字當作則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

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匿威主

不蚤止。狗益無已。

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母則君也。既朋黨相

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

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漢曰此謂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為虎而不用誰在。

注誤趙本無注末十一字因其不合而刪之也。盧文昭云張本注未有此二句。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

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

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

謂君君臣臣也。先

慎曰乾道本苟作狗據拾補改盧文昭云苟誤作狗顯廣折云信讀為申申與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顯讀信為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為虎者皆反其真而為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舊注謂君君臣臣亦誤。

也。顯廣折曰聚讀為聚。下句同蒙與下文衆韻。

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

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

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資誠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

不適其賜。亂人

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

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盧文昭曰仇一本作讎。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

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

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

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

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為主之寶也。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

扶寸。下得尋常。

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盧文昭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林作失下有君不可不慎句不可從先慎口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庸。

國之君。不大其都。

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

有道之君。不貴其家。

大夫各家貴其家臣將後已。

其臣。不貴其富。備將代之。

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顯廣折曰備當作被舊注誤。備危恐殆急置太

費其臣臣將費勢過已。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顯廣折曰備當作被舊注誤。

備危恐殆急置太

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

常在圍今自內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榮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盧文昭曰靡之當與易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靡同義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虧虧也亦取其既感必衰天之道也○先慎曰虧之若月謂漸移其權勢不使臣

自知猶有度篇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之義舊注失其旨矣。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慎曰靡與靡通取靡爛之

與上虧之若月同意注息乾道本作急今從趙本。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

法罰不當立人官也○先慎曰注立趙本作位二字古通人當作之言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鬪嘖嘖。爭鬪豺狼在牢其牢

不繁。豺狼喻吏一家一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婦

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焉落其枝也數

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先慎曰乾道本主作士今從趙本。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

圍。圍圍也○顯廣折曰圍當作圍圍與下文拒處顯王先謙曰詳文義上屬顯說非。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

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

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

重字盧文昭云張本有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慎曰注趙本感下無公子既衆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之

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顯廣折曰誠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掘其

根本木乃不神。盧文昭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顯合顯廣折曰掘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衍根神顯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掘者水

水清墜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顯廣折曰淵清失韻有誤不即有缺文也俞樾曰顯氏以上句非

字爲衍文是也此句洶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洶字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善此云掘其根本乃不

神壤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
 俞說衍陶字是也定之方中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燕歸與身人協楚詞卜居清與身
 人協詩綺室清與成正協易訟淵與成正協則淵清古
 自為韻顯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注避字非誤即衍
 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其心知其所欲為○先慎曰注避字當作劍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先慎曰道由也注誤說詳上一

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

便僻得嬖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

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

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弨曰注由字衍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

實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

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

短人。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

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

一辭

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顯廣折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

外

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

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

二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

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

側室以音聲子女。

先慎曰乾道本事下有畢字顯廣折云茲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

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

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
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

置政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臺臣可
以施謀也○先漢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繪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往謂又更處置非也

四曰

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

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

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獨不
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
希也○先漢曰平日未聞言談論議偶有所

說自然易動注振
字誤繪作攝亦非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

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
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

以壞其主設施綴屬
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

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

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

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

曰君人者先漢曰乾道本人作臣顯廣圻
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

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

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

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慎曰詩

桑屬孔曉斂者收攝之名為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

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慎曰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即此義

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茲。世主

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茲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茲者有八術誤以道成茲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茲

即所由成茲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道字矣

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

使私請。

所以防初蠹之同狀也

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

所以防二蠹之在旁也

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

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盧說亦非使字衍文廣雅釋詁

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

不令妄舉。

防三蠹之父兄

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謂知其所從來○先慎曰之當作知注不誤

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防四蠹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履曰擅退

二字當衍七字為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

而刪之。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

積粟於倉若墳然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

私其德。

防五蠹之民萌也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

考實其能察詳其過

不使羣臣相為語。

防六蠹之流行

其於勇力之士也。

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比擬今據補

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

邑鬪勇者謂特力與邑人私鬪

不使羣臣

行私財。

防七蠹之感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慎曰財字衍文不使羣臣行

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防八蠹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

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

不提行不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爲制。

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盧文弼曰爲張本作而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二

於不聽。聽大國則謀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顯廣折曰句絕。從之亡愈於不聽也。○盧文弼曰注傾國猶不足上張本有其字。案其當作則。故不聽。○顯廣折

羣臣知不聽。顯廣折曰。蘇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則不外諸侯。○顯廣折曰。臣之外交以君

搆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弼云。脫一本有先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

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傳言以罔誣其君也。○王簡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王說是。注未。諸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顯廣折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乙。明

主之爲官職爵祿也。先慎曰。舊提。行今連上。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

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

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

論有功勞。先慎曰。論上。當有不字。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先慎曰。諸侯所重君途用之。舊注非。聽左右之謁。

顯廣折曰。乾道本誤提行先慎曰。趙本不提行是也。今從之。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

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

不論。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

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爲墮也。○先慎曰。往末也。字趙本無。

韓非子集解卷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

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

也。先橫曰音下下文有不巳二字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橫曰喜下文作好六曰耽於女樂

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橫曰羣

曹洽要引無而字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

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橫曰削國下文作國削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

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

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禮勳篇作南人開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

左傳作穀陽先橫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

飲之。先橫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誠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橫案呂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誠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

四字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

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先橫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漢曰乾道本。恤作言。顯

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篇同。誠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漢案作恤。是今據改說。施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漢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

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察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誠本補說。施與作以。義同。

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二年。興兵伐虞。又剋之。顯廣圻曰。誠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典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服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誠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

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開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爲而屬下爲句非是反字當依顯移與字上與呂覽淮南合

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

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

王先謙曰。韋廉士傳作荀息語。

故虞公之兵殆而

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

盧文弨曰。盧本傳作虞。

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

先漢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會。盧文弨云。命字。今依拾補。

宋太子後至。

執而囚之。狎徐君。

輕侮之也。

拘齊慶封。中射士。

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

去宥簫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瀟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比義尙與古合。李昉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漢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

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

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

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

先漢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遂行其

意。居未期年。

盧文弨曰。靈王死乾寤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

靈王南遊。君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

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

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

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

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

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師涓明日報

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

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盧文昭曰似即左傳所云施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施祁之堂先慎曰御覽引此作施祁

之臺事類賦十一引施祁二字倒酒酣靈公起曰。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

公字衍文故疑有脫字今依王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

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昭云撫藏本作鼓先慎案趙本鼓作撫未終。師曠撫止之。先

曰史記論衡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衡均作鼓御覽藝文類聚四十一引此亦作鼓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

止上有而字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竟也謂終曲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

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

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

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師曠曰。此師

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

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也。盧文昭曰也字藏本無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廣圻

云今本用作曠先慎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曠上有得字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

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

盧文弨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

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

先慎曰事類聚與此同八字藝文類聚十一引脫

道也。道從南方

來。集於郎門之危。

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境與禮記喪大記中屋殿危之危同顧廣圻曰危他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危事類聚引道作自郎作

郭境作邑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危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危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為郎之誤廡為廊之誤邑屬並危之誤本書作危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為一字史記魏世家涇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即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

再奏之。而列。

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

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

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

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

案論衡亦有今從藏凌本增

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

盧文弨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赫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

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禮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為西泰山後人妄刪西字耳

駕象

車而六蛟龍。

先慎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

畢方也。竝鎡。備末切。○先慎曰論衡鎡作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

進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者顯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途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

地。

盧文弨曰騰藏本作騰先慎曰事類賦騰作益

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鳳皇作白雲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

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論衡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主

不足聽之。先慎曰藝文類聚一百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

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

西北方起。

盧文弨曰而藏本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

再奏

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

先漢曰隳樂書作飛

坐者散走平公恐懼。

伏于廊室之間。

先漢曰室樂書作屋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先漢曰事類賦三年作千里

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漢曰乾道本應作瘵盧文弼云瘵瘵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曰瘵正字作癘說文罷病也先漢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癘今據改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智伯瑤。

知伯名

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

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

也好利而驚懷。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職國策作驚吳師道引此亦作驚

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

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狂。

狂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

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

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

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

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

有魏字

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

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

先漢曰必矣下趙本有不

宣子諾。

先漢曰宣子下當有曰字

上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

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

之地。

名邑

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

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

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

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三使陰以相約

知有異志也

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于。

先漢曰難言篇閔作安說詳彼

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

尹鐸安干之屬大夫。先慎曰循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遺董安干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則安干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為安干屬大夫也。策鐸作鐸。誤國語作鐸。

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

延陵生。

顧廣圻曰。生策。誤作王。

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盧文昭曰。軍字衍。顧廣圻曰。策無。

君因從之。君至。

衍君字策無。

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

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

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

顧廣圻曰。臣當作民。

不藏於府庫。務修

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二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二年

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

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編。○盧文昭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

曰。遺下有脫文。藏本無遺字。非也。

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

先慎曰。無積當作不容。

庫不受甲。兵居

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

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

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

顧廣圻曰。句絕。蒿讀為藜。荻策作荻。楛策作苦。皆同字。先慎曰。牆專類賦。十三節。覽三百五十一引。並作牆。並注云音牆。

其高

至于丈。

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作其。今據改。

君發而用之。有餘箭

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覽引下有有餘金矣。四字。今據補。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下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

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

幹之勁。弗能過也。

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苗作菌。餘作幹。旁注。韓字。盧文昭云。苗字。為幹。賦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餘作幹。是也。今本作籍者。誤以策作籍。而改耳。苗策作苗。同字。先

讀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

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

公宮公舍之堂。

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為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

皆以鍊

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二

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二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願

廣折云藏本今本有策有今據補

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二年。城中巢居而處。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百五十

七引無居

懸釜而炊。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折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

晉陽固有其事

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

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昭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爲釋之誤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

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齒寒。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

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顯廣折曰麤策作蠢按當讀爲祖史記王尊傳夫秦王桓而不信人徐廣曰桓一作祖即此字我謀而覺。則其禍

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昭曰

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顯廣折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

一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

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被

魏之軍趙既被

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

盧文昭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

襄子

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顯廣折曰以讀爲已策說去二君以約遣五字途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

依此。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古智過怪其色。

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

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齊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其上無曰字。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

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弼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兵之著於晉陽

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弼曰。嚮。嚮也。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

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

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

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

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一一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

是也。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

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

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

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

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弼曰。知伯之軍。韓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

三。爲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弼曰。王宋本作主下。同。先慎曰。秦本紀作王。穆公問之。

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

願廣折曰說苑

反質語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

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

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

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鑊。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

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

願廣折曰說苑禪作釋下文亦云舜禪天下

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

財之。

願廣折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六引作材財裁材二字並同

削鋸脩其迹。

磨其斧迹○願廣折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繪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調云無所錯其刺屬削鋸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繪頭之繪其下未詳說苑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據本向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

改。流漆墨其上。

流布也

輸之於官。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二。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

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當為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染因譌

而為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

願廣折曰說苑縵作縵蔣草

頗緣。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頤作頤頤緣謂其緣邪裂之說苑無此一句有禪字連茵字讀當有誤仍各依本書

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

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二十二。

願廣折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三十二與說苑合

夏后氏沒。

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

先慎曰御覽引路作轡字疑

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

願廣折曰四當作白白壁與堊堊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

先慎曰說本服作亡誤

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

廖而告之。

願廣折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應同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願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

陋而道遠。顯廣折曰。道當依說施作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

余請期。先慎曰。乾道本。期作其顯廣折云。後當依說施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其。說施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以疏其諫。顯廣折曰。諫說施作開。史記。秦本紀。亦作開。皆

當讀開。彼君臣有聞。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顯廣折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施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諫臣有開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

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

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

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

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施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

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慎曰。涿聚說施作燭。趙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鄭古今人表作燭。離一本或作燭。鄭

集韻類篇。離音聚。案涿與燭。濁聚與燭。趙晏子春秋外篇。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弨曰。藏本

臣作人。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

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

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

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

田成子所

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先漢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此脫

士句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漢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昭云陵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

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

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昭曰鮑上說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悍下同先漢曰蒼頡篇悍桀也管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悍

爲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盧文昭曰懼藏

本張本作具先漢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

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諷勞也以爲治內。先漢曰爲字衍二柄篇難一篇並無其身

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漢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文昭云衛字脫各本有顯廣折云藏本有衛

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漢案盧顯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

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漢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下難一篇作適君之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

故字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先漢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公曰。然則

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

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漢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

子以爲膽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嶺曰二柄篇難一盧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

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

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

顧廣圻曰朋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

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

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

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

先嶺曰警策作儆字同

公仲之行。

先嶺曰謹上爲一句

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

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

作以一

驅其練甲。

先嶺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

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

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

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

信申也

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

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彙同姚校云。告一作因。今案。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

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

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

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謬。漏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

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

顧廣圻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

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

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

羈與叔瞻侍於前。

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

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

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

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

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

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

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

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

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遺有盧文弨云。

乃字脫餐當作殮
下同今依拾補增

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

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

顧廣圻曰蘇本

公與寡人交。

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則非與

今本嗣上有其字

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

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

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

二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

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

先慎曰。薄迫也。

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肯吾也。

注說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

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集解卷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

不勁直不能矯姦。先漢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

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漢曰重人非此之謂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

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

擅爲虧法擅理而動其力尙能得君從已况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潤云爲當

作謂舊注未譌先漢曰爲謂古通不必改作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

言必見削除也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適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

也○盧文昭曰注所下衍存字

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漢曰外指敵國下

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諫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

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案。○先漢曰訟說也說見下此謂敵國之人稱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

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

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

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

談者謂爲重人延譽○先漢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此四助

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

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

人主不能越四

助而燭察其臣。

臣亦謂法術之臣也。

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顧廣圻曰弊讀為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本書

蔽多作弊森劫絃臣篇云為森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是也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

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

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

慎曰即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往訓自進為己自進舉之人諫

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

一國為之訟。

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己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案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注訟即說是也又以訟案釋之非衆上脫又字無

德當作無得。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

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

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世作勢先慎案作

勢是比對官爵貴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

不當有近字上文希不信愛非有所信愛之親皆作信愛此承上言明愛信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其講舊矣

其數不勝也。

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

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重人與君同好○王澹曰好下當有惡字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

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

重人與一國為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

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

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顧廣圻曰又當作猶舊注未誤

當塗之人乘五勝

之資而日暮獨說於前。

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稱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之士獨說而稱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翻猶說也史記巨后紀未敢訟

言致之謨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亟况得與言乎此且暮獨說於前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

故法術之士奚道得

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

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均並訓此道字為由寒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

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言則道為時字變文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

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主篇正作奚時得進

法術之士焉得不危。

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漢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

其可以

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誣之○先漢曰乾道本公上無以字依下文當有今據張榜本增

其不可

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

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依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

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先漢曰乾道本僂作僂先漢案僂與發同僂字誤改從今本

朋黨比周以弊主。

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

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已用

者則官爵貴其人也

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漢曰顯廣折於其下添不字云臧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本

名作明為先漢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

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

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

趨向也今

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

不待見功而爵祿。

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

故

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諂。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

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

制也。

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顯廣折曰臧本今本雖下有國字先慎曰往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為况外僞說上篇越人雖善弱亦借越為喻是

其證注訓異國非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

大臣專國

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

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

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

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長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漢曰拾補不智作不知盧文弨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比上智字義亦當為知顯廣折云兩類字當作類類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

知誤二字皆諱為知本書屢見先慎案既諱為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為誤類似也知已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國之不似已之國也顯改類為類非

人主所以謂

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

孫詒讓曰 主字衍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

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

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比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 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

與死

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

不可得也。

變重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

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先慎曰人主 篇因上有入

同

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

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 人賢士之行程於不肖

則

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

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絮下旁注潔字虛文昭云潔 藏本張本俱作絮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絮下二絮字皆作潔潔絮字通用

其智士且以治辯

進業。

智者謂智 謀之士也

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

既修身故不 以貨事人也

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

法為治。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顯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 作精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專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

之功。必矜言精辨與矜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說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

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文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為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

當作恃其精潔治辨因仿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痊謝去治辯 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俞說是

則修智之士。不專左右。不

聽請謁矣。

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先慎曰 謂不以財貨聽左右不能枉法從請謁注說非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

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

精謂修士精潔也 辯謂智士辯辯也

治亂之功。

制於近習。

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亂當作辯，舊注誤。先慎曰：張榜本亂作辨。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

廢。而人主之明塞矣。

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則。顧廣圻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

不以功伐決

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

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論也。伍偶會也。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

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

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公正也。正當以比當患也。○先

慎曰：注說非公。謂為共。荀子解蔽篇：此心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也是其證。又案注當與廟作爲患。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

利。與相異者也。

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

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

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

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

使之矣。

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

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

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

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

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

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誑作譎。誤改從趙本。

故當世之重臣。主變

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一二三。

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一二三也。○王先謙曰：主勢變謂國君相嬖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有二三。當作有一二。涉正文而

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

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

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虛。文昭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

賢士者。修

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

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

重人所爲。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

汚濁作惡墨弁言侵奪百姓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若漁者之取

魚也○先慎曰侵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信與親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志作心改從趙本

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止者不

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比說之所以難也

○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

書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

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

以說然後辨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

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願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

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

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

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難也書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盧文昭曰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聽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搜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願謂極聽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向非難也

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文昭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說之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

說之彼則爲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疏遠矣○盧文弼曰 所說出於厚利者

往爲已當作謂已先慎曰爲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隱令上計而入多之類 此則爲已無相時之心而圖遠事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弼曰注爲已當作謂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

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

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顯棄其身。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勇犯之類。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盧文弼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覽 四百六十二引語作亦敗作稱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比疑其身必危。

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

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

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

入。知所爲。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爲。先慎曰盧說是。屬斯彌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

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 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器之

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 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器之

諫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讀爲智。當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

文。誤比。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泄

語安世實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先慎曰語極知。謂說已盡其智 說行而有功。則德忘。

不泄之類 盧文弼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 說不行

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始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

而忘其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往云。魯忘其德。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字通 說不行

韓非子集解 卷四 說難第十二 六一

注爲始生者疑妒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卽下釋父

以竊壞有盜因疑鄰父之類注彊字卽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

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比下脫者字盧文弼云

樓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貴人

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

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

所不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

弼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有謂當是不許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故與之論大人則

以爲閒已矣。

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

大人之短以爲竊己之事情乃爲刺讒閒之是也

言斷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卽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

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己爲代已誤閒讀爲諫 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

論細人必談以器斗

賣重也○先慎曰費重史記作繫權案費繫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

卽權也索隱云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如賣我之權是也注謂斗管之人談

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

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爲試已也含怒

願廣折云今本增作禮史記作禮今

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

徑直○盧文弼曰史作則

據改盧文弼云注試已下衍也字

不知而屈之智本與知通

此加以爲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

米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糾習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

二字疑非 略事陳意則曰怯

之願廣折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發難今被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

儒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懼而有所畏懼不敢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倨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

所矜而滅其所取。

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

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盧文弼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 彼有私急也

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

其不爲也。

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

其心有高

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質不能及如

此者則舉備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病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勸者爲不害禍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

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議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說。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

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

○顧廣圻曰內讀爲納舊注誤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誅之者

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誅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

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

人之行若與彼同行則大文飾之言此行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爲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行者則必以大九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

字據論本刪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瘠瘵之瘠瘵也

自勇其斷。則

無以其謫怒之。

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拾補作其斷虛文照云無議本作毋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

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下文合今據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

彼或自以計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設其

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先慎曰趙本注因作因誤

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

意無據

辭無繁靡其寶辯得以極諄○盧文弨曰意史作志史據辭互易案恬與許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向不倒繁靡各本作擊靡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恬字本今本作許正義云拂恬當作曉許古字假借耳擊靡蓋本作擊靡是也索隱引正作擊靡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恬作許擊靡作擊排案大怒謂威怒也意忠并誤說文恬字也恬為正字恬許並通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補恬者若顧慤之諫齊太后是也擊靡摩摩古字相通說文擊縛也廉牛許也引申為弱東字易蒙釋文擊本擊摩中孚釋文靡本又作擊陸作排京作靡稽記學記釋文靡又作靡一切經音義十摩古文顧據二形同本書作擊靡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縛束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商太宰三坐是也

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為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

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 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弨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誤而獲術今據刪 今

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先慎曰說文振舉救也 此非能仕之所取也。盧文弨曰仕與士通

索隱云韓子作士先慎曰今作仕者後人依史記改之也 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彌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彌作澤注同既作未據張榜本改史記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

其功。斷割○顧廣圻曰割史記作計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 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慎曰正義引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

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

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先慎曰外傳說下篇宋作鄭 天雨

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先慎曰當音當煇反下同厚者為戮薄

者見疑二人謂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賤者不當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思

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虞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虞之難也亦作之未誤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故饒朝之言當

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譏取士會於秦饒朝謂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弨曰饒朝謂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

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

耳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先慎曰治要則作罰下同彌子瑕

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彌子矯駕君車以

衛君之稱為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二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駕君車以

出先慎曰治要出作歸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則罪先慎曰各本無犯字盧文弨云選注

引作犯則罪則古則字案此書外儲說左下明危生子臬作明字比與上文罪則亦當本作明異日與君

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為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

六十七事類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

寡人先慎曰治要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

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啗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

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賺字愛憎之變也先慎曰治要愛字先慎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及下而字上有人主二字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

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盧文昭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無柔字有擾字在下句可字之下徑尺選注作徑寸之處非顯廣折曰柔擾

同字先慎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先慎曰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參諫說也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 奉而獻之

厲王。盧文昭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王文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顯廣折曰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文成

王是。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盧文昭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謾已先

其證 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

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

抱其璞。而突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誤藝文類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 三日三夜。泣盡

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位作泪今本作淚盧文昭云淚藏本作位後漢注引同先慎案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並引作位今據改 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

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

爲王之害也。

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漢曰乾道本王作主盧文昭云。蘇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起蘇本脫。

然猶兩足

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

禁羣臣士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患苟無卞和之患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漢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患二字乾道本互

謂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

然則有道者之不侈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德者

則以未獻法術也。○先漢曰乾道本特作持顯廣圻云今本特作特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漢案特即直也持當爲特殘缺字改從今本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

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

先漢曰無教業者有禁故流民急於耕農

而游士危於戰

陳。先漢曰故游說之士以其言責其功不敢言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

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先漢曰周當爲用之誤道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

則法術之士雖至死

亡。道必不論矣。

先漢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

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

也。先漢曰乾道本貧作貧按貧即貧字形近而誤拾補改作貧今從之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二世而收爵祿。

先漢曰喻老羣楚邦之法祿臣再世

而收地則三世而收爵祿不起於吳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

絕滅百吏之祿秩。

盧文昭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滿顯廣圻曰絕滅當作編綴編裁同字先漢曰顯說是編絕偏旁同故

損不急之枝官。

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登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

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

年而薨矣。

先漢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

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

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分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燔詩書而明法令。

先漢曰因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

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

於公有勞者不備其功賞

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

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

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

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

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

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

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

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

細民安亂。

先慎曰辭宜之民因請謁

而得

甚於秦楚之俗。

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

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

安能蒙一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

先慎曰也。字衍文。

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顧廣圻曰。今本所下

有以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

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

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

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

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衍者合當作同。

先慎曰各本無取字。

蒙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

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

先慎曰各本無取字。

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

之也。

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

非參驗以審之也。

先慎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

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

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

先慎曰各本蔽作欺。蓋讀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

先慎曰各本蔽作欺。蓋讀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

愈重語意正同是欺當
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

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

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

先慎曰治要法
作令功作力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

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

先慎曰弊
讀爲蔽行

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

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

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

先慎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
得安也知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並無利字即

證其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

矣。先慎曰解老篇曰目不能快黑白
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

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先慎曰化疑
術之誤事上

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
事上與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

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

得安。

王簡曰
句絕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

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

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
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

乾道本
可知矣

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

先慎曰也
當作矣

二者不

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

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

顧廣圻曰人上
當有我安二字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

故以私爲重人者衆。

盧文弨曰人
藏本作臣

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

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

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

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於前而衍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

先慎曰苟當作術形近而誤

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

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

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

先慎曰依上文而字當衍

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

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

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

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先慎曰依上文當有也字

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

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

曰藏本今本弊作蔽

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

愛爲我也。

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

後也可據以訂正

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昭云峻本有藏本張本倒作爲愛請今據峻本增

恃吾不

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

先慎曰利當作安反云不可以得安正反

對得安而言即其證

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

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文昭云目必二字疑衍先慎案治要無今據刪

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

先慎曰治要弊作

不因其勢。

先慎曰各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昭云藏本張本皆無耳必二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固作因先慎察

政要亦無耳必二字固作因今據刪改

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

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

先慎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

故身在深宮之中。而

明照四海之內。

先慎曰治要無而字

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

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

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

告姦。

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困末作而利本事。

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傳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擊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

多者復其身故末作困而本事利

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

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

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

顧廣折曰衆字衍先慎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

孝公不聽。遂行商

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

顧廣折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

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

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

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

先慎曰：講談情實也。

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先慎曰：說文講多言也。啗妄語也。此諫字當作啗。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

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窞井當作井窞。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井窞。則其幸也。作井窞。是其證。禮記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

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窞義。

又妄非有術之士。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非字。今據補。

聽其言者危。

先慎曰：狂於故

習輕犯新法。

用其計者亂。

先慎曰：法古循禮。不敢變更。

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

之士。

先慎曰：與諫若為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隨人注作小切之。為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為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

相去千萬也。

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

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螻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

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

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

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

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

此亦功之至厚者

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先慎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

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

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

世。

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

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

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

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顯廣折曰：幾，帶在楚字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盧文昭曰：蘇本無而字。楚莊王之弟春申君。顯廣折曰：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有

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先慎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虞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譌。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

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

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

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蘇本父上有夫字。盧文昭云：毀字脫。本有俞樾云：以字衍。文可而即可以。

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本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卽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己說。今據本補。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

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曰：輓輓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輓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

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

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先懶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首于僞反。

固左右姦臣之所害。

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

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

先懶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懶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

字即其證，今依拾補增。

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

有施與貧困，

顧廣圻曰：當衍有字。

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

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

顧廣圻曰：不外當作外不。

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

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

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

先懶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懶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

重罰

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

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

也。無捶策之威，銜轍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

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

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

盧文弨曰：藏本無欲字。

故善爲主

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

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

馬之上。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即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

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本水誤承操法術之數。

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

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

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

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

卿相之處。盧文昭曰處處本位治國。處本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

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昭云臣字脫處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即承

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

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

之患。先慎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

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盧文昭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黜顧廣圻曰當作黜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取極聽聽劓刑在面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

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

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 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為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

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

先慎曰謂讀為為殺策作弑

人主無法術以

御其臣

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後本有先慎按楚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

雖長年而美材

盧文昭曰美材藏本張本作材美

大臣猶

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

誅於己也

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篇豪傑之士即上所云有術之士

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而立

不義

盧文昭曰弑外傳作捨顧廣圻曰藏本的作適是也策外傳皆作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

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

齊崔杼

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

而攻公公入室

先慎曰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臺

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

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

先慎曰北策外傳作外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

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

盧文昭曰之外傳作世

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

先慎曰事五見喻老篇

卓齒之用齊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卓作渾策外傳皆作渾今按卓渾同字乾道本未曾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渾齒古曰渾或作卓先慎曰御

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

先慎曰潛策外傳作閱御覽引亦作閱

宿昔而死

先慎曰宿昔策作宿夕

故厲雖

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

下

比於近世。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近世作近臣誤

未至餓死擢筋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鐵作鐵策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

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弨云於字疑

藏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集解卷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

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

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昭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據改。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顯廣折曰：句絕。罷器下當有脫字。

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露當作露，也。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露。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

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待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顯廣折云：今本下以

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衆言，得失今據盧校改。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

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卷篇：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卽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而顯廣折云：隸

本今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

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昭云：凌本淫下有刑字。顯廣折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論。又呂

氏春秋密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姑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顯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

本增。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

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盧文昭曰：很誠本作很。懷諫

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

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下不能其上。主

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

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

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

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

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

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

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

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

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近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恥。而專習。則

賊生。先慎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

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褻

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無地一本倒。

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

能自壽也。先慎曰數注壽保也。主數卽世。首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

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

徧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徧。盧文昭云一作學。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徧。諫按當作學。形相近。俞樾辨也。釋文辨衍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心悵忿而不訾

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必。先慎曰。皆量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

也。先慎曰。乾道本教上有欲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貴臣相妬。盧文昭曰。臣各本皆作人。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

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卽君之

父兄。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

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

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

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

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細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

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

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

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

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

先慎曰親讀爲

新 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

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多。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大作大字同而人主弗禁。則

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婿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

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辭字又作敖左襄二十一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盧文弼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臧本作傲下張本多同亡徵者。非

曰必亡。盧文弼曰一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本有也字

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慎曰下其字疑衍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

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

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

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論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人主不心藏而漏

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

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

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顯廣折云：今本之變作。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又其守之

不完也。此謂二守不完。二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

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

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

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

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

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

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

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

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顯廣折曰：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篤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

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二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二劫者止。三劫

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注者。止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止塞別本多同。顯廣折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

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

先慎曰：恩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

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

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蘇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顯說是也。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

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鳩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盜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蘇本挑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

左疑兀字之誤，挑兀蓋卽構兀之異文。楚之構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構兀春秋矣。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

先慎曰：御覽七百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屬。

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

加也。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利下有之字。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

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顯廣折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暈圍作暈誤當依此訂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

明王不舉不參之事。盧文昭曰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

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昭云倒今從張本凌本先慎案乾道本未誤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先慎曰拾補參

下旁注三字盧文昭云三凌本作參顯廣折云今本作二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

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盧文昭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參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慎曰趙本無皆之二字士無幸賞。顯廣折曰句絕無踰行。顯廣折曰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本書

南面藩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意殺必當罪不赦。凌本有罪有二字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

道本無矣字顯廣折云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徐勢起不相接私字下常有脫文先慎案矣字當有今據補盜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

勢起則復除重。趙用賢曰謂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徐徐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復除重

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先慎曰下云偏借其權勢即此義非天下長利也。

故曰。盜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

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聞之。盧文昭曰鬻張本作鬻下同水煎沸竭盡其

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於字顯廣折云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

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

先漢曰乾道本面上有然字盧文昭云然字衍張峻本無今據刪

刑罰之所以誅。常

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漢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

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

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

先漢曰衛嗣君貴薄

嬰以蔽如耳是也見七術篇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歸。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先漢曰是恐爲任者所制

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給前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

大臣之威。

顧廣圻曰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爲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作臣

人主釋法而以臣

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

先漢曰意林非作諱下同

非譽交爭。則主

惑亂矣。

先漢曰意林無亂字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

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馮爲忠信然後不禁

二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

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

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爲解而不加罪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顯廣折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

臣易言事者。顯廣折曰句絕。少索資以事誣主。顯廣折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蘇本同。今本少作必。謾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為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矯為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

王先謙曰多之。猶言賢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顯廣折曰誘下當有於事二字。誘於事者。困於

患。王先謙曰言如此者必為憂患。所困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上有事字。衍凌本無。顯廣折曰信不。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顯說是下云事雖

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蓄凌。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愾主。主道者。先慎曰謂為主之道。使人臣前言不

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任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

姤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一勢者用。王先謙曰

二勢者。主拒諫。臣緘。獸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

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倒張本。本作有必。凌本作知。有先。漢案張本是。今據改。又

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

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擲下當有末字。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顯廣折曰蘇本同。今本實作資。誤。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

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遁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擲下之意。同曉然於

主心有爲之者。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

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

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

先慎曰舊連上顯廣折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

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韋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顯廣折曰桓立其治。顯廣折曰藏本今本心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未諫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顯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

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

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是以前與上句相對是以愚賴窳墮之民。盧文昭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

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顯廣折云藏本同今本輟作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顯廣折曰桓故黃虎受阿

謗。顯廣折曰桓而輶小變而失長便。顯廣折曰桓按輶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顯廣折曰桓狎習於

亂而容於治。

顯廣折曰

故鄭人不能歸。

顯廣折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

必韓子此下尙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漢曰顯說是外儲說左下鄭縣人賣豚人間其價曰從遠日暮安暇語伊嘗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

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

顯廣折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

鄒衍之

事燕。無功而國道絕。

顯廣折曰未詳

趙代先得意於趙。後得意於齊。

先漢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肅云當衍代字

顯廣折云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今據補按趙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鏡安即其事也

國亂節高。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節作飾誤十道篇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

自以

爲與秦提衡。

先漢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秦不拔

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

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

先漢曰攻出二

字互

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

顯廣折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魏與鄴取九城即

其事

龐援揄兵而南。則鄴盡矣。

盧文昭曰龐援即龐煖亦作龐涓顯廣折曰援讀爲煖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援援煖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

有有名。顯廣折曰藏本今本不重有字王肅曰上有字讀爲又

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

先漢曰乾道本地作利盧文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

主

不得意而死。

先漢曰趙世家悼襄王九年卒

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

盡陶衛。

先漢曰魏安釐王事見有度篇

數年西鄉以失其國。

先漢曰魏景曆王事見史表世家

此非豐隆五行太一

先漢曰張陵本一作乙字同漢書天文志作泰一

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

先漢曰天

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數上不常有非字承上此非言下非數年在東也非字亦衍

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

在東也。

先漢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適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

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

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

顧廣圻曰四字

爲一句下洽強者王句同

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

不勝。

先漢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字皆書亦有相亂者先漢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

身臣入宦於吳。

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漢曰趙本宦作官

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越絕書請鍾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作宦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是其證

反國棄龜明法

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

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

顧廣圻曰二荆字皆當作

邢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

鄭。

先漢曰乾道本魏攻宋而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謂云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

今

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

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相承爲文也先漢曰顯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

上文

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

顧廣圻曰魏上當有說文此複說上文邢鄭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荆爲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故恃人不

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呂

存鄭。

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呂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呂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

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

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

富。顧廣折曰。則國雖小。臣富句絕。下文民雖寡。臣強句絕。國雖大。臣兵句絕。其句例同。先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

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顧廣折曰。弱者二字。臣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

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臣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

先慎曰。命。說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

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昭云。陵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上在

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慎曰。乾道本主以

作以主。顧廣折云。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昭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

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

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

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其友豎穀陽。顧廣折曰。十過。無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轅隔豎為子反友者。臣覺。權勳。痛淮南人問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報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

未冠之名。故杜以為內豎也。友字當為衍文。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

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

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

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慎曰與字當有說見十過篇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

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

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載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

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從憲令行之時。顧廣圻曰當仿行字

國律從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從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陸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

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

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三而國日削

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

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

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

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

道本無下字盧文昭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載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察意林臣下有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

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

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

盧文昭曰之君二字接本無

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

者先貴如令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邊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

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

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

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

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

微不能爲後人法守。故云道不可傳於人。

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

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

王謂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顧廣圻曰。按法句絕知下屬。

故佚而有功。

先謙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

折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謙案。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相承。今本是今據改。

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

亂主使民飾於智。

先謙曰。乾道本於作將。顧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

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

先謙曰。賞讀爲償。

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

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

先謙曰。流行也。而巧說

者用。

先謙曰。謂請謁也。

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

行。民聚而不知所道。

道從也。

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

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來作求。

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

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

與下而見殺對文。

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

先謙曰。比下疑脫。而見用三字。顧廣圻曰。疾下當有

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

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進諫者非必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先漢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臧本今本在下君

之立法。顧廣圻曰句絕以為是也。顧廣圻曰四今人臣多立其私智。顧廣圻曰此與上以法

為非者是邪。盧文弨曰者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漢曰顧讀諫當於下是耶句此立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為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語意相承者字不

當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漢過法立智。俞樾曰上邪字衍文

字為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

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據本作以邪為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漢曰俞說

非邪語辭屬上為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為智者並加曰字

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向作知字不誤

如是者禁。顧廣圻曰句絕主之道也。顧廣圻曰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曰禁字衍主

其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

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

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

官無私。先漢曰正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

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

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

而利臣。君不為也。先漢曰乾道本書作富為作行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

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顧廣圻曰臧本

字王先謙曰上
焉守于僞反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
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
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卷六

解老第二十一

盧文昭曰比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

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先慎曰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

王先謙曰

舍止也無舍言不能安其止

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

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盧文昭云。藏本張凌本有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爲之而有以

爲也。有以爲即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德則無德。王先謙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先慎曰乾道本作不得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慎案作德是今據改在字衍張榜本無今據刪。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先慎曰乾道本作不得則在有德。盧文昭云在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

爲無思爲虛也。

先慎曰說文故使爲之也。靈臺肅靜自歛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意爲虛所謂故也。

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

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

盧文昭曰所無疑倒

今制於爲虛。

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

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傳奕本無無字各本

無末也字按比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先慎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

盧文弨曰：凌本本作禮。先慎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

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

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慎按：拾禮有宜字。今依

增 子事父宜，賤敬貴宜。

先慎曰：乾道本賤作衆。顧廣圻云：蘇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蘇本

知

交友朋之相助也宜。

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今本宜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

親者內而疏者外宜。顧

折曰：今本無宜字。蘇本有。

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

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弨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盧說是。作情貌者，涉下條禮爲情貌也。而誤貌與飾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情用

相爲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

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

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

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顧廣圻云：今本其作

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

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

也。先慎曰：乾道本飾誤作飾。盧文弨云：凌本節作飾。今據改。

故曰：禮以貌情也。

顧廣圻曰：當衍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

勤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

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衆之爲禮與此君子之

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

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

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君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與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仍字異義同。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當作積。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

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盧文

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爲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提行此爲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

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

六引隋並作隨。八百六引銀黃作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案。樸而不明，卽下文實厚者貌。薄之意無樸字。

則文不成義。改從今本。故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誤。不知此卽本老子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楛，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薄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謂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論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同例。

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

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有此。緣下文樸心而衍。然則爲

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王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則爲禮之貌故曰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衆人之爲禮

也。人應則輕歡。

顯廣折曰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

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

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先慎曰依下文是以曰愚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

故曰。夫禮者

忠信之薄也。

顯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

而亂之首乎。

顯廣折曰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王先謙曰與物來順應異。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先慎曰忘與安通。左傳哀二十

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安。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安。比忘安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安以意跖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安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之。詹

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

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慎察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有今據補。

弟子曰。

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

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本脫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題。

詹何

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先慎曰御覽引無是字。角作頸。誤下仍作角。可證。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

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

先慎曰竭其聰明。殫其智力。使衆人之心爲之營惑。如華之末底。幾近之。

故曰。

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

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

曰愚之首也。

顯廣折曰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先慎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

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

先慎曰也字。德經諸本皆無。

而愚之首也。

顯廣折曰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

所謂大

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

顯廣折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

行

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

先慎曰徑絕即妄意度也。徑絕

與經絕同義
解見下文

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

顧廣圻曰去下當有禮字

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顧廣圻曰當衍好字

故曰去彼取此。

先慎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

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

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

先慎曰乾道本富下無貴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顯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

補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令福之所倚。

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

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顯廣圻云藏本有則字是也。先慎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

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

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顯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御覽

引有行字。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

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

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

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

故曰福

令禍之所伏。

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

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

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

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天子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子卜祝未詳。先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爲十倍之誤

猶失

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

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諫人曰孰知其極。

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

人莫不欲富

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

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

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漢曰與失路等下

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弼曰于故曰。人

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弼曰日字凌本無願廣折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

日固以久矣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漢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弼曰內外二字凌本倒言行相稱也。先漢曰稱副也昌證反所謂廉者。必生

死之命也。先漢曰謂能死節輕恬資財也。先漢曰恬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漢曰乾

道本心上有公字願廣折云今本公作立當衍此字盧文弼云下立字凌本無此字先漢案願說是今依凌本刪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

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弼曰誹張本作非先漢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墮禮記

曲禮上言不隨注隨不正之言願從自不言人之過惡處信則無不正之言然雖死節輕財。不以侮

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

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謂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願廣折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

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

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謂曰適衆

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先漢曰數音索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讎。先漢曰乾道本下下有之

字顧廣圻云今本 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行謂己之所行軌節即方

無之字今據刪 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衆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過也往舉猶正也是其證 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闕。先慎曰乾道本割作穢顧廣圻云穢本穢作闕今德經作害傳

本作闕經典釋文云闕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闕今案穢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爲貪即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闕傷也不以清廉闕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爲貪之義闕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穢本改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闕與各本全異

誤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

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

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色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

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

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

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書

謂德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

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

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

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盧文昭曰謂張本作爲先夫能嗇也。是從於

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慎曰：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

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

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謂作誰。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顯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謂皆作惟。今德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先慎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

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因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作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

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

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顯廣折曰：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先慎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積德而後神靜。神靜

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慎曰：河上公作剋。下同。無不克。本於重積德。

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

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顯廣折云：藏本

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

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

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

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

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顯廣折曰能上當有體。

道二字先慎。曰顯說是。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

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脫能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增。故曰。

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盧文弨曰。魏莫知其極四字疑衍。顯廣折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

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直根。有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

顯廣折曰。今德經柢作。替。傳本作柢。與此合。經

典釋文云。柢亦作替。今案替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直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卽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柢

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顯廣折云。今本所下有以字。依下文當補先。

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

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顯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

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顯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

日則亡五人之功矣。

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

矣。

先慎曰。治要無矣字。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

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顯廣折云。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編爲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爲一條。今據改易音爽益切。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

爲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爲一條。今據改易音爽益切。

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

之變業。

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謂之作之謂據治要改

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

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

先慎曰各本宰作渾案渾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夫之職當烹時而頻數撓

亂則宰夫不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舉鼎形相似因譌爲舉淺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渾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

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

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

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

者

人處疾則貴醫。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

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按當重血氣治而舉動理七字先慎案顧說是今據藏

本今本增三字

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

顧廣圻曰痔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痛也小徐本云讀若疔詩小弁釋文云憐韓詩作疔集韻四十九疔疔云或從壽先慎曰疔字不誤

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瘞小腫也疽癰也痺勞病也謂勞倦痔後病也愈就驚痺熱癰痔膠眼痺痔古本連文無庸改疔

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

輕恬鬼也甚。

先慎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荀子富國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輕恬對文是輕恬義近

故曰。以道莅天下。顧廣圻曰傳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

全異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亦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

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

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昭云傷下脫人字張凌本皆有顧廣圻云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上下兩也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本及今德

經皆有今據補鬼祟也疾人。

王儼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按人逐除之上刑戮民句例皆同

之謂鬼傷人。人逐除

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

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

民皆作人被韓子自作民先慎曰上當有非其神不傷人句惟趙孟上
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

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

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

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弼云峻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

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

則德交歸焉顧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慎曰以上見

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

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折曰外字當仿八字爲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

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

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

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物作淫通顧廣折云今

本作通淫誤先慎案顧說非禮王制疏淫謂通奢修是淫物奢修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修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矣下文得於好惡於淫物淫物連文是其證改從今本

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慎曰乾道本無積力於田疇五字顧廣折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

走馬以糞也顧廣折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先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昭云張峻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慎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

之今據盧顧校改

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

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

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

顧廣圻曰將當作將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比之時卻走馬以養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將批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

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批者據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

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

先慎曰將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

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矣。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

先慎曰而字依上下文當作則

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

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

盧文昭曰二經字張本作輕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輕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

徑險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為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徑讀為經是

經徑古通用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

姦。退則令善人有禍。

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既退之後更思剛伺中傷故令有禍也

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

民人多傷。先慎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

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釋文

王弼老子無此句非是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

羽。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不衣則不犯寒。

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慎曰俞說非比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

犯勝也

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

先漢曰。舊連上今提行。

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

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

則苦。

先漢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盧文昭云。張本不複痛禍薄外四字。苦下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張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爲一句。禍薄外則苦爲一句。下多複衍。先漢按。盧顧說是。

據張本。張本刪四字。依拾遺刪七字。苦痛雜於腸胃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爲一句。腸胃當作外內。則傷人也。慳。慳

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慳於欲利。

顧廣圻曰。今德經。慳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

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論老不誤。先漢曰。李約本。慳作甚。說文。慳痛也。古音甚。慳同利。當作得。顯說是。以上見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先漢曰。然可也。萬理之所稽也。

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

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

先漢曰。顯說是也。道字。迥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王先謙曰。薄迫也。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

理之爲物。一之。一制萬物。各異理。

王先謙曰。制上之字。衍。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漢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

顧廣圻云。張本今本重今據補。

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王先謙曰。稽合萬物之理。不變則不化。故無常操。先

謙曰言不執一。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

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

古不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

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

赤松得之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

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

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以為明乎。其

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

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乾道本事作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道譬諸若水。先慎曰意。林諸作之。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

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

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

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先慎曰

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先慎曰趙孟頫本。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虛

本無物字。虛

文昭云張陵本有今據補。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

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先漢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

具作俱。誤先。慎察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

定理。先漢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盧文昭云謂常下者字衍。張陵本俱無。顧廣折云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慎察顧盧說是。據改無攸易。

謂無所變易也。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漢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昭云所字衍。張陵本俱無。顧廣折云藏本無所字。王簡云常字句絕。先

慎察顧盧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顧廣折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之。故強二字。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折曰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字先漢

也。然而可論。王先謙曰。惟有名故可言。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曰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字先漢

曰見第一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

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漢曰者字。緣下而衍。十有三者之

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徙也。故曰。生之徙也。十有二者。盧文昭曰徙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

折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徙。十有三也。先漢曰也者二字皆衍。至其死也。先漢曰乾道本至下無其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有其字。今據補。十有三具

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徙亦有十二。先漢曰有十三字。誤倒。故曰。生之徙十有二。死之

徙十有三。先漢曰據此明上有也。字者字皆非元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

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

地也。盧文昭曰下死字衍。凌本不重。先漢曰盧說。誤見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廣折曰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顧廣折曰當於此句。亦

十有二。

先漢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顯廣折云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為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

橫案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

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

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

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

先漢曰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顯廣折云今本

兕虎作風露今據改

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

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

先漢曰乾道本瘞上術虛字顯廣折云藏

本今本無虛字今據刪

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

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

顯廣折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漢

曰上卸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

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

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

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顯廣折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

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

虎。先漢曰河上王弼本兕虎作虎兕傳本與此合

入山不恃備以救害。

顯廣折曰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甲兵。

本備作被顯廣折曰藏本作被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案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漢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絳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

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

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

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先漢曰乾道本容作害顯廣折云今本作容德經亦作容先漢案釋名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害乃容字形近之誤改從今本

不設備而

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比合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先慎曰德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虛文昭云張凌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

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

必行之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從事亦不疑。先慎曰乾道本其上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沉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

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曰此與上故謂

之善攝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

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理定而物易割也。

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謙曰有體謀者能快議於大庭故欲

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

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

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

為成事長。王先謙曰為字衍謂為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為字是以故曰。顯廣折曰以下當有脫文先謙曰顯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日或作故日是其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顯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韓子自作事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

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

以守則固。顯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先謙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勉而不避於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匣老子慈上有夫字夫

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顯廣折曰德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

也當是韓子所引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審心故天救而生之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

謙曰盡下之字訓為往天下之道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

寶。持而寶之。先謙曰河上王弼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比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顯廣折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先謙曰各本連上今依拾補分段所謂貌施也者。顯

折曰德經作淮施是畏比未詳先謙曰貌飾也下文所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謙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

謂飾巧詐也施讀為逃逃邪也說詳老子集解佳麗也。先謙曰謂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云徑邪不方正也此大字衍

獄訟繁則田荒。

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

田荒則府倉虛。

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

府倉虛則國貧。國

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

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

先慎曰王弼河上公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

獄訟繁倉廩虛

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

先慎曰國之受傷猶身受利劍之刺

故曰帶利劍。

先慎曰此下未解

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

顧廣圻曰十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

故曰資貨有餘。

盧文昭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

先慎曰乾道本作下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

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

先慎曰鐘古鍾用鍾

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

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等作夸今據韓子自作等先

顧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補校張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

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

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

先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

先慎曰德經善

捷者。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

先慎曰德經善

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輟。經典釋

文不輟。張劣反。喻老篇作輟。先慎曰：此亦當作輟。

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

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

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拾補引馮校增。

無用之物不能動

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

盧文昭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一例。顧廣圻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

治鄉

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

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與豐均

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傳本曾作博。按

曾傳同字也。

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

則萬不失一。

先慎曰：用此程法。語觀動止自無不知者。

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顧廣圻曰：藏本有此

句。德經亦有先慎曰：乾道本脫以鄉觀鄉四字。據藏本補。

以邦觀邦。先慎曰：王弼何上本邦作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

然也。以此。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韓非子集解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弨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

顧廣圻曰：遠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 先慎曰：解老曰：當作日。 有也字說詳

上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蝨蟻。鷙雀處帷幄。而兵不

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先慎曰：解老有矣字。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

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

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弨云：凌張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無則字。誤按則讀爲即。本並上句亦添則字。非也。先慎案：藏本

張凌本即沿乾道本下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爲罪。承夫治國者言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今並依今本刪。

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

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

盧文弨曰：凌本梁作良。

遂卒被分。

云國分爲二。

漆其首以爲浚器。

先慎曰：說苑建本篇作酒器。說文：浚，浸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浚麵土。虞禮明齊發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浚。釀此酒也。浚器即釀酒之器。淮南道

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榼，榼也。皆爲酒器。後人不識。浚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浚於豕牢而得文王（韋注：少浚，小便宜言其易也）之浚釋之。

故曰

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

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先慎案：此與富

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今據補有國者不務廣土。先圖自立。邦基既定。故可霸王。

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

先慎曰：不求於外。先修其內。身體無急。故可富

貴。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先慎

曰德經句上有故字本書當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為當作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凌本提行今據改

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

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沙石無受利地荆楚開有穀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辰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慶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曰史記孟孟傳九世作十世

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

顧廣圻曰故九世而祀不絕

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顧廣圻曰德經兩四字先慎曰王弼有以字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

離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世孫叔敖之謂也

先慎曰見五十三章

制在己曰重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王先謙曰重可

御輕靜可鎮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顧廣圻曰今道經君

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下也字皆無先慎曰此與上二句道經連文不應有故曰二字故曰當為是以之為道經作是以即其證傳趙本輜下有其字

邦者人君之輜重

也主父生傳其邦

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自稱為主父

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

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

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

先慎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國主父宮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

失君

顧廣圻曰臣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接上文云重為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

主父之謂也

先慎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閉言閉疑上之誤失則不可

復得也

先慎曰失其勢重則不得為君

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

魚不可脫於深淵。

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先慎曰深字衍唐諱編改深後人回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端亦無深字即其證

賞罰者邦之利器

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

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

故上句當有今據補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先慎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書醜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

作邦案國爲邦字避改說見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觀按觀示也觀字非

吳兵既勝齊人於

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

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韋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

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

故曰。將欲翕之。

顧廣圻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倫河上本作噲先慎曰古無噲喻二字梁簡文作歛說文歛縮鼻也歛有縮

義故與張爲對翕乃歛之省文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先慎曰河上本欲或作使非

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

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

先慎曰將下當有欲字

遺之以廣車。

先慎曰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高注

顧大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顧廣圻曰道經取作奪

起事於無形。

盧文弨曰當分段先慎曰盧說誤至弱勝強也合上爲一章

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

顧廣圻曰是上當有故曰二字

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顧廣圻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爲近之先慎曰顧說是以上見二十六章

有形之類。

先慎曰舊遠上今提行

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

先慎曰族衆也

故曰。天下

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均無兩之字傳本有

是以欲制物者。於

其細也。

先慎曰是以下有說文此當承上兩句言乃與下引老子合

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

盧文弨曰張本難下大下

並有乎字。顧廣圻曰：藏本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字也。字皆無。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積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

焚。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為煙。煙誤為煙。又轉寫為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煙。陳禹謨本刪去。說文：煙，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標，避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

防容燼而無邑。殺人突泄一標而焚宮燒積。今本標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淮南人開訓曰：千里之隄以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今本亦誤作煙。御覽卷五部四引此。正作標。語意

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中標。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顧廣圻曰：白字當衍。先

復。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先漢曰：易師丈人吉。鄭注文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為位尊者。之稱。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積土塗以備火之

乘隙而入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先漢曰：初學記二十五引：難患互易。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

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先漢曰：各本無疾字。盧文弨云：無下脫疾字。新序史記扁鵲傳皆有疾字。今依拾補增。扁鵲出。桓侯

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

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

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先漢曰：乾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出字。先漢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漢曰：還走反走也。桓侯故使人問之。先漢曰：張榜本無故字。扁鵲曰：疾

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漢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在肌膚。鍼石之所及

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盧文弨曰：火齊新序作大劑。先漢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郎中令循不得前後。後漢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大后病難於大小

腹瀉。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感字新序無。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

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顧廣圻曰。日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先慎曰。各本連上盧文。昭曰。當分段今從之。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

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盧文昭曰。

張凌本無待之二字。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先慎曰。公當作君。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

取入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

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滅亡隨之耳。今日晉滅虢。明日虞

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此二

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

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圻曰。德經

皆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象昔者紂爲象箸。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而箕子佈。盧文昭曰。佈。史記淮南作唏。凌本同。此自

林上同。先慎曰。顯說非說。文。佈。惶也。佈。或从。布。聲。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按下文。吾懼其卒。故佈其始。卒言。懼則始。當言。懼不得於始。卽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唏。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佈。

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劍。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鹿

象豹胎。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盧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云。鹿。讀爲。菽。先慎按。顯讀。誤。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鹿象之。約高注。鹿。旄牛也。旄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作。鹿。字。誤。說

林上篇亦作旄象。鹿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短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

獨之襲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為短短也短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慎曰則下當有必字說林上有是其證吾畏

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俞樾曰段氏王裁謂炮烙本作炮烙史記索隱引鄭經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

音古責反觀鄒揚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為亦相似段氏此說

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烙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朝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烙為

齊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烙為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

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為飲食奢侈之事別為一義蓋為銅格布火其下欲飲者於肉圃取肉置格

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為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

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為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云糟邱

酒池肉圃為格格即炮烙不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烙之格明矣高注

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入欄墮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

古書說炮烙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

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為淫刑此炮烙與肉圃糟邱酒池並言則指登糟邱。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臨酒池

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王弼作曰淮南同。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句踐入宦於吳。先慎曰舊連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親為夫釜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大傳屬官有先馬如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汲黯傳作洗馬是其證。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百二十三文王見詈於王門。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引於作破。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日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先慎曰張榜本禮作曹登糟邱。先慎曰張榜臨酒池

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

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爲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章

宋之鄙人

董文昭曰下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先慎曰見左襄十五年傳二柄篇有子罕當別一人

子罕不受鄙

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

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顧廣圻曰

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

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調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先慎曰依淮南作徐是

也徐馮爲徐字形近之誤後人又加士於其下耳

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

王潤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應調時上有知字乃誤衍當依

此訂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

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慎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

今子何獨負之

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

先慎曰高誘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

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

者不以藏書篋

王先謙曰書字當在藏字上

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

先慎曰河上公注復之者使反本也

是學

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先慎曰王弼注學不學

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尊之因隨物之容

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微逗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

待雖琢而聽其自然以成形

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

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

爲楮葉者

顧廣圻曰象列子說符篇作玉

二年而成豐殺殺莖柯

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鐘先慎曰作豐是豐殺謂肥瘦也殺音所拜反

毫芒繁

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

先慎曰列子同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亂作雜別作辨

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

邦。顯廣折曰功列子作巧先漢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特道化而不特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贈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誤

列子聞之曰

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先漢曰白孔六帖引天地作造化寡作鮮

故不乘天地之

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

先漢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趙本有依上文當有改從趙本

此

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減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豐

年大禾。減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減獲有餘。故曰

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顯廣折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漢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虛文昭云當分段今從拾補

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

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

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

顯廣折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

字亦作見先漢曰闕河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闕四也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蓋穴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老子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自作闕

此言神

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

顯廣折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僞說右下皆同先漢曰顯說

得存其真耳虛本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

俄而與於期逐。二易馬而二後。襄主曰。

先漢曰趙本主作王誤

子之教

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

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

遠。非先則後也。

先漢曰誘道誘馬於道也

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

顯廣折曰今本上作向先漢曰上向古通張榜

本何作可誤。此君之所以後也。先慎曰此當連下爲一條

白公勝慮亂。先慎曰秦策高注慮謀也

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顛廣折曰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銳上貫顛按顛即

顛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顛或爲還可借證矣。先慎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顛作顛

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

將何爲忘哉。顛廣折曰爲淮南子列子作不先慎曰作不是爲字誤

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顛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

少傳本作鈔與各本異

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王先謙曰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

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顛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隨時以舉事。因

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先慎曰趙孟頫本不作無以上見四十七章

楚莊王莅政三年。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盧

弼曰張凌本座作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二年不翅。不飛不鳴。顛廣折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

名不同呂氏春秋重言篇不翅作不動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顛

廣折云載本今本無觀字今據刪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則法也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

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

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顛廣折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

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害字不當有蓋與善

形近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顛廣折曰傳本希作稀按希稀同字也先慎曰傳本音作言與各本

全異見四十一

韓非子集解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一一三

楚莊王欲伐越。

盧文昭曰連下為一條顯廣折曰荀子揚倅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

莊子諫

曰。

先慎曰乾道本莊作杜顯廣折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

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

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盧文昭云愚字衍張峻本無之智當作智之舊倒鱗王肅云愚下有脫字先慎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

承此句王肅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先慎曰御覽引無自字睫作皆

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躑為盜於境內。

先慎曰乾道本躑上有蹊

字顯廣折云誠本今本無蹊字按蹊字當衍荀子讓兵篇莊躑起楚分為三四揚倅注引此無蹊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躑將兵又云莊躑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為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篇云莊躑之暴郢高誘注莊躑楚成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篇云跖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躑也皆大盜人名躑誤作蹊校者旁改途致兩有先慎按顯說是今據刪

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

先慎曰乾道本欲上脫而字盧文昭云張峻本有先慎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

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顯廣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未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誤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

子夏見會子。會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無也字

會子曰。何

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

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

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

仲無道也。

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

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

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

迷。先慎曰知讀為智。趙本大作大誤。

是謂要妙。

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公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

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

先慎曰以已同。

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

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慎曰言

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紘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

俞樾曰事字衍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僕與行為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為行之事也。

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

先慎曰長音直良切。

公雖為僕。王

猶使之於公也。

先慎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

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

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

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

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

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誠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慎案趙本君亦作已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

太宰因弗復

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

顧廣圻曰白戰國韓策作九

將復立於天子。

先慎曰立於二字當衍策無

彭喜謂鄭君

曰。

顧廣圻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術篇魏王謂鄭王曰又因梁鄭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

君勿聽。大

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先慎曰惡鳥路反

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先慎曰策大小下並

有國字

晉人伐邢。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

不做。晉不做。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

做晉。齊實利。

先慎曰齊當為其之誤下其名美此言其實利明不當作齊

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王謂曰實字衍桓公

乃弗救。

子胥出走。

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慎曰吳越春秋作伍子胥與此同

邊候得之。

先慎曰候吏也吳越春秋作關吏欲執之

子胥曰。上索我

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

上有邊字因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關吏因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

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

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

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

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先慎曰十過篇作宣與此同

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顧廣圻曰說苑權謀

篇作任增按魏策與比同古今人表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間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儲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即王之誤任王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

何故不予。宣子曰。

無故請地。故弗予。

先慎曰請當為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

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

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盧文昭曰：伯張峻本作氏。先漢曰：策亦作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

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先漢曰：王應麟疑此為蘇秦所諷周書陰符之類。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

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先漢曰：質的也。存韓篇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義正同。君曰：善。

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

氏應之內。智氏自亡。先漢曰：策自作徐說苑亦作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

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

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先漢曰：輟一本作輟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顯廣折曰：宋衛策無孫字。荆大說，許救之，甚歡。顯廣折曰：歡當從策

作勸高注勸力也。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先漢曰：策說下有甚字。必

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

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顯廣折曰：刻趙策作利。君過矣。魏

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

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顯廣折曰：蘇本今本重許之。策有歡當從。策作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

顯廣折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即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

田成子去齊。走

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

先廣曰：各本作涸澤。誤倒。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涸澤。今據乙。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先廣曰：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

類聚御覽引有子字。無者字亦誤。今依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

人必以我爲神君也。

先廣曰：乾道本無必字。盧文昭云：人下脫必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有必字。今據

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先廣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顯廣折云：誠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當有先慎案而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亦有

今據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

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

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

顯廣折曰：句絕。

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

顯廣折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卽。非姚校一本同。

此者問其巷而不知也。

先廣曰：各本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此涉上文而誤。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無人字。今據刪。

吏因囚之。君

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魯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廣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

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膠鬲曰。顧廣圻曰膠鬲策作膠案膠鬲同字本書雖一吾欲兩用公仲公叔。

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

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漢曰犀首一犀犀首張儀作禮禮餘亦不同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

黨。顧廣圻曰此樹上脫內字策有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作或按或有同字以驕主內。顧廣圻曰此衍

內字策無先漢曰此內字即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良九三日良其

上文樹下內字錯移在此。限列其資大戴禮會子天圓篇曰割列種莖管子五輔

篇曰博帶黎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駟列兩服入廡）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

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割形與割相似因誤爲割說文割分解也從刀角聲製繒餘也從衣割聲今九經中分列

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則王之國危矣。若不誤爲割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

紹續味醉寐而亡其裘。先漢曰御覽四百九十宋君曰。先漢曰御覽醉足以亡裘

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盧文昭曰而字孫云衍先漢曰今在酒誥中楊

之。簫俄空焉。今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錄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常酒也。盧文昭曰者字舊誤在上彝酒

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先漢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春往冬反。

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漢曰各本寸上有一字而

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漢曰

聖人上無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此謂管仲、隰朋之聖智，尚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

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

先慎曰：楚策三重，謂者二字是也。此說。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先慎曰：謁者，慢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

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

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

先慎曰：眈，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矚，下同。注云：大呼切。閉目也。蓋即韓子舊注玉篇矚閉一目也。本此為訓，眈為目旁毛義，稍隔。

君曰：

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眈君，奚為不殺？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作瞽，眈兩目，君奚弗殺。

君曰：不能勿

眈。惠子曰：田駟東欺齊侯，

先慎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為眈。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字，言明不當作慢。今據改。

南

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

先慎曰：瞽以閉目為常，駟以欺人為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

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

先慎曰：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上官字作宦，據趙本改。

犁鉏曰：

假人於越而救瀟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

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

盧文弨曰：周君二字當重。

患之。馮沮曰：

顧廣圻曰：即周策之馮且也。沮且同字。

嚴遂相而韓傀貴

於君。

顧廣圻曰：與本書六微篇及韓策不同。

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譴

曰。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顯廣折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下孟孫歸及六微歸。居三月文法正同。盧顯二家不知自上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公字。今據補。

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先慎曰御覽。引無重字。雖然。不如公子食我

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施貴鶴篇而作。以其子在中山。中山

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初學記引啜並作饜。淮南

人間謂作文侯謂堵師贊曰。顯廣折曰堵魏策作魏姚姚云後語作堵。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

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先慎曰吳語韋注罷歸也。謂樂羊歸自中山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

心。孟孫獵得麋。先慎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連上自樂羊爲將至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爲一條是也。今據改。使秦西巴持之歸。先慎曰各本

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複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爲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文類聚六十六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說苑亦無今據改淮南子作持歸烹之。其母隨

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麋。先慎曰各本適

字據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麋安在。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

以爲其子傅。先慎曰淮南子說苑居三月作居一年。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

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

以有罪益信。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比誤治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

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先慎曰：乾

道本無之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昭云：脫凌本有先慎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喻老亦有今據補。

以為象箸必不

盛羹於土釧。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昭云：凌本有必字。先慎案：喻老亦有必字。宜作釧。御覽七百五十九引同。今據改。

則必犀玉之杯。玉

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

下。先慎曰：喻老篇作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

人見微以知萌。

顯廣折曰：萌當作明。

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慎曰：知不備也。

其發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

江學曰：商蓋，商奄也。

辛公甲曰：

先慎曰：即辛甲。大史見左襄四年傳。一曰：辛尹晉語所謂文王訪於辛尹者也。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顯廣折曰：懼當作懼。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

箕子謂其徒曰：

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作從。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

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

先慎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縞曰縞。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

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

先慎曰：說文：履，履也。屨，足所依也。是履為足踐之通稱。

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

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殿尙白而縗衣裳是周以前衣裳皆用縗玉藻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則周人惟冠用縗耳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

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

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所當

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

生倒樹之卽生。

先慎曰策卽作則二字通

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

生楊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盧文弨云凌本則作卽揭下有矣字先慎案策亦有今據補

至以十人之衆

盧文弨曰凌本至作夫先慎曰策作故

樹易生

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

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蚋

先慎曰乾

道本蚋上無而字顧廣圻云臧本今本有先慎案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蚋乃蛆之俗字廣雅釋言蚋縮也

又蚋之假借說文蚋下云蚋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蚋蚋並音女六反義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

縮已蚋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

先慎曰言不能爲祟也趙本及作反誤

今季孫乃始

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

先慎曰見人表第五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二面皆暢南望隰子家

之樹蔽之。

王先謙曰家之二字誤倒

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斲數創。

先慎曰斲創也見儀禮上冠禮

注數音所短反言斲創其樹創未多也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先慎曰數愈也

隰子曰古者有諺曰

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

盧文弨曰大事二字張作事事大三字

而我示之知微我必

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

先慎曰莊子山木篇楊作陽壽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隔二字古通本書自作楊下揭朱之弟及此皆作楊東之當依莊子作宿於下重遊旅

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

先慎曰莊子作逆旅小子對曰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

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先慎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

先慎曰書益稷

鄭注成猶終也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終與同室未可必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

者。倍其所以嫁。

盧文昭曰反上脫自字張凌本有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張凌本涉下文而衍自字耳

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

也。而自知其益富。

顧廣圻曰知讀為智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先慎曰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嫁子

無異也

魯丹二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

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刪

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

我。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反作及先慎案及反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誤今據改御覽引及見二字作交

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

我。先慎曰意林有者字

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林有也字

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聞。中山君

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

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為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與此話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為故也

公

孫友自剛而尊百里。

盧文昭曰友當作支先慎曰盧鏡是左傳作枝枝支同字

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

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盧文昭云所下脫以字張凌本有先慎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

慧子曰。

盧文昭曰慧惠同

者東走。

先慎曰趨本狂作往

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

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集解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顯廣折曰藏本連前為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踈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踈馬。其一人舉踈馬。

其一人 顯廣折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慎曰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為失相上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為其其亦可訓為之舉踈馬其一人即謂

舉踈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為疊句論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後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踈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踈故舉踈馬之一人自以為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

非失相也文字極為從 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踈。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

順一經語誤後不可讀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顯廣折云今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 此其為馬也。踈肩而腫膝。夫踈馬也

曰。子非失相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顯廣折云今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 此其為馬也。踈肩而腫膝。夫踈馬也

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任腫膝。

顯廣折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任腫膝顯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踈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踈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

其為踈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踈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無意義則即上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先慎曰論本任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為衍文而不知衍 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

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 先慎曰意林

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先慎曰語意不完疑有脫

衛將軍文子見會子。會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臬。 先慎曰各本無見字

御覽一百八十八引

身下有見字今據補說文與宛也室之西南隅謂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爲悔而不敬也

文子謂其御曰會子愚人也哉以

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悔也會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

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尙銜羽李善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折曰翮周同字集韻又云翮翮羽者即此

重首而屈尾將欲

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趙用賢曰疑有脫文

鱣似蛇

先慎曰鱣即鱣假字

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魚者持鱣

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引

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握

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先慎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

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

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

言而上用者惑也

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惟南子紀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者爲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字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即隱鬻淮南

書語蓋尙得其指比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或古字與或通用或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略同韓子引之者以况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言之不可爲常耳

桓赫曰

顧廣折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

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先慎曰乾

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

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

而不見武王

之滅之也。比于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事而不知事。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典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死。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

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竝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

王引之曰鞅爲馬頸韉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鞅也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鞞也或謂之拾或謂之發著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苑闌篇童子佩鞞毛傳曰鞞珠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攸毛傳曰決鉤弦也拾發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扶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扶謂引弦矰也拾謂鞞扞也鄭禮記決發鄭注曰決發關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華指以鉤弦關體也發射矰也以韋爲之著左

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

王引之曰扞弓當作扞弓扞字從干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舒滿弓有所擣也字或作

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打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打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爲號之弓高注曰打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擊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打字皆誤打惟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

先慎曰說文涯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說文

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先慎曰。乾道本富。上有以字。顯廣折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其富已足者。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先慎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因佯失而

毀之。負其百金。孫詒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韓詩外傳。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通省。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還。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贖今人多云陪。備負陪聲近。字通。陪俗作陪。古無此字。而理其毀瑕。得千益焉。顯廣折曰。今本盜作盜。誤。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鎰焉。事有舉之

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駟妒之。因曰。臣能擿鹿。盧文弨曰。擿音窳。旁擊也。見王。王爲御不

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駟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陳。杜注。子西子比。言公子當即公孫朝。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

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

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即爲廬於南門之外。較公子所說爲更易矣。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

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

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食堯。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堯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一蝨過之。先慎曰。御覽引過作遇。曰。訟者奚說。

三蝨曰。爭肥饒之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

位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為耶言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先慎曰若本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

作母御覽引作身是今據改 菟臞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卷首至此菟本脫

蟲有蠅者。或作 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先慎曰乾道本蠅作就爭下無食字乾下有也字遂相殺下無也字有因自殺

三字張道本蠅作就遂相殺下有食自殺三字盧文昭云就蠅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蠅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齧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二字衍俱依顏改下就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蠅亦古之臞字舊注當云或作臞臞本今本皆作就王爾云供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蠅也臞本爭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蠅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人臣之爭事而

亡其國者皆蠅類也。先慎曰乾道本蠅作就說見上

官有聖器有條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條聖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依繪本提行 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

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

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先慎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昭云下 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

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慎案八字涉下文而搜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

以我滿貫也遂去之。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昭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 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

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

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

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

子西之誤。子貢舉其鈞名。子西曰：寬哉！不被於利，何必鈞名？絜哉！民性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舉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爲曲，直者則爲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子西曲爲曲，直爲直之語。此孔子聞之而知其不免也。今誤子西爲孔子，義不可通。

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集語引此云：宋本提行誤。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

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

過者也。先慎曰：孟子趨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越顧廣圻曰：越魏策作會按又作霽皆同字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

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

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先慎曰：策作必

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

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

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先慎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臧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慎案作先者是今臧改。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被也。秦醫雖善除。先慎曰乾

道本秦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漢案養字涉上。下文善字而誤。衍此與上。巫咸雖善祝對文。不當有養字。今據各本刪。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

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虜作備。委作衣。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

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蹇山餘多不同。先慎曰。御覽三百三十八引作吳使沮衛蹇融蓋盡於荆師。

荆將軍曰。先慎曰。乾道本。荆作而。顧廣圻云。今本而作荆。今據改。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

吉乎。曰吉。先慎曰。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慎曰。乾

道本。以作欲。盧文弨云。欲張凌本作以。今據改。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盧文弨曰。人凌本作

臣為字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

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

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

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交。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樽里子傳作仇。猶首者。會之誤。本書說林上。釁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姪。呂氏春秋。權勳。寫作夙。姪高誘注。或作仇。

會夙。夙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夙。猶懸。漢書地理志同。而道難不通。先慎曰。呂氏春秋。秋作而。無道也。此難不二字。疑衍其一。乃鑄大鐘遺仇由之

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曼。先慎曰。枝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之下同。不可。

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以來，卒必隨之。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折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先慎案御

驚引正作必今據改

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馳至於齊。

七月而仇由亡矣。

顧廣折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先慎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

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

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與

作以誤盧文弼曰以張本本作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

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顧廣折曰說苑權謀篇云

遂取東國以賂之。

荆伐陳。

先慎曰說苑指武靈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

吳救之。軍聞三十里，雨十日。夜星。

顧廣折曰說苑指武靈云

雨十日十夜晴按星正字作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曜三文先慎曰姓星疊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曜精明也韋昭注精清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曜

雨止無雲也是曜性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

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

先慎曰御覽十引陳作有戒

左史

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

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

王潛曰子字衍篆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慎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

孫說非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

荆王弟在秦。

先慎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

先慎曰御覽八

資臣百金。

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

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

先慎曰乾道本壺作壺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

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賓諸壺丘注壺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

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日御覽無也字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

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

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

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顧廣圻曰藏本鍊作鍊鎰作鎰按作鎰是也鍊當作鍊鍊諫同字也先慎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

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穎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慎曰說難篇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

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先慎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以巷人告者爲

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

之罪。

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

道無明過之惡。

先慎曰各本惡作惡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

作惡今據改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

韋以自緩。

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弦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韋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先慎曰治要安作闕說見難言篇意林心作性

故以有餘補不足。

先慎曰張榜本無有

字盧文昭云脫張凌本有願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諫先慎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有有字

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

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

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昭

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

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

先慎曰治要朱作婁下同

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

先慎曰治要朱作婁下同

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

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便道不可而言

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

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二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

深矣。

盧文昭曰賢聖舊倒今從張凌本撲作撲

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

能自舉。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樓下脫之字張凌本有今據補

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

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慎曰非。讀為諱。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創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新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法疑作繩。大體繩

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顯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

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

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

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凌本作長。國家久

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

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先王寄理於竹帛。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慎曰。句絕。今使人饑

寒去衣食。先慎曰。乾道本作令使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今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雖賁育不能

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慎曰。盧文

張云張凌本亦作則

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

先慎曰既盡而猶索之故下以實對

無有則輕法。

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

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顯說是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

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

先慎曰其字當為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為文明其為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即其證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

先慎曰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

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先慎曰謂以拂

耳之言為福也

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顯廣折曰七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

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

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

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

先慎曰盧文弼拍補改身為臣顯廣折云

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為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為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慎案顯說是

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

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

生。以無功御不樂生。

顯廣折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本是今據刪

不可行於齊民。如此

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

盧文弼曰齊下

脫故字張凌本有先慎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

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

主。

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

桀天子也。

盧文昭曰凌本作以成其篡弒也。顧廣圻曰故臣得舉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延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

康王割疆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疆以天性前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顯說是凌本不得其義而改之耳。

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

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僇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慎案詐僞爲

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

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顧廣圻曰。本同。本大有矣字誤。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盧文昭云。凌本正作而。顧廣圻云。正字

當衍。先慎案顯說是今依凌本改。增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

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

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

世而道行。

先慎曰乾道本作遺。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遺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道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

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

而德結。

先慎曰。顧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

能立道於往古。

先慎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而垂德於萬世

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

盧文昭曰。其備

足以必完句。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

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

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

先慎曰。此當有脫字。

而顯爲賁育。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

爲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作守先慎曰中字是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即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

俱正。盜跖與會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乾

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日乾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慎曰已

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已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

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慎曰乾道本貞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而衍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平。而齊民

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先慎曰乾道本務作耳顧

廣圻云今本耳作務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善法失人不能禁

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何作可今據趙本改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

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

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

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

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下有字乾道本發作應請今據改故千金不亡。邪

人不壽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

而盜跖止

王先謙曰句絕

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

大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

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或即以爲孔子弟子宰我也大卿晉臣言無爭奪亡滅之

得而載著

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

傾取之患

先慎曰拾補曠作暝盧文弼云暝張凌本作曠先慎案作曠者是莊子說劍篇曠目而誤難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

先慎曰乾鑑本無於

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

盧文弼曰扼腕同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

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

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會史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爲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特比干之死節

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盧文弼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

不幸亂

臣之無詐也恃法之所能服

盧文弼曰恃凌本作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怯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

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

先慎曰如字衍

故君人者

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

盧文弼曰賞凌本作法

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

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

貪

王爾曰惑字有誤

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

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

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昭曰馬倭本作矯王先謙曰倭本非也馬服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

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昭云訟字秦本無顯廣折云訟字衍比涉下句而誤先慎案飭令篇亦無訟

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勑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

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任心治相對為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堯不能正

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老矯安作忘說詳彼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

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制剛先慎曰中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

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則萬不失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慎曰治要守上有而字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

少罪。而不見偃剖背。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諫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

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

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折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以法教心。顧廣折曰此教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者。

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漢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折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家改如

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

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先漢曰安危儲云一曰斷制於繩之內二曰斷制於繩之外是也

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為父楊倞注簪形似織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攢而縫也說文金部鑿可以綴著物者簪即鑿之段字亦或作摺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鑿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摺傳寫因誤為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

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

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

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

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一。謂一身兩

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

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輕侮人愉快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

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漢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折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今據改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

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

先慎曰乾道本不
提行今依趙本

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

不能盡力而務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見
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

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

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

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小作而誤

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

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

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

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

先慎曰
蔽當作

被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

先慎曰乾道本連
上今依趙本提行

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楛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

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

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

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

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

先慎曰見說林
上魯穆公條

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慎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

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

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

先慎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即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

若水之流。

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

谿。

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盧文弨云則字凌本作而下。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慎案。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

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

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

船則浮。鎔銖失船則沈。

先慎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並作舟。

非千鈞輕而鎔銖重也。

先慎曰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

弨云金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說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

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

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

成。名實相持而成。

盧文弨曰尊主下屬校。係以尊二字持張本作特。王潛曰當衍一主字。先慎曰王說是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

形影相應而立。

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

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

故曰。至

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

便於事。

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慎案。有便字。是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

立功者不足

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

稱實者也。盧文昭曰：張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

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

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

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顯廣折云：藏本明作名。王潛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名

作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昭曰：蔡詒毅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

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慎曰：御覽引智作欲。不以私累

已。先慎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

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先慎曰：用人篇用入篇

云：隨繩而斷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

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顯廣折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致

即至字誤而被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先慎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趙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

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

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

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鉤作鈞。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

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

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

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

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盧文昭曰。少。凌本作無。顧廣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慎曰。乾道本畢作必。今據治要改作畢。太山不立好惡。

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

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先慎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

先慎曰。治。要注怨。舊作愆。改之。上下交順。先慎曰。乾道本順作撲。盧文昭云。撲。凌本作順。今據改。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

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集解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由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先慎曰即內儲說下 七術 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

觀也○先慎曰注誤方言十鑠未結緒也南楚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結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竝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為臣壅塞矣若訓為直則與下文 一曰必罰明威 二曰信賞盡能 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先慎曰責下謂責臣下專

司之事下云責下則人臣不參是也注未明晰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詭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慎曰乾道本注詭而下衍同字今從趙本刪 六曰挾知

而問 先慎曰下文知作智字同 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由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本提行今據改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先慎曰拾補壅改 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有

堙虛文邪云後凡擁字皆本作堙先慎按趙本注其作各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

見此識靈公偏聽子瑕○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願廣折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

亂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 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身

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比上五說 嗣公欲治不

而江乙之說荆俗也 荆俗不言人惡故自公得以為亂○先慎曰乾道本乙作乞 嗣公欲治不

知 謂不知治之術也 故使有敵 恐其所貴臣妾掩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 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

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 而察一市之患 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况三人乎○

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 先慎曰乾道本注虎上衍之字今從趙本刪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

在董子之行石邑。

董子至石邑象寢廟以立法故趙國治也。

與子產之教游吉也。

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先慎曰趙本注火誤作吏。

故仲尼說隕霜。

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

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

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

去之。○盧文弨曰注將

行一本有官名二字。

而公孫鞅重輕罪。

公孫鞅以謂輕罪向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先慎曰守當作止注不誤。

而積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

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盧文弨曰成歡後作誰荀子解蔽篇作戴誰顯廣

折曰說歡作誰顯歡同字先慎曰歡離離三字古通用禮記樂記鼓舞之聲離注或為

歡離為馬名本字孟子誰如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離皆以離為歡樂字誰歡離音義並同。

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驪公字作誰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揚注引成作戴誤說見下。

卜皮以慈

惠亡魏王。

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弨曰注上其字一本無先慎曰乾道本注脫知字今從趙本。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知治國常嚴禁人之

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徒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慎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

故越王焚宮

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

李惺斷訟以射。

宋崇門以毀死。

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句踐知之。故式怒甯。

句踐知勸賞可以認人故式怒甯以求勇。○先慎曰乾道本無

之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趙本詔作招。

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先慎曰弊今本作蔽誤。

厚賞之使人為

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拾蠶握鱸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為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明之也。下文云：鱸似蛇蠶。似蠶人見蛇則驚駭見蠶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二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

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盧文弨曰：注混商當是混同。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韓兵先令趙紹韓沓嘗試。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盧文弨曰：注申子為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翫。

故公子犯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犯激。君行令。○盧文弨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

非計也。秦王從之比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致為姦。如鹿之散。○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為一句。使

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

故置大夫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輜車。戴謹欲知奉符者更使視輜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論牛

矢。太宰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

有所積而業隱皆變為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顯廣折曰智誠為知下同

深智一物衆隱皆變

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其不變而露見○先慎曰乾道本注於下有

伏字今從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握爪倅亡以

故必南門而三鄉得

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

犯者皆得其情實○顯廣折曰

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

私得曲杖羣臣畏懼

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被陰

耀也○盧文昭曰注陰情誦陰懼先慎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為縣令其御史奸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

伴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亦誤卜皮使庶子伴愛御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

下說注

西門豹詐遺鞋

謀遺其鞋欲取清明之稱也○盧文昭曰注詐詐作謀顯廣折曰說詐作伴詐伴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

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膠豎

偽謾膠豎知君疑也○先慎曰乾道

本摠作摠顯廣折云陽山當倒詐後藏本今本摠作摠先慎案摠字是下文亦作摠此誤今據改

淖齒為秦使

齊人欲為亂

伴逐所愛令君知而

不疑子之以白馬

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

子產離訟者

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嗣公過關市

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先慎曰注聽

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為明察是其證

倒言七右經

一 盧文昭曰凌本

作傳一下做此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

先慎曰難四痛無專字

侏儒有見公

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昭云賤凌本作踐先慎案作踐是今據改難四篇作踐亦誤

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曰癸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曰

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

人君兼燭一國

先慎曰乾道本國下有人字盧文昭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人字

涉下文而衍難四篇無人字是其證今據刪

一人不能擁也

一人不能擁君之明○顯廣折曰擁當作壅

故將見人者夢見曰夫竈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被電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先慎曰注之煬當作煬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

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盧文弨云一本無上者字注乎字譌本作也今據改。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

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今本故下有何字今據補。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

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論。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

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慎曰趙本注不作安。君雖

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人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人二字先慎案之人二字

涉上文而一曰。顧廣圻曰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弨曰凌哀公

問曰。王潛曰晏子春秋哀作昭語曰。莫二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先慎曰注知字衍。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

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二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

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

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盧文弨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俞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

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比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遺補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

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爲乃字之譌。乃與遇同。爾雅遇乃也。俗作遇。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譌作

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遺補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遇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使字即有與之意。既而與

王立之焉。有聞。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

也。一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

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漢曰言字不當有涉下

文而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

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誠

不利。先漢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廣折云蘇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

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

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先漢曰乾道本

篡上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

王。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王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王拜受之。而不

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王因佩

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王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王固

已。數見於君矣。先漢曰乾道本王上無豎牛日三字。顯廣折云今本有豎牛日三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王已佩之矣。叔孫

召王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王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

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

先慎曰：乾道本已為二字，作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為字，今本作已。為先慎案，此與上文吾已為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為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為。今據改。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

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

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

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弨云：殺一本作死。顧

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

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壬奔齊，此謂孟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也。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

得庶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蠱謀，故危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危乎。

衛嗣君，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有惡不言，何罪之有？重如

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

先慎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貴

薄疑以敵如耳。」

先慎曰：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凌本無先慎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

魏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

魏姬作魏姬。

賤不得與貴議。

也○先慎曰此謂賤不得警諭貴者也舊注誤

下必坐上不得罪必坐於與上讓也○盧文昭曰峻本作下偏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字衍文賤讓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即爾君告坐之法

不使下坐上者不使下與上告坐也八說篇明君之道賤得讓貴下必坐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故云不使賤讓貴下坐上峻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為偏得其意而失其真矣注不可讀盧氏據之亦非

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讓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為壅

更甚此嗣君不得術○盧文昭曰注兩愛共謀愛竊受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

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

敵之無茲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盜絕也○先慎曰趙本注所下有以字盧文昭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顧廣圻曰魏策恭作葱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謂有龐敬縣令也當是一人先慎曰事類賦二十引恭作共古字通用

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不信二字並作不

同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

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先慎曰事類賦引見作入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六百三十八引闕作安案二字古通說見難言篇行石邑山中

見深澗嶮如牆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無旁字

日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日無有日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先慎曰各本

本盲作癡今據文選承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盲作狂亦誤

對日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

重有字案有當爲曰之爲此說上文正有曰字卽其證藝文類聚上曰字亦作有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先慎曰治補太作大吾能治

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慎曰乾道本法作治盧文昭云治張凌本作法顧廣圻云藏本治作法王謂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法今據改猶入

彌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先慎曰各本句未有之字盧文昭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無

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

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昭云故字脫該本有先慎案比與上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

增子必嚴子之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盧文昭曰

故字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刑盧文昭云張凌本作游吉不忍行嚴刑今據改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

菴澤盧文昭曰今左傳作菴苾之澤唐石經初刻菴作菴李義山詩直是鹹馨菴菴乃鹽之省文先慎曰詩小弁菴菴芻芻韓詩外傳作菴是菴爲今文菴爲古文也將遂以爲鄭

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

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王先謙曰此所謂不修春秋也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顧廣圻曰

春秋經傳公三十三年菽作草先慎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草之稱周之十二月卽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尙未誤何爲

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顧廣圻曰菽本桃作梅按

春秋經云李梅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入臣凌之者宜○盧文昭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慎曰初學記二十引刑字在者字下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

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賢人也。○先慎曰初學記引掩作掩。

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

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

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先慎曰行之所

易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難讀為釋。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

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

毅，酷也。

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

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先慎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

○先慎曰乾道本能有有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下有字。今據刪。

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

先慎曰依上文智下脫能字。

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

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

而利足以勸之。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之誤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

言在客之少也。

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

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

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

謾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顧廣折云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先慎案重

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

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

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

一曰：

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

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

衆。壅離其水也。

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離讀為離。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為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據下文云。夫

罪其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人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為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先漢曰。命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

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

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

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

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盧文昭曰。按本則字作雖。予之三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

字下文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火勢南靡。故曰倚也。

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

先慎曰。乾道本趣作觀。火下有者字。俞樾云。觀當作趣者。字衍。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讀作趣。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

義愈晦。並轉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慎案。趙本轉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

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

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

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

先慎曰。事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賞也。詩紅有汜。擊鼓。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

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

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

人請徒行罰。

先慎曰乾道本謂作賞顯廣圻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徒行罰今據改

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

矣。先慎曰趙本令下未遍作令下未遍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驩謂齊王曰。

顯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揚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爲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揚說附會失之也

王太仁太不忍人王

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

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

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

王謂曰安下當有所字

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

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

太仁則綏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曰此謂齊王不裁抑薛公則大臣得無重

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如是士喪禮筵宅辭曰無有後觀鄭注得無後將有觀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

注得無近於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

壅蔽子臣專權權即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文

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彙篇所謂爲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

境而制敵於內薄者數內大

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

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

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

先慎曰趙本內作外誤

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

盧文弨曰蘇本作問

對曰臣聞王之

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先慎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

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先漢曰各本幣作蔽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

先漢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

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

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

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

氏易之。

左氏都邑名也

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先漢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蘇本有先。顧案

策作贖一胥靡是有一字是今據增

王曰。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

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

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

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漢曰

乾道本注獻下有雖字今據增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

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

先漢曰若如同義如字涉上文而衍

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

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

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昭云本無文字先慎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又八十御覽六百三十八引無文字今據刪

吾欲伐

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慎引有知字今據補

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

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

先慎曰者死當作死者

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先慎曰趙本降北作北降誤倒

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

文類聚引增盧文昭云走張凌本作赴先慎案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

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

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昭曰注政或是故

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

亭小故也。○盧文昭曰甲兵藏本倒

於是乃倚一車

轅於北門之外。

先慎曰專類賦十六引倚作徙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

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

先慎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百九十六六百二十八引還作遂今據改

俄又置

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

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

而令之曰。有能徙

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

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百九十六及七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此二字今據刪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

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文有能徙比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

而拔之。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

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人作民下同

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

的所射實。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的作狗。

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

皆疾習射。

先慎曰。疾讀為亟。

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

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戰字。

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

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

君上之於民乎。

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

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

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

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

明年之請以頭獻王

者。歲十餘人。

先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

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

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毀作譽。按當作徽。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據改。

一曰。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

先慎曰。乾道本。提行。今依趙本。

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

死。以其頭獻者。

劉劭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

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今據補。

是歲人有自剄

改。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

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慎曰。民當作人。注不誤。

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盧文

頭一本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為我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盧文弨曰。

注恒下脫君字先嶺
曰注所下脫以字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

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憂其不審，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向不妄為，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嘖笑，相去遠矣。先嶺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先嶺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刪。

鱷似蛇。盧文昭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出。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鱷。林撰作持。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蠶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

賁諸之勇。先嶺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注同。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孟賁為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二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嶺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

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先嶺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願

廣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先嶺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

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

數百人。廩給。先嶺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宣王死，僭王立。先嶺曰：御覽引僭作文誤。北堂書鈔引與此同。好一

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巖對曰：先嶺曰：御

覽引巖作巖。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

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弼云下欲字。張本凌本皆無。今據刪。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

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因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二國至韓。王謂樓緩曰。

盧文弼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汜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

耳下文亦嘗云三國入函谷王上嘗依策有秦字。先慎曰顯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二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

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往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非。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

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

講。二國歸。王必曰。二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二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

講。二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二城也。

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弼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人字。梅曰臣下脫吾字。凌本皆有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顯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向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

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盧文弼曰策作鈞吾悔也。寧亡二城而悔。無危乃

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盧文弼曰無危舊倒。譌先慎曰策作無為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鄭即魏韓。所以未王

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

陽則郡縣危如口中虱也。先慎曰：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

○先慎曰：口即圍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王曰：必彌易之矣。謂移

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魏即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

五廂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立有聞。先慎曰：乾道

廣圻云：今本以作有先慎案，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亦作有，今據改。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

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森曰：盧文弨曰：注復字，疑本作反，凌本作返。先慎曰：御覽引注復作彼是也。

戴驪，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

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輜作輶，下同，伺作司，古字。使人報曰。盧文弨曰：荀注人作者。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

者，有問。李史受笥。遺伺輜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

聞。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慎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引

正作知今據改。求簪，二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

君神明也。

商太宰。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驪，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

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

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

市門之外。何多牛屎。

先慎曰屎經作矢是也。御覽八百二十七引正作矢。

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

其所也。

先慎曰悚懼其所即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即悚懼其明察也。所字即承上為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衆以伐有道求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所道也。孔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

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為義之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握作除佯作闕。

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

效之。先慎曰意林作左右而取備之元注。與此同是馬氏所見本已有異者。

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

字誠作割盧文昭云以下脫此字張本有臣誠本作誠不下誠字衍顧廣折云誠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俞樾云割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顧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鶴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誠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盧顧誤從誠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警之俞氏知止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為馬氏改所

韓昭侯使騎於縣。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增本提行昭下無侯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

使者報。昭侯問

盧文昭曰藏本

有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

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

田中。固有令。

先慎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折云今本無入字先慎案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固並誤。

而吏不以為事。牛馬

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

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

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

先漢曰白孔六帖十四引主作王

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先漢曰此

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顯後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

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句法一例是其證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

少庶子佯愛之。

佯愛御史○盧文昭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先漢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

以知御史

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已車韉。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

屋間。

先漢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清明之稱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膠豎以知之。

膠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盧文

昭曰注令當作今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謂作銜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膠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篇皆云韓宣王謂膠豎也今本輒改爲衛謗甚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

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昭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澤作汶而脫其旁

先漢曰乾道本重也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錄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樾曰

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愛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

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顧廣圻曰：蘇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善注，誤。先慎曰：以此知

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

此則知訟者之情實。○盧文弨曰：倒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

先慎曰：意林作關吏乃呵之。

因事關市，以金與關

吏，乃舍之。

盧文弨曰：與字衍，意林作因以金與關吏，乃篇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為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

市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為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偽事關市，因緣得過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

嗣公為關

吏曰：

先慎曰：拾補為改，為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為作召先慎案。為謂古通作為，不誤。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為作謂吏作市。

某時有客過而所。

王僧曰：與句絕。

汝金而汝因遣之。

盧文弨曰：荀注因作回。

關市乃大恐。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

而以嗣公為明察。

顧廣圻曰：比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蘇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韓非子集解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

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爲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

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齟齬懷刷。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盧文昭云。藏本作刷。按本同。此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祇夜語之見疑。寧懷敵之足恃。

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刷。則尉字爲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當。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讀說文。刷本作刷。云。拭也。蓋巾。刷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

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

先慎曰。乾道本諫作禮。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諫未詳。先慎按下文。胥僮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

從今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

先慎曰。臣上故字衍。

是以姦臣者。召

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

禱祝也。

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昭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

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

先慎曰。攻張榜本。誤作公。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

顧廣圻曰。說黃作瑣。按黃瑣同字。

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

牛教申不害。

盧文弨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譌後同先漢曰成史作成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譌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郎古字通

司馬喜告趙王。

先漢曰策喜作惠

呂倉規秦楚。

先漢曰下作秦荆本書荆楚並用

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讎。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

夷射誅。

先漢曰門人當作門者

濟陽自矯而一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

先漢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

云藏本同今本比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先漢按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新人

剽。費無忌教邾宛而令尹誅。

先漢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廣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

陳

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

先漢曰下屠作廩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

先漢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漢案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省其利

者即指君言今從藏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

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

茅。而不僖侯譙其次。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

文公髮繞多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

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廋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恒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

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

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先慎曰此

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

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宜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

人字今據刪補

佯遺書而萇宏死。

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

用雞猴而鄭桀盡。

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

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

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

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先慎曰說作席

廟攻。

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折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字

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

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

賞罰者。

先慎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

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

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連本刷作尉諫下同說見上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吏

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昭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

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

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

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

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而貴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譌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

燕人其妻

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

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

人李季好遠出。

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

其妻私有通

於士。季突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按季好遠遊。今不期而返出。家室意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皆非元文不足據。

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令公子裸而解

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

先慎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佯作隔。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

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

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

一云。錄。先慎曰乾道本姓作姓。盧文弨云。姓一作姓。藏本作性。似姓之譌。先慎案御覽引正作姓。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

注五牲。牛。羊。豕。犬。雞也。

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

列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

顧廣圻曰。句絕。故與下文布韻。

得百束布。

先慎曰乾道本東上有來字。顧

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慎案。來即東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

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矣字。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

顧廣圻曰。此下

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

便。

魯子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一曰二字。

魯三

桓公偪。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

昭公攻季孫氏。

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

盧文昭曰張凌本皆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

司馬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

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下

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

先慎曰撞

也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二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先慎曰逐當為

齊字事見左傳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顧廣圻曰蘇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為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

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

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

兩國之約

翟璜

盧文昭曰璜蘇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

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先慎曰構謀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

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

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

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

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免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

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先慎曰殺謂殺

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故後

忽之謂種種之見殺實甚如此

大成牛。

先漢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

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漢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條

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漢曰拾補嘗改當是也

呂倉。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凌本別爲條今據改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

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魏作衛誤

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

君書曰。二軍相當。

先漢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漢案顧說參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

兩旗相

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

先漢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

暴謹相韓。白圭謂暴謹曰。子以韓輔

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謬耳

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

門。門者則跪請曰。

先漢曰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傳說左下篇

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隸作歷夷射

叱曰。去。先漢曰乾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康榜本改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

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鬻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

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王先謙曰

諫實也與下乃諫莫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顯廣折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設爲疑詞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

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定

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

袖因教之曰。王

顯廣折曰王字下至乃誅萇弘而殺之蘇本脫

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

先慎曰爲當作若

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

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

先慎曰亟急同字

王言美女前。

先慎曰亟

王言美女前。

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

近王甚。數掩口。王悻然怒曰。

顯廣折曰今本悻作勃誤按悻悻同字後又多作悻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

御因揄刀

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

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法一

列戰國楚策正有之字明此脫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

先慎曰爲與謂古本謂謂本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

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

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

盧文弨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知也。』先慎曰：『已即人已之。』不已，不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推測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惡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

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玉臭。」

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玉臭，下用上及王與。」

命。先慎曰：「可當作亟。」御者因揄刀而刺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無及也。及即極之誤。」

郤宛新事令尹。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

令之爲具於郤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

盧文

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郤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

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愛驚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奪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

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斷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諺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

先慎曰：「請下當。」

「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

折曰庶當依上文作廢。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折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

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

之。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折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不見知欲

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

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聞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

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

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慎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王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

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慎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抄有。先慎曰各本抄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譚民間抄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

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先慎曰各本不重粟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窳者。顧廣折曰窳當作窳。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

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

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一曰。僖

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
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

先漢曰。意林。而下有有字。

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先漢曰。藝文類聚十七引。

譙作諍。下同。

曰。女欲寡人之。嘔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

二。先漢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

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

也。援錐貫鬢。

先漢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

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

紅。

先漢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

炙熟而髮不焦。

先漢曰。各本炙上有而字。焦作燒。今據藝文類聚刪改。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微有疾臣者乎。

先漢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顯廣折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邾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

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先漢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今據刪疾。疾古通。

公曰。善。乃召

其下而譙之。

先漢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

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

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

三罪。死而不自知乎。

先漢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

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

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先漢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

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

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

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

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顧廣圻云本書難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

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未

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先慎曰爲謂字通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

子驪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其證也曰。不能。能舉大

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

許。遂自殺。

韓傀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先慎曰即聶改見韓策韓傀走君而抱之。先慎曰策作韓傀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傀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處作傀同字哀公

即世家之列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驪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令之諫紂而亂其心。盧文弨曰諫凌本作開案

顧氏家訓音辭籀穆天子傳音諫為開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開注作開音諫殊誤此亦是以諫為開凌本遂改作開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侖通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

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犁鋤。顧

廣折曰：上文作黎。下文作犁。犁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犁鋤。先漢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鋤。意林作黎。且。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

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

盧文昭曰：哀字。鑄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澐曰：榮當作榮。下文

以榮其意。同先漢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謂魯誤非字。鑄也。後漢注上作定。下作哀。不足爲據。

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

盧文昭曰：後漢書注引有而不聽三字。

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犁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

先漢曰：各本二

八字作六字。盧文昭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大人太少。即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漢案六字乃二八二字之誤。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

去之三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于象曰。

顧廣折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蠡。徐廣云：一作蠶。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蠶。字今楚策作蠶。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環先漢曰：汲古閣文選。蠶。秦論李注引于象。作于象。于于字形相近。而誤。吳縉云：宋

氏愈就篇注楚有于象不誤。

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對曰：不可也。

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

專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

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先漢曰：賢上相字衍。

于象曰。

前時王使邵滑之越。

顧廣折曰：徐廣云：滑一作滑。策無即字。先漢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諱新書亦作召泰。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倬。召昭。卓。倬。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墨。秦

論注引此亦作召召。御古通。

五年而能亡越。

先漢曰：文選注引亡越作威之。

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

之越。

王先謙曰：日字。今忘之。秦不亦太亟亡忘乎。

先漢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折曰：當依策作忘。先漢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

王

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顯廣折曰。策作公孫壽不同也。

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

先漢曰。乾道本改。作政。今從趙本。

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

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欲伐虞虢。

先漢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弨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漢。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欲。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

百七十八五百六十八。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

政。先漢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幾。

叔向之讒。萇弘也。

王。預。曰。因。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漢。曰。說。苑。權。謀。篇。記。萇。弘。事。與。本。書。略。同。蓋。古。人。相。傳。偶。異。也。

爲萇弘書。先漢曰。乾道本。

作爲書曰。萇弘。拾補。作爲。萇弘。書。盧文弨云。爲書曰。萇弘。諫。今。從。凌。本。刪。乙。

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

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

先漢曰。行。字。當。衍。

周以萇弘爲賣

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盧文弨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安。刪。先。漢。曰。難。言。篇。云。萇。宏。分。隨。

鄭桓公將欲襲鄭。

顯廣折曰。他書。鄭又作檢會。

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

姓名。盧文弨曰。張本。無。與。字。凌本。作。盡。與。其。名。姓。顯廣折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

之也。然則盡舉姓名。擇鄭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

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顯廣圻云埋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今據改覺之以雞豕。若盟狀。鄒君以為內難也。

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鄒。遂取之。

七 王先謙曰七字不當有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慎

曰有讀為又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鄒令襄疵。顯廣圻曰乾道本臧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顛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顯說非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鄒。襄

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文弼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趙乃輒還。王念

孫曰輒還當作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為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為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鄒則兵向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先慎曰各本脫縣字據御覽七百九引補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先慎

曰各本令下衍有字據御覽引刪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

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先慎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當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交案說作交交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美

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迺弘。其行身也。離世。

王先謙曰弘與

同同迺弘與下迂深聞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

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曰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

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一一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

先慎曰用爲張榜本作爲用誤此與

下不以儀的爲關相對爲文

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

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

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

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

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

顧廣圻曰李當作季季良惠施

宋新墨程也

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

先慎曰統道本無任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

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

折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震當作虞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陳斡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

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

顧廣圻曰言而當作行有

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

顧廣圻曰務光卜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先慎曰墨翟卽田仲之譌下說屈轅巖堅瓠於田仲卽此

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

先慎曰也字衍文此與下句相對成文不當有也字

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

者。非歸餉也不可。

先慎曰餉下說作餉字同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

顯廣折曰：臧本同。今挾夫作夫挾誤。

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讎。

顯廣折曰：讎當依說作讎。

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

趙用賢曰：如皇臺名。

故桓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廖實而吮傷。

先慎曰：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廖士謂欲士之病愈也。

且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

顯廣折曰：播臧本今本作播他書又作番先慎曰：張榜本作播云當作番案播播番古字通用。

華山

之博也。

王先謙曰：下然字當在也上誤倒。

然先王所期者利也。

先慎曰：張本無然下二十二字。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

諺。目辭說也。

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說。先慎曰：趙本社作杜斷下說正作杜。

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

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

先慎曰：如是以下三十字張榜本無。

鄭縣人得車厄也。

顯廣折曰：臧本同。今本厄作輓。案說作輓。先慎曰：厄

即輓之。衛人佐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顯廣折云。臧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

卜子妻芻弊袴也。

先慎曰：乾道本芻作寫。趙本作芻。盧文昭

云：為凌本作寫。俱為後作象。今定為芻。為即象字。謂仿象也。顯廣折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

而其少者也。

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說者下奪侍長者欵四字。

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

可必知也。

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顯廣折云：臧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本無下說。至配也。十四字。

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

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

不信得所利於下。

先慎曰：信趙本作能。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

顯廣折曰：臧本同。今本下作不。

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

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記顧廣圻云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綰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叔向者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予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讀遂於此文孟予增入慕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華之民奔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此三士者。先慎曰三士中從藏本此三士者。先慎曰三士中章昏已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

先慎曰中音竹仲反一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先慎曰繩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弼曰周當是害之禍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王先謙曰威即畏威畏同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威備之端已兆於此故明王

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弼曰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裏。顧廣圻曰藏本

綴作綴今本綴之作子產皆誤宋裏二字連上讀先慎曰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裏與楚人戰二條綴字未詳所當作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責尊厚以耕戰之字衍尊厚猶貴富

謂人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類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位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為句位沿古字通周禮注故書位

為沿沿亦為位以躬親位下與下說鄭君先說以沿民句例相同夫字當衍且為下走睡臥。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

躬親位下有且為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

讀法睡與去揜弊微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按說不見此事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

事。

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顯廣折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

也。顯廣折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顯廣折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

也。先慎曰。各本多有而字。顯廣折云。而字當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

裝。先慎曰。御覽引無今晉二字。從文衣之賸。七十人。先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

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八百三八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羽翠。

先嶺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翬以翡翠

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

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

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

顧廣圻曰此當有用字

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

顧廣圻曰句絕

蜚一日而敗。

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

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

盧文弼曰張本有吾字

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

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爲。三年成。蜚一日

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爲。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

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

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

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

先嶺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誓下同

王召射稽使之謳。行

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先嶺曰張榜本

無勝字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摘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

盧文弼曰下當作已

忠言拂

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一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

王因以二乘養之。

先嶺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

先嶺曰乾道本冶作治證本作冶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

言王曰。

先嶺曰言

當作謂。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慎曰

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本。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

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

謂王曰。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

巧術人。先慎曰乾道本。一曰。好微巧。王謂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先慎案。張榜本一曰。作燕王。無

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二引作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

燕王好微巧九十六引作燕王好微巧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

日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以二字今據改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為以四字亦誤。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

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客日二字顧廣圻云今本

引有日字。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

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

曰。臣為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弨云臣下。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

折云本。本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文

重削字今據補。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文

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本是以

治字今此接削之二字誤當刪顧廣圻曰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曰以削。先慎曰以。王曰。先

日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弨云。吾欲觀見之。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先

因逃。

兒說。

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開訓先慎案顧說是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宋人善辯者

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

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

白馬之賦。

先慎曰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毛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

故籍之虛辭。

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聚引無之字虛字作空

則能勝一

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

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

先慎曰張榜本常作嘗下仍作常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

遠。

先慎曰十步當作百步

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

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

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

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

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據增

無

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

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

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

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

顧廣圻曰句絕

說其辯。

顧廣圻曰延說讀如悅

不度以功。

顧廣圻曰句絕

譽其行。

顧廣圻曰句絕

而不入關。

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

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也

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

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

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

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

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

作以後息者為勝耳。先慎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弨曰：英，籀下。同前作策策莢同。二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先慎曰：稌

本作髮玉。舊髮同。釋史記貨殖傳：木器髮者，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拍漆，拍即髮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莢同也。周君

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

先慎曰：加英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

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髮莢同。先慎曰：素，未畫也。此言畫莢之

用何異素髮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御

覽七百五十意林引補犬作狗下同。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曰：暮罄於前。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之

妹韓詩作馨，是馨，倪同。義說文：倪，一訓聞見。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罄，本同，以倪為義，當為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罄作覿，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

先慎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

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弨曰：即陳仲子。宋人屈穀見之。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穀。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曰：穀聞

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盧文弨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慎曰：選注

瓠案樹巨，舉近而說。當作巨之道二字衍。堅如石，厚而無竅。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割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屈穀曰

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
之國矣猶可棄之也田仲若有所失應而不對 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

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顧廣圻曰而任重如堅石顧廣圻曰任重二字涉下則

不可以剖而以斟顧廣圻曰下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上

有以欲二字今據張

榜本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持下有仰字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同謂匠人曰屋太尊盧文弨曰

其太崇也本大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

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

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申塗濡椽生之義

以撓椽任重比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

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 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

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此益尊匠

人詘爲之而屋壞 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

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塗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

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雖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

檠三旬而踏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

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伏檠一日而踏弦二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先慎曰工窮於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曰。礙之不能遠。礙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爲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顧廣圻曰。爲虛辭。迨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迨其無易。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慎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箴。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慎曰。禮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曰。禮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子長而怨。先慎曰。禮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子盛壯成人。先慎曰。禮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其供養

薄。先慎曰。禮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父母怒而誚之。先慎曰。以上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熱上當有且字。茲當作云。此與下文

調當作諱。易錢當作錢。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圻曰。熱上當有且字。茲當作云。此與下文

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顯廣折曰者。字衍耕句絕。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顯

折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孫語。讀曰時。當作時。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途複舛不可通耳。非愛主人也。

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

者。盧文昭曰。謂疑周先漢曰。盧說是。調即周之誤。上文不周於爲己。即其證。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

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

余來爲民誅之。顯廣折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先漢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漢曰。各本謂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

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

誅之。先漢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先漢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

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漢曰。左傳作蔡人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

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顯廣折曰。藏本今本

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

聽。即向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微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先漢曰。稽字不誤。史記樽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

仲請無以此爲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

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

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昭云：有下脫為字。張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趙本提行。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

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曰：各本作傷者之母立而泣。盧文昭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

四百七十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

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衍。藝文類聚引作吳子吮其父之創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

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卽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鄙吾。漢常山郡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

漢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為卽房山。當卽主父令工施鉤梯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播說見上。刻疎人迹其上。盧文昭曰：疎卽正之異文。正足也。下人迹二字當本是往誤入

正文。俞樾曰：疎當作疎。卽迹字也。迹籀文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廣三尺，長五

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

顧廣圻曰：為博句絕。箭長八尺句。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盧文昭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甞。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

無曰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竊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竊下有黑字。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回

作面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

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

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

盧文昭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

犯對

曰：邊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昭云：選注有先慎案。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

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棄之。

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

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昭曰：有功選注倒。

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昭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且

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

先慎曰：治要有乎字。

再拜而辭。

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擲作擲。王爾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擲。歷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擲字。

端

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

解左驂而盟于河。

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

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愈切。錢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某。得

生乙亦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

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

故袴。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作象吾。故袴。今據補。

妻因毀新令

如故袴。

先慎曰：名字妻下有子字。北堂書鈔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毀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

又復得一。

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

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

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捲麾之。鳥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捲。謂之機。郭注。即靶。機也。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下為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壽字。妻之市。買鼈以歸。

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訛。見

長年飲酒。不能酌。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

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先慎曰乾道本

對上有書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繪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作記涉上文。而誤下。書言之固然。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然經言

宋人之讀書。與梁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圻曰。曰當作日。入實切。

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白孔六帖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鄢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

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先慎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作燭。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百七十引。刪改。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

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為悅。曰。舉燭者。尚明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尚作尚。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文昭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

增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

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七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

先自度其足而

置之其坐。至之市。

先慎曰御覽八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

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 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顯

王登爲中牟令。顯廣折曰王當作王臣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王任同字

上言於襄主曰。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

盧文昭曰中章二字呂作善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下文一日而見二中大夫是其證呂作善則爲一人誤

其身甚修。

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

王先謙曰爲相室諫曰中

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

盧文昭曰呂作非晉國之故顯廣折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

君其耳而

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絕無已也。

盧文昭曰絕呂作終

王登一日而見一。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

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顯廣折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

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先慎曰一本錘作錘。盧文昭云錘張本作錘。與前同。語難解。顯廣折云。藏本同。今本錘作錘。誤。案上文亦云錘。皆未詳。案八說篇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慎案錘錘皆垂之。誤。國之錘。猶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子欲富吾。子欲富吾。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一腓。膝下唐

文。一作唐亥案。即亥唐倒。當爲此條。一曰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已字恐已因死恐已因生二句文當一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

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

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策以見作而朝。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

矣。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伉作亢。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

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

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今本行下有陳字。則兵弱也。

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

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二百八十九、八百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

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

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二百八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

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

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

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

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上欲字作

王請自解紫衣而朝。

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顯廣折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

先解已之紫衣也

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

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

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

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先慎曰患下當有一日二字

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

先慎曰也字衍文

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

顯廣折曰之下當有罪字

事上當有脫字未詳先漢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篇作寡人之任也下于之罪亦作子之任

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

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

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

先慎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

錐刀遺道。

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

顯廣折曰與三傳不合

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馬購強。

顯廣折曰未詳

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

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

盧文昭曰下曰字藏本無

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

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

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

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撲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

盧文昭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

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為食，則張氏所見之本不作上，正可以訂

正上為食之誤。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先慎曰：少海，即勃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

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王謂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案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

先慎曰：晏子春秋內魯諫上第一云：公使韓子休追之比韓樞，疑即彼韓子休。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

以馬為不進，盡。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為不盡，不盡即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為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為進，節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

本作費，又作騰，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先慎曰：無疆字，顯廣折云：緣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以為不如下走也。先慎曰：乾道本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與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

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

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先慎曰：官字涉下文衍。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圍水圍。

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虞道篇圖作圖，案說文圖天體也。全也周也是圖為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六百八十六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

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是先戮以益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

申子曰。法者見功而

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先慎曰趙本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

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

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七子之術而廢子之謁其

行乎云云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

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

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

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

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
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

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入曰諾期返而食

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
御願廣折云蘇本同今本今作令談

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
引作期反而食今據改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

之。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待之御覽四百七十五八
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今據改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

食。先慎曰御覽
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

顧廣圻曰魏策云天雨餘多
不同先慎曰治要無天字

左右止文侯不

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

先慎曰治要可上無
不字風疾作疾風

遂自驅車往犯風

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

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
先慎曰妻上治要無之子

其子隨之而泣

先慎曰治
要無之字

其母曰女還顧

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

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治
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

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

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

王先謙曰非
下疑有可字

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

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

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云蘇本同
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要作今今據改

是教子欺也母

欺子子而不信其母

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
不重子字今據治要增改

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

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為字與上有以字戒作戒
今據御覽五百八十二事類賦十一引刪改

飲酒醉過

而擊先慎曰各本擊下有之也
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

民大驚使人止之

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昭云脫
先慎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據補

曰吾

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

先慎曰各本下而字作過御覽事類賦引作而是通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

民皆罷居數月有警

擊鼓而民不赴。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

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愬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曰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愬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日李愬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李愬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曰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

顧廣圻曰誠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複出七術不當有也

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

告而知也。

先慎曰至字衍文到即倒字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

先慎曰惠當作衛僞當作過

關市呵難之因事關

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謹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集解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二 先漢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漢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胡危坐子皋。皋，臯也。刑之有不忍之心。胡者懷思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選。

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而誤。先漢曰：危讀為跪。足也。詳下說。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為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

受寵故乘軒而無憂。○先漢曰：張榜本。趙本屬作屬。注同說。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屬。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

猶富人而履屬也。○先漢曰：張榜本。趙本屬作屬。注同說。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

少室周。作夫在焉字上如字讀之。先漢曰：失字衍。顧讀即臣將夫為少室周亦不成文。

一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儘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

隱朋治內矣。○先漢曰：乾道本注。危必互倒。今從趙本。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

而非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即渾罕。非子產者古軒罕。過左傳罕。虎早建公。牟並作軒。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

雖有駭行。必得所利。駭行不真白。而駭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駭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闕。哀公問

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辰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盧文昭曰：注然。所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漢曰：反辰。下說作忿辰。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

矜。過而飾非也。○盧文昭曰：注文王理解。當作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先漢曰：趙本注。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鈞。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

此雖堯不治况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

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

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辱不用壁。辱用玉以魏主用段故。○顧廣折曰誠本

所派諫先慎曰注乾道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

猶盜嬰兒之衿裘。與明危子榮衣。盜者子不取其父盜以父所盜衣於人閉者兒不取其父明

明以下衍不也子綽左右畫。左畫圖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去蟻驅蠅。以骨

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驤左右索官無與宣王之患驪馬也。去蟻

王不察掌馮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先慎曰宣張榜本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先慎曰乾道本勸作觀盧文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譏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

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韓子曰晏嬰相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

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御覽妾作妻當即此條佚文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折

日解當作飯說見下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折

顧案變字是陽虎入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其出也皆不爲虎是入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出一入之閒其容變

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順之爲陽虎之言見其臣而出入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

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盧文弨曰往二人第三人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

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

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譴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脫張榜

本有八大字趙本大小字並有盧文弨出子國譙怒云注必譴羣臣譴字脫是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譴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云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所添非也今據補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鄆令其姊犯法問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先慎曰趙

本注妨譎妹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思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下無矣字

右經 先慎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則人足。所踰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

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榜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

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施至公篇子皋走郭門郭門閉先慎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臣氏春秋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施門。開合明出為後之說。明危引之而逃

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

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弨曰藏本仇下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

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誤

今依張榜本趙本改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

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

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謂者行步危故曰踰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明足者爲明。燕內儲說下篇門者明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燕上篇則

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刑足爲踰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是也。在後另爲一條說。施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

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始鑲鞞。庶如此

者其驅八十乘

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遊之。則徒翟黃也。

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有徒字。按

依注當有今據補

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

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先慎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

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

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尙薄。

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魏與翼之孟嘗也。卯俞樾曰昭當作明明卯即孟卯也。又作芒

卯明孟也。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貳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

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屬先慎曰將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誤。養之以五乘文

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途因。舊字作解也。外儲說左

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文法正同。是其證。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

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躡。

羸利也。謂

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羸勝。形相近也。舊注全屬先慎

篇以政變爲服釋文李云麻曰屬木曰辰辰與駁同屬與瀕同是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

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懋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

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伐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

代。先慎曰張榜本代誤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

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

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願廣圻曰願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

力於臣者。願進之。

一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

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

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

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願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卽智字斷敢行大

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盧文昭曰張本之下有以字以管仲之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張本亦有之字願廣圻云蘇本亦有今據補

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引作殮四百二十六引作殮箕鄭作趙衰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

先慎曰。乾

道本原克作用兌。顯廣折云。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孫詒讓云。用當爲周之誤。兌讀爲陸。謂六途也。陸兌字通。詩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陸焉。韋注云。陸六陸也。一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陸爲王之葬禮。與韋說異。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於王國爲都鄙。不在六途。而云攻周。途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途之說。展轉傳誦。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之途。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誦。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轍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先慎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兌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

文公曰。夫輕忍飢

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

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特字。顯廣折云。蘇本。今本有今據補。

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

欺也。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

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先慎曰。而讀若如。

一曰。先慎曰。乾道本。提行。今從趙本。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 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足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二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事。至鳳黃虛。鞶繫解。因自結。太公

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顧廣圻曰君上當有上字。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

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作王。顧廣圻曰今本王作皆。今據改。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

魯哀公問後另爲一條。楚下無人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曰二字。先慎案以此條列文王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至黃鳳之陵。先慎曰初學記引履繫解。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曰乾道本黃鳳作鳳皇。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鞶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

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盧文弼曰注且疑見之誤。寡人雖

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鞶而鞶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

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祿係解。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鞶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六字。左右下作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當卽文王伐崇條異文。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

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先慎曰易輕易也。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

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盧文弼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盧說是也。上當有一曰二字。趙用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卽上之異文。脫一曰二字耳。季孫

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用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卽上之異文。脫一曰二字耳。季孫

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

顧廣圻曰。自此至寧使民。語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特作御。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

哀公

賜之桃與黍。哀公曰。

先慎曰。各本無曰字。盧文昭云。家語子路初見。嘗有曰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令據補。

請用。仲尼先飯黍。

而後啗桃。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

左右皆揜口而笑。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而作失。哀公

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先慎曰。雪洗也。

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

也。祭先王爲上盛。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孔六帖八十一。引爲上有以字。

果蘆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

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蘆之

下。是從上雪下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

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

也。先慎曰。先上尚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

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

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

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

先慎曰。增本。屨履作履。屨下注。同。藝文類聚引。賤作惡。貴作美。

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大美作其大。

也。吾將何屨以履之。

屨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履。

夫美下而耗上。

言席美。則屨又當美。屨已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

則居上。獨有所費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

妨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

先漢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患盧文昭云張本作務顧廣圻云蘇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蘇本補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

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先漢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人臣本改盧文昭云張本作戎亦誤

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盧文昭曰上人字或改夫

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

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漢曰乾

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先漢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漢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瑟乎。

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漢曰意林序

位二字互易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

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文昭曰注尊敬張本作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漢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昭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簡云因學紀聞引作鉅先漢案鉅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鉅姓

是也今從藏本上文正作鉅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

故一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懋。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

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願廣折云。蘇本今本有今據補。

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

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

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

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

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先慎曰。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則經作明。案說文。明。斷足之刑也。經典通作則。盜子曰。吾父之

裘獨有尾。言裘向有所盜之狗尾。○盧文弼曰。狗。盜象。狗以入人家。故後有尾。舊注非。危子曰。願廣折曰。危。上當有則字。吾父獨冬不失袴。

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盧文弼曰。廢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樾曰。疑注所據本

作終不失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爲冬。則不可通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

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慎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火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又九百四十七引作

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

無聽左右之請。先慎曰。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願廣折云。蘇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案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經。

因能而受祿。先慎曰意林受作授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諸本下官字作君。按君字脫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本改官為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宣子。王潛曰子字誤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駒盡

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先慎曰為字一本作與。盧文昭云與張本作為。其實少。雖無臞。亦

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顧廣折曰此條上文未見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字。盧文昭云凌本有今據補。辯察於辭。清

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盧文昭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勿躬篇誤作章顧廣折曰管子云賓須無請立以為大

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復邑。復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

租稅也。○俞樾曰似當作菽謂菽造其邑也。作似者字之誤。舊注訓似為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菽邑。當據以訂正。先慎曰管子小匡篇似作入。即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入得也。辟地生

粟。臣不如甯武。盧文昭曰武威字之譌。新序作威。顧廣折云呂氏春秋作邀。先慎曰盧說是管子亦作威。威有宿音。故通作邀。請以為大田。三軍既

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顧廣折曰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先慎曰管子亦作王子城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

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基碑以為王子比干之倅。見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一。明公為王之謀。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

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顧廣折云今本有今據補。孟獻伯相魯。顧廣折曰孟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注太原孟縣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晉

當作晉。先慎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獻作懿。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

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昭云凌本無晉字。顧廣折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

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漢曰各

本無晉字。王謂云晉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諫。先漢案王說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覽五百四十三引上有晉字。今據補。叔向往賀門有御。顧廣圻曰此下

當有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一馬。一與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漢曰御覽。引作子無二與。馬不食禾何也。與此異。獻伯曰。

吾觀國人尙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與。先漢曰乾道本多作不。趙本作多。今據改。

御覽引多字作多以二字亦非。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

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盧文弨曰旂藏本作旗。所以異功伐。別賢不

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一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

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謂曰循當作絡。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蘇本今本節下

有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以絮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語。辭故可與也。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又

何賀。先漢曰此下當有孔子論晏嬰一事說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漢曰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

他書以三歸為取三姓女非。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

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皆孔子之言。偏上偏下文又相對當連上為一條。不提行。棧車。樂車也。牝馬。糲飯。

菜羹。先慎曰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為餠餠與飯同見玉簫廣韻攝餠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誤混（廣雅云餅食也方言注云簾威餠筥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餠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五十一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餠飯今據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

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 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

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

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相梨橘柚者。食

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夫字各本無粗黎二字盧文弼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 樹枳

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 邯鄲之肩髀。寡人欲

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先慎曰各本邢作刑據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 公曰。非子之讎也。

王先謙曰也 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

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慎曰乾道本趙下另為一條盧文弼云張本俱連上

先慎案當連今從張本於其君二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 及武死。各就賓位。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 其無

私德若此也。先慎曰御覽引比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廡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 向曰。武立如

不勝衣。

先慎曰乾道本無向日二字今依拾補補盧文弼云二字脫當有顯廣折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

言如不出口。

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四百二引增

皆令得其意。

稱叔向故得意○盧文弼曰命士得其意皆可以盡其材也注謹

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引有盧文弼云蘇本有令字今據補

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

先慎曰各本似作及今據

御覽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

盧文弼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竝爲先慎曰說苑作晉文侯問舍犯蓋往事傳聞不同要以韓非爲近古

其讎

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

先慎曰各本迎作送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竝

作迎今據改

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

擁汝於吾君。

盧文弼曰擁當作擁

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日。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

先慎曰乾

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顯廣折云今本上有一曰二字不提行今據增改

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

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讎乎曰舉賢不避仇讎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顯廣折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

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先慎曰夫當作曰

不爲人所容。無所

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

趙用賢曰

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

而獨忠於主。

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今據增

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

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鄴令。

先慎曰各本爲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

九引刪盧文弨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

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開門作門開據白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開

因踰郭而入。車遂則其足。趙成侯以爲

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

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慎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邑

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

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勞之

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集解卷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二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

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顯廣折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乎莫不熱之數。而道乎百無

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靈篇舍必不亡。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

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茲萌。故季孫讓仲尼

以遇勢。

顯廣折曰。遇當作過。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裔。而臧獲不乘驥。嗣

公知之。故不駕鹿。

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顯廣折云。而當作不。先慎案。張榜本作不。今據改。

辭公知之。故與一一樂博。盧文弨曰。疑樂作樂。

下同。俞樾曰。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蘭安入宮掖也。讀若蘭。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蘭之引申義。故比書以樂爲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翏聲。樂從翏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學也。其體上曲。舉拳然也。易中孚有孚。舉如一。本作學。是樂學二字義通。故

本書段樂爲學。蒼頡篇舉一。生兩子也。說文學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爲學。段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

先慎曰。乾道本鳥作焉。焉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焉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

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

顯廣折曰。易

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七也。下說有翰字。患在國。羊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顯廣折云。今本年作羊。說作羊。先慎案

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七也。顯廣折曰。易下說有翰字。患在國。羊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顯廣折云。今本年作羊。說作羊。先慎案

作字是改從今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氏當作君與犀首甘茂

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顯廣折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戊先慎案漢表用古文作戊本書例用今文作茂今從藏本說正作茂堂谿

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明主之

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

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

貴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

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昭云一

本無則字王爾云其字術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有顯廣折云藏本有今據補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中

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

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

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先漢曰乾道本粟作
粟誤今據增本改散

府餘財以賜孤寡。俞樾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
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

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先漢曰惠施
當作施惠已與二弟爭民。先

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盧文弼云已字張
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居一二年。二弟出走。公子

夏逃楚。公子尾走晉。盧文弼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彊昭十年奔魯
遂奔晉先漢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

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

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

諸大臣。先漢曰二柄篇
作行之舉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漢曰
左昭三

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
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

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

蚌。不加貴於海。先漢曰乾道本蚌作蚌
無加字今依拾補改增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

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顧廣圻
曰秦當

作齊周也謂
過齊國之人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弼曰孫詒綬云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

人歌之曰謳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
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爲韻芑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

為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先慎曰晏子春秋外篇女作佞同字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

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歌舞當作歌舞之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

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

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

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七及一百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

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

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

減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乾道本民曰諫

字術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曰諫

字術藏本名作民是也。見本書難三篇。先慎案顧說是拾補亦作民。今據改。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之利

相對為文。上云託車輿之安。即其證。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釋字。顧廣折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

儲說上左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慎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

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以字。顧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

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

盧文昭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卽本說苑

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當此之時。

先慎曰各本時作爲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

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

先慎曰漿飯粥也

要作溝者

於五父之衢而滄之。

先慎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

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怒。攘臄而入。請曰。

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

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其不可。何也。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

孔子曰。

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

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

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

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

先慎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

將奪

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

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

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

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喬

作論荀子宥坐篇揚倮注引比士作仕先漢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喬作喬無者字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

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

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

先漢曰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昭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漢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

以爲首

誅。周公曰。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

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

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

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

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

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

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

今有馬於此

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御之不止。

先漢曰御覽引御作引止作至

左之不

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

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

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

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鬻。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

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鬻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

也。周公曰。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曰。曰。狂鬻。天下賢者也。夫

子何為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鬻也。先慎曰也字衍文讖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先慎曰北堂書鈔引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

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願廣折云藏本

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

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字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

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補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

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辭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

其作而不為辭公。辭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子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張

曰令之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

字二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閒。時季羽

在側。願廣折曰季羽未詳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願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

而大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虛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

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

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駟私廩獻良馬固車

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

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

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

張榜本增本作私是樂子兄弟見辭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辭公斯字誤今據改

辭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

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者斷其下翎。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翎作領下有焉斷其下翎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

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特作恃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

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見。人惑之。不

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

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韻下文匿與意藏與行皆相為

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

先慎曰乾道本田上有圈今從趙本

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

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

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喬之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

曰。田子方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折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顧廣折曰漢書古今人表中有唐易子卽此上文云翰或其名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

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

謹廩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盧文

昭云二字脫張本有今據補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

廩

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爲作異

顧廣折云今本故作王下爲字作異今據改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

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

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

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盧文昭曰

曰秦本作以顧廣折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之爲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相齊

齊威王夫人死

顧廣折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

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

百二十六七百一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窺者凡十人當亦本書舊注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

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

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

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於是

爲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
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言秦策作立曰。寡人將

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以告甘茂。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

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

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

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昭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

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

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

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

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

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昭云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先慎曰

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

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

曰乾道本無見字盧文昭云一本有見字今據補

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昭云

曰字歸顧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

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

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昭云

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昭云

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入字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

先慎曰乾道本面上有通字盧文弼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

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

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

可盛水。

先慎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盧文弼云乎字壞本無乘字本作盛今據刪改

則人孰往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羣

臣之語。

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弼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

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

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二御覽三百九十二七

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

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

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

先慎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堂谿公

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

酒酸。

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弼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

怪其故。問其所知

閻長者揚倩。

先慎曰乾道本閻作問。論本脫拾補作閻。盧文弼云閻字脫。選注有意林同。賢廣折云當作閻。韓詩外傳云閻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慎案盧顯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閻。今據補藝文類聚引。

補藝文類聚引

倩曰。汝狗猛耶。

盧文弼曰下曰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

狗猛則酒何故而不

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齏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

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文無。齧引狗上有猛字。

字。齧也。齧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論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迺作迎。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狗上有猛字。

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

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弼云文選注引作輔。顯廣折云明字是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也。

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顯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正作明。御覽引而下有往字。

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

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治國

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

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

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被

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

先慎曰富當作輔。變之誤。

吏不誅

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

顯廣折曰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為人所察。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案安下同。字察即案形。

近編又按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繫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繫字。先慎按繫

字不當有下文。無即其證。今據顯校刪。

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

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情有下矣字。誤。

人主不覺

如此主焉。得無墜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

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先漢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蘇本今本桓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漢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曰二字。治國何患。對曰。最

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

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

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改之耳。此亦社

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

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漢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漢曰。下句誅字乃疏字之誤。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共工又

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共工於幽州之都。

先漢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尙書孟子並作流。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

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

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茹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卽雉門也。說文佳部。雉古文作雉。或省爲弟。與茅形近。而漢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卽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麻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卽周禮秋官司。建邦

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土理字通。先漢曰。孫說茅卽弟之誤也。御覽六百二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輔。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輔。戮其御。太子怒。先漢曰。廷理之執法也。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

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

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盧文昭曰。尙上

同校。疑當作陵。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漢曰。此當作下校。尙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倒。說苑乘作乘。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

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

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

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

茅門之外。廷理曰。願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

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

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

主而不踰。先漢曰。北堂書鈔二十六引。老主作先王。說苑作老君。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盧文昭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踰。下矜矣。二字衍。凌本無先

漢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聲。矜矣。猶賢矣。比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為賢。亦通。是真吾守法

之臣也。乃益爵一級。先漢曰。御覽六百二十六引。二作三。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

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

寃也。

先慎曰寃與寃同荀子賦論充
盈太字而不寃揚注寃音條

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

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

顧廣圻曰
信字當衍

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

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

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

繩之外也。

先慎曰繩
謂繩墨

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有所字今據補

繩之外與

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

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
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

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

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

顧廣圻曰藏本
重薄媼二字

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

先慎曰以
當作已

媼許我矣。薄

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

先慎曰乾道本無受字顧廣圻云藏本
無受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

媼曰。不

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

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

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
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

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

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

顧廣圻曰
反當作及

一曰。教歌者

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顧廣圻曰謂當
作為先慎曰為

謂古通用
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

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

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慎曰：乾道本無入字。顯廣折云：藏本

亦有今據補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

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慎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為君。臣不韋

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曰：又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

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如是。組已就而

效之。先慎曰：效當作較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

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顯廣

非御覽四百三十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按：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先慎曰：壺

當作壺形。近而誤酒飲也。生肉不布。先慎曰：左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殺一牛。徧於國中。先慎曰：言不獨食。一歲之功。盡以

衣士卒。先慎曰：功謂女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

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即

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

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

失所以爲從公矣。孫詒讓曰：讀爲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迎當爲逆。順產者言文公所言。皆是順其生之事。迎殺者言戰爲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曰：然

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

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

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

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行法則失信行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快。吏曰：請用

專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

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

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盧文弨曰：張本兵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

賞刑篇反鄭之埤東衛之畝，一衛爲作徵說。詳商子集校。與呂覽合蓋相傳有此事耳。取五鹿，攻陽，勝虢。顧廣圻曰：陽當卽陽繁，勝虢未詳。伐曹，南圍鄭。

反之陣。王澐曰：呂氏春秋反鄭之埤高注反覆覆鄭之埤。先慎曰：晉語伐鄭反其陣，高注反覆也。陣，城上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爲長。

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

衡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文弨云：城字誤，今據拾補改。一舉而入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

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當作知，下同。不能使人

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

無國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

當重下屬
今據補

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
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顯廣
折曰

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按此當重以解左
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

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顯廣折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令臣操之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取馬又能忍渴及至

蔡曰注渴誤得先慎曰趨本渴作竭亦誤

子罕爲出歲

罕行謂一國畏之因寡君亦威分出歲之類也

田恆爲圃池

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王造誠能御車使其操善則不進田成信善琴

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一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由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

無而字顯廣折云臧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讓

爵祿生於功

功立則爵生

誅罰生於罪

罪著則罰生

臣明於此則

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顯廣折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

君通於不仁

君通於不仁

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

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乃盡死力故非忠君

昭襄知主情

但當自求理以警實也百姓但當仰

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

而不發五施

應侯欲殺魏果以被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

田鮪知臣情

故教田章

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

而公儀辭魚

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文昭曰注一本爲誤作達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

故蘇代非齊王

主鑒於上也

盧文昭曰上張本作土顯廣折曰臧本上作土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而

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顯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從崇子之

人主無所覺悟

作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擯已況君權可借臣乎

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鶴吳章知之。故說以伴。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

之道。王國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

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

三仁夏之龍逢是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

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故

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

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牽

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顧廣

是以說在例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倬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

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

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餓人及老而無妻

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餓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前癡後癡錯既不得前卻後旁而佚造父見之位猶賞罰
失必致散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

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

制也

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

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

威分於出彘也

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

先慎曰此下當更有

擇欲於馬者五字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顧廣圻曰馬當作驚

非芻水之利不

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

也詩小雅芻蕘傳革冲仲傳革善首也革即傳革亦即勒也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

然而田連鼓

上成竅撮下

先慎曰各本撮作撮拾補引孫詒讓云文選琴賦注引作撮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撮先慎按說文擊一指按也今據改

而不能成曲亦共

故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

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

先慎曰依上文琴上當脫

駙字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今依補

一曰造父爲齊王

駙駕渴馬服成

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

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

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

先慎曰乾道本無彘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

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

先漢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予也義別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

民之所喜

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

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誤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

先漢曰經

無成字成乃其證此作成恆複居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入開訓同並誤

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

厚為圃池也

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弨曰注徐張本作由與上注同

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

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

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

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

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

先漢曰說文驛馬突也字

亦作駢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傾

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

顧廣圻曰

未詳先漢曰手當為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斂策而不進於行說文物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驚之馬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

而發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

先漢曰逸當作突竇溝竇也

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

先漢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弨云正秦本

作止今

一日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

先漢曰乾道本當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

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

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

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

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堯而

田成常爲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桓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誤。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令上衍今字。人操一

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入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

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先慎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

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一甲。訾毀也。謂

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

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卽其義。夫非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是愛寡

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

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

牛塞禱。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鑽書賽並作塞。卽中閭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

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

閭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

屯亦都也一都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

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

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諫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

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

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

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顯廣折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為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適不為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為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為適勢顯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本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

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

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

先慎曰乾道本果作草拾補作果盧文昭云張本作草顯廣折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

也下文蔬棗棗蔬蔬草屬棗果屬故此類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即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向不誤顯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

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

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

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

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

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

其釋之。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粟粟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

富而國。一曰田鮪。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

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曰字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百八十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

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弟諫

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

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致我致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致致兩

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

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

爲也

三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

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

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有管字今據補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

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

聽其所使之。王謂曰之字 衍戰國策無

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

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

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

其亡何也。顯廣折曰。蘇本同 今本亡作任說

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

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

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

謂燕王曰。顯廣折曰。燕策作惠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屠毛 甘陵縣本名屠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引此

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

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

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顯廣折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

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名依本書。今據今本增。

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

先慎曰。拾補闕作隱。盧文弼云。蘇本。作闕。顯廣折云。今本闕作隱。

燕使

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

先慎曰。問何以如益。

對曰。古

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

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

顯廣折曰。蘇本同。今本為作璽。誤按為下。當有。

吏字。先慎曰。顯說非為字。下屬讀于。矯反。

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二百石以上。

皆效之。子之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

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

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始拾補作羽翼

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始顧廣折云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

陸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淺始二字不辯改從今本 今巖穴之士徒皆私

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襦之資在子之也。

先慎曰乾道本襦作襦顧廣折云號藏本作襦今本作襦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襦是也說文襦

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聲帶終朝三褫之候果云襦解也襦字從衣旁

乾道本襦作号旁藏本又譌焉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 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

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

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

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

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

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

重張本有顧廣折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先慎曰據經服衣也

不與同族者共家。

顧廣折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

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增本提行

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

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

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重

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

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較之。

觀之虎。先漢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趙無注文。顧廣圻

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漢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較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野亦非說文。時恨視貌。盼。盼二字形與時近而誤。類賦注引本書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

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潛曰。盼當作時。先漢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盼作日事。

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漢曰。諸侯辟疆。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拊擊也。臨淵

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漢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木而改也。

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

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漢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

二字往往相亂。史記趙世家。論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燬。前見作得。如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

馬驚而不行。其子

下車牽馬。父子推車。

先漢曰父下衍子字

請造父助我推車。

顧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

造父因收器輟而

寄載之。

先漢曰輟而二字倒

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

顧廣圻曰本驚作驚先漢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

使身佚。

先漢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

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

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漢曰拾補雖下有

使字盧文昭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盧文昭曰致誠本作制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

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

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

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釐主法令

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本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顧廣圻曰罷食句絕後字當衍

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

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

押券升石之計。

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

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日。武靈王使惠

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

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

先漢曰。拾補至作致。盧文弨云。張本作至。顯廣折云。藏本致。今本至作致。誤。

輦猶

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

先漢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

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

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先漢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

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

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

先漢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

桓公歸以告管仲。

管仲曰。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顯廣折云。今本重先。慎按。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

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

先漢曰。乾道本。論作論。據御覽引改。

下令於

民曰。盧文弨曰。曰張本作也。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漢曰。御覽引亦作曰。

丈夫二十而室。

先漢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

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

仲曰。有民老而無妻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言難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向書顯命篇。王乃洗頰。水鄭讀洗爲濯。詩大東篇。洗先公子。韓詩。洗作濯。爾雅。釋魚。登小者。琬。衆家。琬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假字。而訓爲難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挑。拾補作挑。盧文昭以挑字爲譌。非也。挑挑並翟之假借。約。鈞使。錯。鍛在後。鍛。鍛也。以金飾之。○先慎曰。馬欲進。

則鈞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

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

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虞急世注。卽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

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顧廣圻云。蘇本

今本則下有有字。依上文當補。今據增。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笑字。顧廣圻曰。笑字衍。蘇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慎按。顧說是。笑字不當有。今據張榜本。趙本刪。○又按。顧云。今本多與張趙

本合。惟此條不同。故出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途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劔其

腳。造父見之而泣。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笑所以

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

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位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

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故曰繁禮唯忠信
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

詐僞。非謂詐不能制勝
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取多獸。後必

無獸。先慎曰乾道本無取字。必有不字。顯廣折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按此皆四字句。
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作焚林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

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
慎曰乾道本注爲作僞無作言據。趙本改。文公曰。善。辭雍季。

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
答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

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

君所知也。顯廣折曰
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

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
曰乾

道本下因字作問。顯廣折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顯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
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

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

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顯廣折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殺

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

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當作於詐詐敵萬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

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顯廣折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

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

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

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比二句

乃述仲尼之語也字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暮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

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東夷之陶者器

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殺

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當作於詐詐敵萬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

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顯廣折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比二句

乃述仲尼之語也字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暮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東夷之陶者器

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

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

也。非大人之事。○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弨曰。張本有。

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

苦而民從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陶三項。此不當僅言耕也。躬藉處苦。卽下文以身爲苦而後化民之義。

故曰。聖人之

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

何。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先慎曰。乾道本容作三。改從趙本。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

不爭。陶器不窳。

王肅曰。今當作令。

舜又何德而化。

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舜之救敗

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

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慎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爲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

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

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

過。舜有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

矣。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足字。盧文弨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

以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

字諫移於上。而盧顯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

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

此說堯令從已。先慎曰言使民從己之令也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

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作矯外儲說右篇云榜檠矯直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

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

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顯廣折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

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

不愛其子。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

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

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開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開字先慎按開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

先慎曰趙本宦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詐偽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偽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先慎曰卒字衍而桓公弗

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顯廣折曰尸當作尸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謂法度也所以去豎刁易

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說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說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

將弗用也。盧文弨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有。

盧文弨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

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

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

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

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垂爵祿以與臣市。

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

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

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卽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慎曰：句。一豎刁又至。先慎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

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

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

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

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勇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實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

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

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被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爲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

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

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

高赫為賞首。

顧廣圻曰：赫他

書作赦，先慎曰：淮南范論人問訓說施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赦，案赦即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

張孟談曰：晉陽之

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

顧廣圻曰

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顧說泥。

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

君臣之禮，是以先之。

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

仲尼聞之曰：善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王僧曰：此因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

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

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

灌之，白竈生龜。

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龜，拾補曰：作穴，虛文。昭云：穴，藏本。作曰龜，藏本。作龜，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龜。說施禮謀篇同。大元經籍上九亦

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

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

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有失字，今據

補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

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

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數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弨曰：除當作徐。淮南齊俗訓作欲塗。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琴臣失禮而弗諫是緣。隨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顧也疑此下脫文。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比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顧其體也。欲來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待當作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義字衍。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

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爲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爲人臣者至此

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曰：趙本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明。

下同馮云。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

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諫字當衍。此爲兩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諫。先慎曰：顧說非爲謂同字。故

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

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

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為亂句絕下句。同兩于字當作干。藏本今本虜上有為字。先慎按：有為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為虜于穆公由為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于湯，百里奚自為虜于穆公（自亦由也）。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

是其證于即干之誤。

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而小臣不行見。先慎曰：行

當作小臣之忘民也。先慎曰：小上當脫是字。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

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

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

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先慎曰：乾道本脫宜刑二字。

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

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

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先慎曰：注代當作伐。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

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

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慎曰：勸之以徇，則下脫不可二字耳。顧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殉，據張榜本改（注及下同）。

是重不辜也。斷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

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

誤。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

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作是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

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虛，更益謗也。且民

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韓子之過。今郤子俱

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

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

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又使韓子不知其

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曰：外儲說左下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

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顯廣折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

以治國。王謂曰：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

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

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擯出其令故

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

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注宦字趙本無。盧文弨云脫。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

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

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

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

翟而亡西河。樓翟翟穰也。顯廣折曰：樓翟樓翟穰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鄴郢。昭景楚之

二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僖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漢曰乾道本身作手盧

文昭云手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身死即指僖王而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

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主有術。

兩用不爲患。顧廣折曰蘇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

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

先漢曰乾道本重爭字盧文昭云峻本不重今據刪一

則專制而劫弑。顧廣折曰一下當有用字

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

鄴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漢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二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折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

辭曰。且嬰家貧。

先漢曰且當作臣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

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先漢曰踴即踴之俗字景公曰。何

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反。顧廣折曰造讀爲覺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

多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

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顧廣折曰蘇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即治亂

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

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取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

盧文昭曰：非字。

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

公胡不雪之以政。

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事類賦引，則意林亦無其字。

公曰：善。

先慎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善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

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

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平，胡不復遺其冠乎。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

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

先慎曰：小人以遺冠為恥。君子以遺義為恥。

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

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

冠也。

盧文昭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為遺之誤而刪之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

遺義之恥於君子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

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

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孟克莒，舉豐。

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鄧王引之云：孟為孟宇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二十四年，周師取莒及邽，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邽。史記周

本紀文王取邽，國明年伐邽，邽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鄧他書又作豐。先慎按：孟為孟之誤，堯為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孟克莒，舉豐。今據改。

二舉事而紂惡之。

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

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

洛西之地而言不當有請字。後人以下文請解烙炮之刑。途於此誤加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斷。

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

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

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論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按。張榜本有君之力。

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損益若女。工。損益若女。工。損益若女。隰朋善

純緣。

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顧廣圻曰。新序二人。事互易。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

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

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

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

而干亡。先慎曰：補干作孟，盧文昭云：據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干，下同。按此未詳。俞樾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綉，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蹇叔，吳也。武王克商，封蹇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虞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為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

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

蹇叔處干，即處虞也。先慎按：俞說是。今本作干，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為虞也。

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本脫處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

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盧文昭曰：與或改而。向曰：臣之力也。不

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一百。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

仲為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先慎曰：尸當作尸。以為非臣之

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

於齊女而亡忘歸。先慎曰：乾道本志作亡。盧文昭云：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據本作忘是也。今據改。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按依上文當

有今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

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二。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

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

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

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

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

傷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爲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

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顯廣折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按

作逆是顯說非改從藏本今本。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

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

以度量準之。先慎曰：乾道本說以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顯廣折曰：下以字當衍。

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

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

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顯廣折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

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

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

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慎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肯。

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肯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

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

張榜曰當云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

賢未可知也盧文弼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

不重傷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

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以桀是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

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

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

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且下有亦字誤先慎曰以當作已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

先慎曰下之字張榜本無

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

先慎曰趙本遽作虞誤

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

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

先慎曰雖當為唯之誤惟唯古通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豎刁易牙

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

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

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

蟲疏出尸而不葬。

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盧文弼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

不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文蟲疏出尸不葬即其證今據改

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涇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

之寃言。

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讀為悅孫詒讓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傳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聽聽合作聽聽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

謂之謬言(文選注)案蒲阪圓據劉逵引李克書而難之李充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

專今史記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錄古書之文而難之李充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

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推寃言謬言義兩通(廣雅釋詁云謬欺也方言云謬詐也此李克書謬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寃杜注云寃細不寃(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蓋寃本為空虛不

充備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寃寃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寃貨者虛貨不可持以爲富也舊注釋爲苟且蓋讀爲佻偷字於義未切先慎曰寃字不設撰注作聽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

增本子作之今據張榜本增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

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顯廣折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非謂聽者必

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

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

爲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

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

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先慎曰乾

值本私上有和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按私和二字形近而諛衍比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比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

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途五穀殖則入多明

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

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

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

不加大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昭曰張本功作工一物者皆入多非山林

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寔貨者，無術之言也。

先漢曰乾道本

言作害顯廣折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先漢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犀楯犀櫓立於矢石

之所不及。

簡子以犀為楯櫓而自臥之楯楯類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被犀櫓所下脫不字注寢字疑作楯又臥字誤先漢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

字犀堅也說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袍曰：烏乎？先漢曰張榜本烏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

燭過。

先漢曰僞子華子去趙篇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

不能用之耳。先漢曰乾道本脫士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漢按有士字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

昔者吾先君獻公

奔國十七。先漢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服國二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

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

先漢曰張榜本玉誤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漢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襲我遷去絳七十

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

先漢曰乾道本受作授顯廣折云授當作受先漢按張榜本作受今據改圍衛取鄴。顯廣折曰呂氏

春秋鄭作曹

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

先漢曰乾道本無下有士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士字先漢按呂氏春秋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

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

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

所以用人也。文能以實信必謂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

先漢曰乾道本楯作楯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發作楯先漢

按上云簡子乃去橋立矢石之所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
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

親愛○王謂曰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稱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

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尙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

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慎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

信人輕敵矣顧廣圻曰人上當有夫字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失當作夫先慎曰比趙本作比長行

徇上數百不一失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

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慎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作一盧文弨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十六

難三第二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顧廣圻曰。糲氏論術非韓篇作糲是。按氏是同。

字糲當依論術作糲。字書無糲字。史記陸吏傳云。濟南糲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癩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觀民。顧廣圻曰。糲本今本觀作論。論術作糲。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

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

先漢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先漢按論術亦有問字。今據補。

子服厲伯對

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

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術作會。子先漢曰。論術嘗作會。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

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

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

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

聞善聞姦俱當賞也。○先漢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先漢按作及。

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

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

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顧廣圻曰。

王當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

先漢曰。獻公一本作獻子。獻。

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

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

顧廣圻曰：惠竇當依左傳作解竇。

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

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

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

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

蒲人翟人

余何有焉。

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盧文弨曰：注無臣之分之馮改主。

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恒公置射

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

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

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

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

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

君不知，則有燕操也。

子之

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

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濁。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讎下有君字。

多假

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

王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爲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

且寺人

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趙本注誠作論諛。

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

愧而後爲貞。

不皆死而後爲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亦作復。盧文弨云：復作後，講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

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爲貞。若君朝卒而讎立，宦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爲明顯。乾道道藏本誤後爲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講，盧顯說並非改從今本。

今惠

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

先慎曰：乾道本違上今從趙本提行。

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

先慎曰：乾

道本射作對盧文昭云
對藏本作射今據改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

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

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有其有。先漢曰乾

道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張本作勢
顧廣圻云藏本世作勢是也今據改而恃不去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
恃作徒按恃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

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

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漢曰六微
篇宰作朝說

見上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
爲周見六微篇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

患也。夫分勢不一，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漢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
孽卑句寵無藉謂所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

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先漢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
昭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一后，

一二難也。先漢曰二后猶並后也二難
上依上下文當有可謂二字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隔君。顧廣圻
曰藏本

同今本隔作偶按隔當作愚先漢曰隔偶形近易誤詩抑維德
之隔劉熊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有誤者此隔當作偶顧說非此，則可謂二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漢曰乾道本連
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

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先慎曰。往世趙本。作也。盧文弨云。葉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

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

而說之悅

近而來遠。

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餘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

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

以亂政治。

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

盧文弨曰。紹。凌本作咎。顯廣折曰。句有誤。孫詒讓曰。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

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

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據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

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

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

爲大者於其所細也。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顯廣折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

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顯廣折曰。罰當作賞。

故疾功利於業。

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

昭云張本作疾顯廣折云
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謨

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

顯廣折曰智讓為知按
此老子第十七章文

此言太

上之下。民無說也。

盧文昭曰張
本無民字

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

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

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

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

顯廣折曰藏本同
今本子作王謨

賢子之而非孫卿。

顯廣折曰孫卿荀
卿也其事未詳

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

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顯廣折曰
臣當作功

不自賢。

顯廣折曰賢
上當脫選字

功自徇也。

顯廣折曰
藏本同今

本重功字
諫自作相

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

先慎曰乾道本正
作政今據趙本改

不

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

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

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
（空一字）之修藏本作使智之修改從今本

而獨儉於上。未免

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二千里。而桓公

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

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

謂之貧。

先慎曰依上文
不下當有能字

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

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

先慎曰乾道
本公上有方

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

民士竭力

於家百官精勉於上

精廉 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

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但作伊據趙本改

然

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二公一言而二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

也知下明

顧廣折曰也下當有脫文比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為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複出而誤歸之耳

則禁於微禁

於微則姦無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顧廣折云今本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

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

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

精沐

王謂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為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慄又譌作沐與沐形近因而致誤

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

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

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昭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

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折云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並作東今據改

聞婦人之哭

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聞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

顧廣折曰論衡絞作殺下異日作翼日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

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

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據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作姦必

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

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先慎曰論衡

成作城乾道本注因作其據趙本改

不察參伍之政

先慎曰論衡政作正二字古偏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

先慎曰乾道本盡作

專顧廣折云據本今本專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漢察
顯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特作特誤當依此訂正

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

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偏知物故因物以治物

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漢曰乾道本故下

有則字顧廣折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讀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屬入者韓子原文
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
云言智不足以偏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傳寫
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漢察論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

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漢曰乾道

本不重羿字盧文昭云
凌本重羿字今據刪

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

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智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

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

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盧文昭曰常張
本作曾下同

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

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顧廣折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
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先漢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

左右對曰

甚然中期伏瑟而對

先漢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折云史記魏世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按戰國
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瑟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

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
而笑之先漢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

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

先漢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
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

灌以晉水

滅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

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其字疑衍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

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如字。盧文昭云脫凌本重今據補及韓魏猶能

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趙本作曰。盧文昭云曰字作失在不今據趙本改

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作失在不今據趙本改

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昭云其字。趙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

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昭云。凌本。秦本。畏作未。乎作也。顧廣圻云。畏字當有誤。未詳。先慎按。畏未覺。近而講。未有

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一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

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

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昭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不
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
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
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
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會史之所侵也。先慎曰。侵。論本作侵。古字通用。觀
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諫。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

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
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
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
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慎曰。張榜本兼作重。故

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
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

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慘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指矣。過而不慘。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

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詞。

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

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

先慎曰。依上文。晉齊當作齊晉。

子君於衛。顧廣圻曰。句絕。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

君有失也。故臣有

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

顧廣圻曰。二字句絕。先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威嚴股命。墨

子兼愛篇。下作威嚴股言。禹謨卽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

君之明。不知不慘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字誤。按臣當爲巨。詎巨同字。

其所

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諫亡句絕。下七字爲一句。先慎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爲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爲臣之禮。故得爲其君也。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

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

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

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

先慎曰乾道本離作謂顯廣折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

傷身易名。顯廣

折曰未詳先慎曰路史桀殺關龍逢傷聞而歎使人哭之桀怒囚錫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置例之當即此事

武身受罟。

顯廣折曰見喻老篇

而海內服。趙咥走

山。顯廣折曰咥當作宜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田成外僕。

顯廣折曰蘇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

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

君處之也。

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

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

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

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

顯廣折曰蘇本今本重齊字誤

鮑文子諫曰。不可。

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

先慎曰伐下衍於字

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

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

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

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

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

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

顯廣折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

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

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之謂嚴。

先慎曰乾道本救上有救字拾補無盧文弨云救字衍今據刪

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

顯廣圻曰與左

傳不同鄭世家亦云聖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

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弁。而以桓律人。

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

則是皆無

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

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

先慎曰諫知趙本作知諫諫諫字句知下屬

此見微之情

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之實也。

先慎曰乾道本救上有救

字據拾補刪

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

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

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

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

盧文弨曰亶左傳桓十七年傳作亶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

君子曰。昭公知所惡

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

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

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

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

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權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

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

顯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

不誅。故褚師作難。

先慎曰乾道本褚作褚按趙本改

食龍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若

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

曰。知所惡。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拾補有盧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蘇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

以見其無權也。人君

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

含憎懼死以徵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先慎曰昭公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

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為我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蘇本

今本有報字今據補

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

顧廣圻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

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

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

顧廣圻曰未詳

吳王誅子胥。而越

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

健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慎按作子公是上子公殺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

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其盧文昭云其秦本作之今據改

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

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

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無故字國語

昔齊驪馬鍾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今據刪

君行之臣。

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

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

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先慎曰拾補乎下有說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

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蘇本有公字是也七術篇有今據補

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踐亦誤

公曰。奚夢。先慎曰此下當依七術篇有對曰二字夢

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

先慎曰乾道本闕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

非。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

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

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

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顧廣折曰雍鉏說策作雍道先慎曰孟子衛策作雍道說施至公篇作雍雖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

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折曰

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

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

先慎曰乾道本已有主字顧廣折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

慎按拾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

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作賢誤顧廣折云葢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

靈侯說參無恤。

顧廣折曰未詳

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

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折云葢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

而二

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

顧廣折曰葢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

與愛而用之同。

顧廣折曰句絕

賢誠賢而舉之。

顧廣折曰六字爲一句

與用所愛異狀。

顧廣折曰狀字衍

故楚莊舉叔孫而霸。

王謂曰叔孫當

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

所愛衛奚距然哉。

先慎曰拾補委下有獨字距作詎盧文弨云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爲遠先慎按顧說是

則侏儒之未見也。

先慎曰乾道本

見上有可字盧文弨云可字凌泰本無今據刪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

加知之也。

顧廣圻曰之字當衍

日不加知。

顧廣圻藏本同今本日作日諫

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

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集解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

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雲作散。

而龍蛇與蟻

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

不

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

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

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

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

者也。盧文弨曰：缶疑正之。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比顯。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詘，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先慎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

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

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擲拾遺摭作釋顯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

則吾未得見也。夫

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

盧文弨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蟻蟻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

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醴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醴霧之勢而不能

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慎曰：張榜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顯廣折

曰：藏本今本無上。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顯廣折曰：兩已字，常有缺，未詳。俞樾

曰：兩已字，當作人己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顯氏由不達古人語意耳。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

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

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

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顯廣折云：藏本今

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慎按。逸周書：微篇正有將字，今據補。彼脫爲字，當依此訂。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

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顯廣折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先慎曰：此隨舉二人暴虐

之事，非必有四行也。炮烙，即非桀所爲，顯說大泥。桀紂得乘四行者。顯廣折：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兼。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先慎曰：乘下脫勢字，四當作肆。肆行即

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顯說非。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

先慎曰：言匹夫未一行桀紂之暴亂。刑戮隨之也。顯氏以一對四言非。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顯

廣折云：今本無風字，按句有誤。先慎按：無風字是改。從今本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之傳翼，所以暴亂之事成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

未有位也。顯廣折曰：未當作未。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

夫良馬固車，使減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

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巧字。先慎案：治要亦有今據補。今以

國位爲車。

先慎曰治要無位字

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

先慎曰治要轡下有銜字

以刑罰爲鞭笞。使堯舜

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

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

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

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先慎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

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

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

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今日至設也。據本張榜本論本補三十二字

夫堯舜生而在上位。

先慎曰乾道字堯作聖顯廣折云。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文。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堯不當作聖。

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爲堯之誤。

雖有十桀紂不

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

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

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

已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折云。謂人之所得下有脫文。俞樾云。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

通顧氏因疑有脫文。非是先慎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得設。正承上非人之

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爲吾。遂不可讀。乾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賢何事焉。何以明

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爲之說。而不加參訂。均非。

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

先慎曰。難一篇。矛楯互易。白

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

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何如。作擊子之楯。如之何。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

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

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勢。道誤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

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慎曰。是上當有反字。世之治者。

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

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

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慎曰。驥駟並

千里馬乘而分馳。背必速。夫棄隱括之法。先慎曰。張榜本論本括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楫。說文楫。槩也。從木。行聲。今通用欸。欸。木之括。又或從括。書大甲往

省括于度是也。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

委法。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

則亦不然矣。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先慎曰。御

覽八百六十三引括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

良馬固車。減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慎曰。海即游字。誤而複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

溺者不濟矣。

先漢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難字說林上意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

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

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

先漢曰張榜本脫馬字

五十里而一置。使

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至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

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

非飴蜜也。必苦荼亭歷也。

先漢曰乾道本禁作茶顧廣折云今本禁作茶今據改

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

未之議也。

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末顧廣折云句有誤

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顧廣折曰句有誤先漢曰語意明顯說謬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

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

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

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

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

先漢曰訟讀爲誦

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

上有令。

先漢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折云據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

先漢曰依上文民上當有而字

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

趙用賢曰漸段也音尖

此世之所以多文

學也。

先漢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矢見周禮考工記冶氏注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

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先慎曰外鶴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

也。先慎曰當下脫儀的二字外鶴說有

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鶴說作巧是其

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穀。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

功作公誤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

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

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

而莫

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

先慎曰史記荀爽傳趙有公孫

龍為堅白異同之辨。鄒折子無厚。簞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為審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

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莫為位為天子而丹朱

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

義渠。明將也。

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盧文弨云今字非今據改

而措於毛伯。

顯廣折曰毛當作屯外鶴說右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顯說毛當作屯是其

引屯二甲為證非屯伯即屯長見商君書境內篇措當依下文作試

公孫亶回。聖相也。

顯廣折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省耳

而關於州部。

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

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馳於聲調。眩乎辯說。不試於

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

生立法術。設度數。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

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

先慎曰。乾

道本効作效。盧文弨云。效。蘇本作効。今據改。

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

先慎曰。乾

道本強作疆。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一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

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

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廣折云。蘇本今本有今據補。

夫治

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

王儼曰。王當作生下同。

而行賤

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

亂主閭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閭上

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盧文弨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折云。此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今據改。

臣不忍嚮

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

謂堂谿公也。非。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

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二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

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

盧文曰。姦為改作奸。

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

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

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

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憲令。句則

愈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讀為導。與下使昭侯用術同意。利在故法前令。申不

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侯用新法後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今人以前後兩字互非也。利在故新相反。盧文昭曰。利在二字衍。前後

相悖。先慎曰。乾道本悖作勃。顯廣圻云。今本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悖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勃下云。排也。明乖亂之字。應作悖。而勃為假借字。顯氏以正字為誤。蓋未之審耳。今據改。則申不

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慎曰。張榜本用誤利。故託万乘之勁韓。

先慎曰。万張榜本趙本作萬。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顯廣圻曰。七十有誤。或當作十七。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

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先漢曰：相字後人所加，此與連

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

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曰：句絕。惠王死

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漢曰：依上文，甘上當有而字。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

東攻齊。先漢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漢曰：各本一尺作尺，土據御覽引改。乃成其陶邑

之封。先漢曰：各本成作城，據御覽引改。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

曰：御覽此亦作成不誤。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

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漢曰：張榜本主作其誤，主謂秦王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

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盧文弨曰：不或改，雖顧廣圻曰：不當作雖。主無

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

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漢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

有治字，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難三篇，弗亦作不，今據補。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可作可也。先漢曰：張榜無可字。知而弗

言，是謂過也。先漢曰：乾道本是下有不字，盧文弨云：不字脫，藏本張本有也。邪同顧廣圻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漢按不字衍，文下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卽是謂過也。意今據改。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

人主尙安假借矣。

先慎曰矣。當作乎。

商君之法曰。

先慎曰乾道本曰作。日據張榜本趙本改。

斬一首者爵一級。欲

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

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爵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

欲爲官者爲

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今依藏本。今本補說詳下。

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

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顯廣折云。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日乾

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字。正符

而治智能之官。先慎曰。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亂撰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以加也。以七字。

治下有者。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術。今據刪此。

謂以勇力所得之官。而理智能之事。不當其能。無異。今斬首之人。爲醫匠也。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

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顯廣折曰。疑讀爲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

先慎曰乾道本。辜下無之字。顯

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非所謂明也。

顯廣折曰。明字當衍。

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

也。先慎曰。顯說。是讀當以而不失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

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

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

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

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

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讎兜氏有孤男。

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

顧廣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辛推侈，又明鬼篇云：推侈大獸主別。兇虎古今人表下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云：移大轅淮南。

子主術訓云：推侈大轅侈，侈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諫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往誤。《通說》見墨子非命篇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作推侈。墨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

微。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漢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間世釋文禪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亂之以其所好。先漢曰：投其所欲引爲不善也。

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漢曰：趙本乃作萬。故人主左右不可不

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

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三。晉伯陽。顧廣圻曰：晉字當。秦顛頤。衛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頤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

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卑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頤、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狐不稽。顧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稽。顧廣圻曰：此

按齊策云：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雄陶、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雄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宇，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伯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歟異耳。卜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一人者，皆上見利不喜。

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漢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卽賴字韻。

顛顛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

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

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本有今據補。

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

於水泉。有民如此。

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折云。本有今據補。

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

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

顧廣折曰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

狗宛路。繒丹。疑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大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

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

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

盧文弨曰勢。秦本作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

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

先慎曰乾道本從作特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折云。今本特作從。其身雖作威。雖身按句

有誤。先慎按。今本是從之以威。句此。如響參諫君以兵之類。改從今本。

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

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恆。

先慎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弨云。田齊倒張本作齊田。今據改。

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

顧廣折曰未詳。先慎曰晉字衍。此即魯叔孫宣伯。

衛子南勁。鄭太宰欣。

顧廣折曰未詳。下文云。太宰欣取鄭。

楚白公。周單荼。

顧廣折曰未詳。下文單氏之取周。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

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升以撓內。親下

以謀上。

顧廣折曰。本同。今本親作侵。誤。

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

之君。能見之乎。

先慎曰。若夫二字不當有。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

里奚。蹇叔。舅犯。趙衰。

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襄。顧廣折云。襄當作衰。今依拾補改。

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

五人者爲其臣也。

盧文昭曰爲其疑倒下不同先慎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句法一律明此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爲句盧氏疑爲其倒非也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誦

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慎曰立事上當有脫字不難破家以便

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

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洧卽釜銀也洧古讀與復疊之字近水經洧水注甲庚溝水枝分東逕南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爲復則亦可讀爲銀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讀之釜或謂之銀明釜銀連文此黼洧卽釜銀之通假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相類故並以爲身卑之喻

難受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身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複而義不同如此臣者。雖當昏亂

之主。尙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

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之

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賜所用也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芋

尹。申友。先慎曰趙本芋作芋盧文昭云芋誤隨少師。越種干。顧廣圻曰種干下文未見吳王孫頌。顧廣圻曰頌國語作維頌維同字也他書頌作頌

晉陽成泄。顧廣圻曰依下文智伯所用也齊豎刁。易牙。此十一人者之爲其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有十一人當有脫文

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閔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

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慎曰說卽悅字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

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

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一。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殺少子班於豎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

周不詳身殺之事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二。先慎曰其事未詳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

廣折云誠本今本有今據補

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弁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

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

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

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途進。而姦邪弁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

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以其害

國傷民。敗法類也。廣折曰。誠本同今本。法下有犯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

囹圄縲繼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縲當作纏。廣折曰。誠本今本。縲作縲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

不差其卑賤也。廣折曰。誠本。於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為可以明法。廣折曰。誠本。今本。無為字。據能字短便國利

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

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廣折曰。誠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先領曰。數謂術數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

故為入臣者。破家殘賸。趙用賢曰。賸音粹。貨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先領曰。相為名譽從陰

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廣折曰。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廣折曰。誠本。今本。曰作

且按曰。字是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

已。先領曰。忌當作敵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

已。先領曰。忌當作敵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

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顯廣折曰句絕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

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顯廣折曰臧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譎

詐之士謂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先

曰如蘇代爲齊使燕而使子之重權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

右盧文弼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

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

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顯廣折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文臧本同今本無下君字先慎按無下君字是今據臧曰字上亦

當有者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卽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厭然舉耳以爲是也顯氏不知君字爲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非

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顯廣折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爲一句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弑

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偃堯禹偃舜湯放桀武王伐紂

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顯廣折曰

人字度其行顯廣折曰三字爲一句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

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

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

衛顯廣折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謙覽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此易牙疑開方之誤取當作下或因易牙倡亂而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

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大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偃堯禹偃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

承六當作八人下嘗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俞說非

族。盧文昭曰搃張本作搃先慎曰搃搃並誤當依上文作接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

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

先慎曰乾道本權矯作權驕顧廣圻云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

隱正道。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教適顧廣圻

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筋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從今本持私曲。上

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

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

先慎曰乾道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

然

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若夫轉身易位。全衆傳國。

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說曰法字衍文傳當作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

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為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最其病也。爲

人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

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

盧文昭曰畢弋

本作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

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

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不肅。

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

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先慎曰史世家敬侯即位十二年卒

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

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

之後也。先慎曰趙本御作召古字通

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

聲內不漚汗池臺榭。先慎曰此句衍一字

外不墾七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

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

先慎曰何故二

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

先慎曰乾道

倒字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二據

趙本改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

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

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

顧廣圻曰疑讀為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

而聖主之所禁也

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

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倒先慎曰諛當作詭人君南面故臣言北面

文言

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

先慎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敢顧廣圻云今本作敢誣今據改

是以羣臣

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

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

先慎曰適疑作適

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

鮮矣故曰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

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

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擊適子而尊小枝

先慎曰無擊適子謂無以適子為擊也

無尊嬖

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

先慎曰君不道

疑物以闕其臣臣不誣情以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談說是譚上無意下無怪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

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

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
先慎曰拾補與上有嘗字盧文昭云脫泰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

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
先慎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按依

上下文當有今據補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

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
顧廣圻曰句絕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

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
顧廣圻曰句絕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

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

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

心怯言。則謂之窶。
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當爲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窶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爲壹者張趙本改爲

一著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

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漢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顧廣折云今本無吏字今據刪難致謂之

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

行德謂之仁先漢曰乾道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折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漢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

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漢曰乾道本閒作閑據趙本改損仁逐

利謂之疾顧廣折曰句絕險躁佻反覆謂之智顧廣折曰當說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諷者任先漢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

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按句有誤而不

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

則亂民出則不便也盧文弨曰便一作使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漢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折云藏本今

本近作迹今據改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上字盧

文弨云一本有今據補今有私行義者尊顧廣折曰私下行字當衍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

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

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

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未作者富名之所以成

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折曰池當作地俞樾曰顧說是也惟城地連文正於不詳城變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

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錄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

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

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蠱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即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傳十五年左傳。上握度量，所以

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

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色角反。此言巧言利辭之人得常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

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

盜賊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曰：狀匿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東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禮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藏為之。藏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藏矣。王先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雎傳，俞說迂曲。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

也。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盧文弨云：脫厲字。衍卒字。據拍補。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當衍乎字。無宅容身，死田畝，顯廣折曰：今本重身字。藏本故作敏。今本作奪。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特身死而奪也。藏本故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即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

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劓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劓作擅制。盧文弨云：以字脫。張本有劓。藏本作劓。顯廣折云：劓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顯廣折曰：職當作耿。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顯廣折云：今本官作居。今據改。上以

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弨云：危字脫。奉本有今據補。必下

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弨曰：無字衍。顯廣折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而不禁其行，

不被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乾道本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劓作擅制。盧文弨云：以字脫。張本有劓。藏本作劓。顯廣折云：劓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職當作耿。而閒居之士尊顯。顯廣折云：今本官作居。今據改。上以

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弨云：危字脫。奉本有今據補。必下

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弨曰：無字衍。顯廣折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而不禁其行。

不被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乾道本

上下有世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

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之誤說詳上有度篇

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

先慎曰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

先慎曰句絕

賞賜所以爲重也。先慎曰乾道本所上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

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常有之字從今本刪

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

名號。

先慎曰便上而字衍

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

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力行。威利在下。

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

字接句有誤未詳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

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窘路。

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路作處誤

託伏深慮。大

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

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

字而脫耳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

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

盧文弨曰凌本無與字

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

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

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

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措

作令按句有誤

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

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惠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

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取降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據今本增

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

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

能之士。語曲牟知。

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也知讀曰智

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

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

顧廣圻曰本書七微篇有暴傲即此未

而世尊之曰礪

勇之士。

先慎曰說文礪厲石也凡捷利之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礪爲之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

之士。

盧文昭曰譽疑是俠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

先慎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

而世

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

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

王先謙曰

整正毅善也

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懼

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

而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者

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

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

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慎曰。趙本重髮字。盧文昭云。下愛字。蘇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按。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計。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父子之澤。先慎曰。依下文。父子當作父子。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爾曰。句絕。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昭云。於字。馮校增。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

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今本明下有主字。按此當有今據補。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法。依下文當作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曰。折曰。

絕官官治。顧廣圻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昭曰。下。國字。張本無。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

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

盧文昭曰。致張本作至。

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

盡而不望。

先慎曰。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

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顯廣折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

篇云。君過於不仁。臣過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會

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會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

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

先慎曰。張榜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

罪者重以杜其效尤。

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令之。行於子者十

母。盧文昭曰。者一作也。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

父母二字。顯廣折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其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顯說非。改從今本。

吏用威嚴而民聽從。

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昭云。用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

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

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

盧文昭曰。關或作開。

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

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

顯廣折曰。句有誤。當脫一

字。子多敗。推愛也。

推行也。

父薄愛教答。

顯廣折曰。五字爲一句。

子多善。用嚴也。

先慎曰。張榜本無故。母至用嚴大小二十四字。

今家人之治產也。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

相忍以飢寒。

先漢曰盧文昭拾補出飢字云漢張本作飢按下饑饉天饑作飢非先漢按下一二飢

字張榜本

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

先漢曰饑字從張榜本改下同

溫衣美食者必

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

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儉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

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顯廣折曰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對也

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

亡之術也。

先漢曰乾道本無刑字顯廣折云今本有刑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

先漢曰乾道本必作心顯廣折云今本心作必

諫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即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

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

先漢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作惡盧文昭云惠字非今據改

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

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

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

顯廣折曰藏本也下更有

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今本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

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乃築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築亦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乃築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築亦

在賞罰之

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

者。是治死人也。

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

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

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梁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

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蔡誤作蔡。傅寫者。又人意改爲揆耳。

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

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下有名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若夫厚賞者非獨

賞功也。又勸一國。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

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

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

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先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

於民也。先慎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

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昭云加張本作蒙今據改故姦必止者也。先慎曰下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

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文上下當有而字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做其罪

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躡於山而躡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聞訓竟戒躡作躡垤作輕高注躡也

輕也按依義當作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順讀為順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

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

之埒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值非欲亂國即為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

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

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盧文昭曰恐疑是怨先慎曰盧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怨上故下云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怨文正相對故天下大

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謂曰賞當作刑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

亂也。

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罰民猶趨亂下云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是也

夫富家之愛子。

先慎曰乾道本富當作拾補當作富

盧文弨云當字訛今據改

財貨足用。

盧文弨曰財貨張本倒下同

財貨足用則輕用。

先慎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

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

而愛厚。輕利之患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雖作則誤按趙當作唯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

治懦則肆於爲非。

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舊倒依下文改先慎按趙本不誤今據改

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

上治懦而行修者會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會史亦已明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弨云已字脫

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

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

先慎曰民而當作而民

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

天子而不足於尊。

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子下疑脫之位二字

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

民不能足使爲天子。

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

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

先慎曰乾

道本以作爲拾補爲作以盧文弨云爲字張本無顧廣圻云今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慎按今本以爲兩有非也張本爲作以是今據改

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

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

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問而

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

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

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折曰

俎字當衍下句同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

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先慎曰乾

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折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世主眩其辯。隘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

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

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先慎曰謂不遺故舊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

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

逆令。謂之剛材。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上爭故不行其令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

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

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

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入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

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爲當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

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慚。先慎曰王先謙曰所字當作術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顯廣折云誠本今本爲下有其字先慎按此與上而爲其私急對文明有其字是今據補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

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君字此君字緣上下文而誤衍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顯廣折曰誠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諒使按德義當作得離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離費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諒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顯說是張榜本無下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術篇不當有必字說見彼）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先慎曰不下當有得字與上故賢者不得詐欺文一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慎曰不任修士使

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

先慎曰令即法也

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顯廣折云今本有能字先慎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不可以爲法。顯廣折曰句絕

夫民不盡賢。揚朱墨翟。天下

之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

立死若木之枯也

華角赴河。

顧廣圻曰未詳

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

先慎曰乾

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

故人主之所察。

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文昭云所字脫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智士盡其辯

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下有能字誤盧文昭曰張本無能字

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

先慎曰乾道本土下有能字盧文昭云張本又有能字馮去之

顧廣圻云今本無下能字按此衍今據刪

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

習辯智如孔墨。

先慎曰論本博下提行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會史。會史

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

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

先慎曰錯施行也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

王先謙曰所字衍

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

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大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

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

言國軍異器方稱也言搢笏之儀干戚之舞與夫方稱鐵鉞不相稱適也○顧廣圻曰適讀為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譌孫詒讓曰有方當

為會字○會有音近字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元二十人入擯會字今本亦譌作有方與此正同○詳墨子閒詁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盧文

荀子論兵篇練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顧廣圻曰奏讀為奏

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王先謙曰趨與趣同

干城距衝。

先慎曰乾道本衝上有衝

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衝字按衝即衝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衝折之枉席之上即其義先慎按荀子強國篇楊注引無衝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

不若堙穴伏藜。

王潛曰強國篇楊注

引藜作藜按藜字是見墨子先慎曰楊注引穴作內盧文昭荀子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藜藜互異疑此藜字是與韻協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

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珖銚而推車者。

珖，屋以屋為銚也。即推輪也。上古摩屋而轉也。

○盧文弨曰：推當作推。下同。注即推輪也。四字不應闕在中。當云推車。即推輪也。移置於未始得。今本注字誤。且衍不可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輝。顧璣論非鞅云：推車之輝。擲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邊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推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蔡藏篇云：推引鏡。轉以當劍。戰即此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盧顯說非。

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

仁厚。

先慎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按。此不當有。今據刪。皆推政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推。下同。先慎曰：盧說非。推政與六反篇推愛句法正同。義見上。

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

治也。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蘇本也。作難。盧文弨云：難字衍。張本作也。亦可。法所以制事。盧文弨曰：當分段。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

據刪。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立之三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有。今據補。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

多。則為之。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無則字。誤。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

否。功之多寡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則文不成。我顧廣圻云：今本有按。此當有。今據補。

乘。乘謂其半也。○先慎曰：乘無半義。乘當作垂。形近之誤。說見內備說篇。

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

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

先慎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除也。欲病。病者攻以藥石。藥石所建。血肉必傷。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

先慎曰：事當作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

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易作益。誤。

人之不事衡石者。盧文弨曰 當提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

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先慎曰

。雖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卽私之誤，而複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今據刪。貨賂不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先慎曰：御覽引亦有。

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俞樾曰：愛不可爲前論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然而弱

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

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

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

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軌道本則作於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

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義。先慎曰：顧說非此。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卽暴之實。

。若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猶尤其證。比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

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

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

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

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

盧文弨曰為能二字舊倒今從臧本下亦當同先慎曰乾道本作為能不誤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

先慎曰勸字後人依上文誤加

不為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為能作能為今

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

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

此勸

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

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誤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

是以聖人之書

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

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云今本無盡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

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

顧廣圻曰臧本同今本慮作操談

以責智者之所難。

顧廣圻曰以當作不

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九勞二字盧

文弨云力勞二字凌本無今據刪顧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元本不合非是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盧文弨曰張本下兩句皆

無於字此亦當衍先慎曰乾道本下兩句亦有於字盧說非

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

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今生殺之柄云云不提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

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人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

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則也。而則古通用見經傳釋義。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文昭云上張峻本作土是也。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倏。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

暴。孫詒讓曰驕當作驕謂驕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驕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即此所謂人臣輕上曰驕比倏與驕皆美名

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為譽矣驕字又作矯（荀子揚注驕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倏驕之無益人主而為邦之蠹則驕非不以倏驕為美名可知此下以受譽指時人而言孫說失本書之指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

大亡。先慎曰張榜本自有士之君至此皆刪去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

者上無臣字顧廣折云蘇本今本有臣字先慎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者字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

襲級。官爵受功。顧廣折曰句有誤先慎曰此言凡遷官襲級必因其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先慎曰不當作必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昭云十下脫八字顧廣折云此篇多不可遺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則禁令

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

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

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

顧廣折曰蘇本同今本力作術謀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

不可測也。

其用人也鬼。

如鬼之陰密。

天則不非。

既高不俱。

鬼則不困。

既陰密誰能困之。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

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先慎曰乾道本注雖誤作誰據趙本改。

毀譽一行而不議。

而天下不敢違。

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

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

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

顧廣圻曰句絕。

禁誅於私家。

顧廣圻曰禁誅連文。盡劫獄臣。藩云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誅。不害。害即無害。功罪賞罰必知之。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

賞罰則治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諫公。顧氏又以不害屬下。爲句故疑有誤。

知之。道盡矣。

害二字當連上爲句。功罪賞罰必知之。爲句。知功罪

因情一曰收智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

先慎曰此謂一人之力。一人之智也。

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

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

任衆而用國也。○盧文弨曰注用君下之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

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

顧廣圻曰

諫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在當作任形近而誤。今本以隱改也。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諫本今本有之字。

今據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

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

顧廣圻曰句絕。

自取一聽。

則毋墮壑之累。

先慎曰乾道本無聽字。母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諫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三

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爲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窳壑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諫本。今本

故使之調。調定而怒。

折曰諫本同。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諷諫也。調定而怒。即下揆任必怒意。

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筭籍。

先慎曰乾道本日作曰趙本作由盧文弨云由

蘇本作日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作論字之誤也成敗有徵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

字顯廣折云今本不重今據刪 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

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顯廣折曰智當作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

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顯廣折云今本重按句有誤先慎按君神即上文其用人也鬼

義取其不可測也君神二字當重改從今本 下盡則臣上先慎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曰結智

〔三二〕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下有異字與共事者殺故

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茲乃無所乘先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害之地並蒙故明主審四字而言亂之

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幾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

先慎曰弟兄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舊注未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每責於臣先慎

謂乾道本注子姓作之姓代主作代圭今據趙本改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權籍不失

實臣則主母有所畏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權籍不失

兄弟不侵權柄國權不失於下也○虛文弼曰藉張不令一門專制則不

當從土旁先慎曰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先慎曰不下當有脫字亂臣

注權當為權之誤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先慎曰不下當有脫字亂臣

所因也即其證今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先慎曰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

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幣顯廣折曰蘇本無結字今本結

同孫詒讓曰結當作詰同聲段借字外國之置諸吏者謂鄰國之為內臣求官者戰國時往往有之結

諫謂詰其罪而諫之王先謙曰結孫詒是裕不誤重幣謂厚幣敵所親暱重幣為反問者則詰而諫之 則外

不籍矣。

先慎曰籍讀爲藉下同

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

塞矣。

先慎曰乾道本充作充顯廣折云今本充作充先慎按作充是也塞訓爲閉淮南主術訓晉語注並云塞閉也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爲充滿故改充爲充以就其義非也改從今本孫詒讓云充變作

兌亦誤。

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二節持之。先慎曰言襲級節級義同以節持之亦謂以上下之等治之 日質。日鎮。日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

貴帑。固也。

先慎曰貴帑當作貴怒形近而誤下立道云行參以謀多授任以貴失行參必折授任必怒即其義

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

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

顧廣折曰誠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上

不制則大誅。王先謙曰即毫末不披將尋斧柯意 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折曰而上當更有諫字徑者謂顯諫也下文乃隱諫之生者不諫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諫

除則大誅。

王先謙曰即毫末不披將尋斧柯意

而名實當則徑之。

顧廣折曰而上當更有諫字徑者謂顯諫也下文乃隱諫之生者不諫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諫

小不

之也。傷名者名不當也。則行飲食者以飲食行其諫也。不然者不行飲食也。而與其諫者以所諫與其諫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

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驕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

止。

先慎曰乾道本驕作驕見功作易功拾補驕字下旁注驕字易功作見功旁注易均虛文強云驕泰本作驕詭字諫本不重易均張本作易功亦驕俞樾云驕者蔽也下文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見功見罰

是。不驕也不驕而詭乃止。可證驕曰詭之義。先慎按俞說是。改從拾補。

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

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

而不踣。

王先謙曰若齊闕止田常之比

曰卷禍。

孫詒讓曰卷當作餐謂餐成禍亂也餐卷形近誤

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爲闕

呂氏春秋家微篇楚車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即大闕也孟子云鄭與魯開孫與音義引劉熙注云闕權也構兵以闕也說文門部云闕闕也此云家隆即家闕亦謂私家構兵爭闕也隆與闕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

悉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隆聲類亦同古字通用彼家降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

脫易不自神。曰

彈威。

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彈威無義

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

知。則有劫殺之事。

先慎曰主下之字當衍文

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

顧廣圻曰自此下皆未詳王先謙曰國事廢置皆當自內主之由人

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

生於外則亂。

先慎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所畏之求得此亂臣之所因即其義

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

以利資之外。

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

故其國治而敵亂。

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盧文弨曰張本作故其顯廣圻云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先

顧按作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

即亂之道。

顧廣圻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即就也即亂猶左傳言即死謂去安就危也先慎曰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弨云亡亡本本之並非

臣憎則

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王先謙曰不當憎而憎則亂臣起外若楚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則亂臣起內若吳宰蘇之類眩不自持形骸之疾飲藥致斃心腹之疾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

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之行又揆之於伍其衆以為失者則加罪責

行

參必折。

王先謙曰三人從二不用者必折抑之先慎曰乾道本折作拆盧文弨云臧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

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和同非上之利故必責以怒之

折之微。足以知多寡。

先慎曰乾道本微作微拾補作微盧文弨云微張本作微顯廣圻云今本微作微按句有

諒先慎按此謂分別衆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微字是改從今本

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

王先謙曰折怒雙承此句有誤其徵在比

周而賞異也。

盧文弨曰也字衍先慎曰臣下比周則賞在立異

謀毋謁而罪同。

顧廣圻曰今本毋謁作罰謀先慎曰毋字衍諫謁即上文罰祿循功請者俱罪意

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

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

先慎曰改當作攷形近而誤澤讀為擇謂擇守也參聽人言以審察其誠否易地而觀以及驗其擇守禮記射

義厚者所以擇土也擇有擇義其字又相逼由乾道本言作官顯廣圻云臧本今本官

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

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官顯廣圻云臧本今本官作言今據改王先謙云重其禁令則遠使知懼

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

其外。俞樾曰疏置當作置疏疏與

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先

謂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 曰諛使倒言。論反以得陰姦。俞樾曰論反當作反論反 設諫以綱獨為。王僧曰諫讀為問王 舉

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

黨。王先謙曰即上文 深一以警衆心。王先謙曰深藏於一心則衆莫側喜怒先慎曰乾

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先慎曰固 知辟罪以止威。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按句有誤先慎曰辟即避字 陰使時循以省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衰作衷誤王先

通比。王先謙曰慮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漸更易 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

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盧文昭曰令 郎中約其

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 怒見則威分。盧文昭曰則

作則 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

一者。上道也。先慎曰上下 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

過誅失。先慎曰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

和。顧廣圻曰句有誤 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

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則

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王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不然而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則

不可解也。顯廣折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而物十人以爲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

訥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先慎曰訥者言之方以爲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先慎

讀爲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先慎曰信讀曰伸謂辨士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

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先慎曰張榜故無

用之辯不畱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顯廣折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

顯王說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說大而誇則窮端。先慎曰故姦得而怒。先慎曰而猶則也下詆而

情則人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顯廣折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爲他言必有報

說必費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慎曰聞姦使

本開作文非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下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

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辨

所納之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先慎曰乾

於已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先慎曰防衆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昭曰今疑令顯廣折云據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明

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

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

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

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

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勞苦不爲官擾。故輕官。任事者

毋重。先慎曰：乾道本者作也。顧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

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

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

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

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先慎曰：非誅字同此。即蒙上。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句。有誤脫。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

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

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很凌本作狠。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

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

務爲貨賂。○顧廣圻曰：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納，紋作紋，二形相近而誤。

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賂似云：襄人有獄而以爲入納，義同。

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紋以疑法。

曰法下當有令字。

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

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

故君輕乎位而

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

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

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

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

明誹譽以勸沮

名，號賞罰法令二隅。

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

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

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

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弨云：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韓非子集解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地地

有聖

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

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民食果蓏鱗鱉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

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

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

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

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

先慎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當作禹湯武

是以聖

人不期脩古。

在扶世愈也

不法常可。

顏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謨

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

者。先慎曰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百二十二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

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

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免。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

盧文昭曰古下似當分段

丈夫不耕。草

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婦人作婦女

不事力而養足。

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

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盧文

堯下亦當分段。先慎曰：乾道本也。下有有字。顧廣折云：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先慎案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刪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斬作剗。案李斯傳淮南主術訓亦作斲。此下李斯

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不言遊旅之宿。明韓。傳有雖遊旅之宿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

子無此十字。餘亦頗省不同。當各依本書。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先慎曰：御覽二百

九十四引。並作鹿。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麕作麕。八十三

引作鹿。並。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先慎曰：御覽八十股無胈。先慎曰：乾道本

本改李斯傳亦作股。御覽引作股無完肤。股不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慎曰：以張

本改李斯傳亦作股。御覽引作股無完肤。股不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榜本作又讓。夫

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

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臝臠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臝。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臠。冬至後三戌。臠祭百神。風俗。通引相遺以水作買水。澤居苦水者。

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先慎曰：庸。張榜本作備。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可借。不饑之也。〇

十九引。幼作從。意林。饑作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補。改盧文昭云：饑。張本作穰。疏。意林作獨。非。疏骨肉愛

過客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客字。顧廣折云：今本過下有客字。按疏下當有客字。先慎按。顯說非。非。疏骨

少之心異也。先慎曰：乾道本。心作實。盧文昭云：意林實作心。先慎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盧文

瓊本之
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豪

先慎曰
乾道本

無重字顯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慎按爭上有重字是輕辭天子重爭土豪相對爲文士當作土瓊
近而誤土與仕同藥與託通淮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藥是藥託通用之證士藥即仕託
古今字外儲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又云晉國之辭
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義

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

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

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

先慎曰乾道本文作大據補
改盧文弨云古下似當分段

地方百里行仁

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

三十有六國

先慎曰論衡非韓
篇作三十二國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盧文弨曰
徐偃王當

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
離周據此以敵史失之不考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

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

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二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共工之戰鐵錐短者及乎敵

先慎曰乾道本短作矩盧文弨云矩張本作短
顧廣圻云今本短作距誤案當作短今據改

鎧甲不堅者

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

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

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

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

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

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

騁馬。

先慎曰淮南兒論訓高注騁馬突馬也

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

先慎曰乾道本無經字顯廣折

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說按有稱字其義已明乾道本脫稱字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

則視民如父母。

先慎曰拾補視民作民視君三字盧

文昭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子脫俱依張本補正顯廣折云句有誤先慎按視民當作民視盧說舊倒是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此即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

何以明其

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

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

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有矣字據拾補改

增盧文昭云父母君三字脫

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

先慎曰乾道本子下無未字顯廣折云今

本子下有未字王用云當有今據補

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

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

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

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

者一人。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為字盧文昭云張本無顯廣折云蓋本同今本而下有為字誤按一人仲尼也

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

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顯廣折云蓋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慎按

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以服人。句文義屬下。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

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

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先漢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顧廣折云。本今本無勝字。按句有誤。先漢按勝字。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

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先漢曰乾道本並作勢。顧

廣折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勝上當脫服字。王先謙云。作世。文義自明。無庸增服字。今據藏本今本改。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

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二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顯廣折曰

下有脫文。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

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喻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喻其法

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先漢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論衡非韓籥釋誤。擇鑠金百溢。盜跖不掇。

金鎗。鑠。雖多。玩棄而不掇。先漢曰論衡。盜作鑠。掇作搏。李斯列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

溢。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手則作則手。誤。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漢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同。顯廣折云。今本故作固。誤。王先謙云。下文云。明主之道。一法而

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即此所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

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而卑

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

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凌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

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

世謂之有廉剛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折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為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

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僮行不程勇注程猶量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

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折云蘇本今本有則字諒先慎案上則謂之能與此句法一律有則字為是今據補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

荒地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顧廣折云蘇本今本有今據補而忘兵弱地

荒之禍。先慎曰乾道本荒作弱顧廣折云蘇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廣折云蘇本今本無功字

今據刪儒以文亂法。盧文昭曰僮下似當分段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

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無取字拾補王作生有取字盧文昭云王張本作生顧廣折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慎按

盧顯說是今據改張榜本諸誤諺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

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

行仁義者非所譽。王謂曰句絕譽之則害功。王謂曰為一句下文非所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工文學者非所用。

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顧廣折云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用之則亂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

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

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

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

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兼下有也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慎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

公。盧文昭曰。說文引作自營。爲人營。環本通用。私當作人。下同。顯廣折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人。八猶背也。引此曰。背人爲公。先慎曰。據說文所引。則本書本多古字。今盡改之。不一存焉。惜哉。

公私之

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

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

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爲仁之課。下同。

行義脩則見

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

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

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爲字。盧文昭云。爲字。凌本無。先慎按。爲字。衍今。依凌本。刪顯廣折。謂有字。衍非。

則國

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

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

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

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

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

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

是世之所以亂

也。且世之所謂賢者。

盧文弨曰且下似當分段

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

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

先慎曰梁當作梁

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

先慎曰御覽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特肉下有

而飽二字待作須續下有而好二字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

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

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

顯廣折曰良字當銜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

必將貴不欺之士。

先慎曰張

榜本將

貴不欺之士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顯廣折云今本不上有貴字今據補

亦無不欺之術也。

顯廣折曰不下當有可字

布衣

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

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

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

雖有田

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

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

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

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貴

其功焉。

先慎曰乾道本無焉字顯廣折云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

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

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

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

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

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愈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

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今據改。執耒耜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

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慎曰。乾道本

必作伐。顧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慎按。無用即上不周於用。故明主必禁之。乾道本作伐。誤改。從今本。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

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

字是也。戰之爲事也。危與耕之用字是也。勞相對不應少一字。今據補。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日藝

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

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

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顧廣圻曰。王當

對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

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

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

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

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忠作忠諫。而借力於

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先慎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

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則顯廣折云：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云：舉則二字誤倒。

當從道藏本。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殺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二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處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後人不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

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

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

而敵大矣。俞樾曰：未字衍文。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弨曰：有字似不必。

增王眉曰：交當作敵。先慎曰：顯王說是。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

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顯廣折曰：四字爲一句。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

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

聽說於其臣。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弨云：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凌本無。今據刪。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

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燬繳之說，而徵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

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盧文弨曰：乎字張本作於。不察當

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曰句內政之有也。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有作脩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

於治強矣。鄒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

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

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

年而舉。顧廣圻曰句絕衛離魏爲衡。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半歲而亡。先慎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

國共擊秦拔魏朝歌衛從濮陽從野王衛故屬魏或因衡而不救此韓子當時事聞見有真當不謬也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

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嚴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

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

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

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

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

危窮。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昭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爲皆非也政當作自今爲之攻戰。

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

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

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
在。安得勿就。

顯廣折曰解廉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慎曰解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

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

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

古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者。積於私門。盡

貨賂。而用重人之譏。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

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

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

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

良氏之儒。盧文弨曰：良張本作梁。顯廣圻曰：孫孫卿也。難三篇云：燕子喻賢子之而非孫卿。有樂正氏

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作芬孫詒讓云。蒲阪圓引山仲賈云：相夫一本

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誤。古柏伯聲同字通。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二。取舍相反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反。一本作不同。校者旁注於下。刊時失刪耳。

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顯廣圻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先慎按北堂書鈔九十六引重孔墨二字。今

據增。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守據張榜本。趙本補。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

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

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

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

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顯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

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弨曰：墨子公孟篇作

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作執。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先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

按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儒者破家而葬。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貨子而償四字。服喪三年。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服均作執。大毀扶

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慎曰：上有漆雕之備，此別一人。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

之。宋榮子之議。

顯廣折曰：荀子正論篇云：宋子曰：見侮人之不辱，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遺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論盜遺

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卽宋榮，鈺，偃，旁，相，題，月，令，腐，草，爲，登，呂，覽，淮，南，作，妍，榮，之，爲，鈺，猶，登，之，爲，妍，也。

設不鬪爭。

先慎曰：設，疑語，屬。

取不隨，仇不羞，困固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

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顯廣折曰：議，本同。今本義作儀，誤。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

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昭曰：今下當分段。語治者，多曰與貧

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

先慎曰：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

而誤。先慎按：張榜本善字作若，不誤。今據改。

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

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

先慎曰：拾補，疾作疫，盧文昭云：疾，舊人改疫。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先慎曰：乾道本

惰作墮，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

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

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

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顯廣折云。藏本今本。傳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儲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

今上尊貴輕物。

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

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

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

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民作明。

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

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

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

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主下有之。

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

先慎曰。官而張榜本。趨本作而。言誤倒。

若非其言。宜去其

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

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

盧文弨曰。儻下當分段。

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

處久而行不稱其貌。

盧文弨曰。久字藏本無。下同。

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

而智不充其辯。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

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

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

而有華下之患。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慎曰一本平

年。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顯廣折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區

歐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數以錫上下故冶劍必鑿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

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伯樂不能以必

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

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

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石千里。盧文弨曰磬下當分段不可謂富。

象人百萬。盧文弨曰象人或作備言韓詩外傳四作愚民先慎曰象人即備人也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

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而不可謂富強者。磬不生粟。顯廣折曰磬下當有石字象人

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

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而當作而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磬石象

人。顯廣折曰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

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

顧廣圻曰李斯列傳引悍作格

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

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

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

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

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

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

一國可使齊。

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

爲治者用衆而舍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

故不務

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

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恃作持下同矢下有矣字案因學紀聞卷十引作恃與此合

恃

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

盧文弨曰世張本作歲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歲因學紀聞引仍作世與此合

自直之箭。自圓之木。

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

先慎曰括張榜本趙本作括說見前難勢篇下

雖有不恃隱括。

先慎曰雖有二字衍

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

先慎曰有當作恃

良工弗貴也。何則。

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

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

適然謂偶然也

而行必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

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

張榜曰狂與詐同

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

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

王潛曰句有誤先慎曰張榜本趙本論皆作諭

以仁義教人。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有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是以智與壽說人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有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齋西施之美。

先慎曰拾補齋作媼盧文弨云藏本作媼顧廣圻云就本作媼是也今本作媼誤按左昭三年傳媼文城媼本

又作媼哀元年妃媼本又作媼媼在說文新附先慎按媼

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媼

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

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

秋萬歲之聲聒耳先慎曰乾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括盧文昭云千歲壽下同括本本作聒

輪行爲儀千秋之祝本括作括案當作聒先慎按此當讀使若顧廣圻云本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職國策云犀首

千秋萬歲句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句聒張榜本作聒是今據改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

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奮

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

之成功儒者飾辭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飾作壽顧廣圻云誠本今本稱作飾今本

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

道仁義故盧文昭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郊特牲云或諸遠人

故與不曉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而施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

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禮諸禮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

失其義矣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盧文昭曰今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

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

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論病

所見本作極則復復與劉暹說文側重也今皆以復爲之注訓爲加是不擗座則寢益謂適也顯威而讀之按顯也○先慎曰擗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搯亦後起之

復不誤字注作顯是也說文顯則也周禮曰顯事祭籥文作顯今周禮顯亦作顯顯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

顯廣圻云誠本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職國策云犀首

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奮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飾作壽顧廣圻云誠本今本稱作飾今本

盧文昭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郊特牲云或諸遠人

故與不曉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而施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

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禮諸禮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

失其義矣

盧文昭曰今

極則復復與劉暹說文側重也今皆以復爲之注訓爲加是

謂適也顯威而讀之按顯也

字注作顯是也說文顯則也周禮曰顯事祭籥文作顯今周禮顯亦作顯顯

顯同古本韓子作顯或改作顯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遂不

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咸字營爲座之譌按顯二字亦倒下搯張榜本趙本作擗非

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

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

先漢曰乾

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

先漢曰乾

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今本以下有上字，先漢按有上字，是上下文皆有乾道本脫，從今本增。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內，救戰陣，闕士卒，誤按境內。

必知者，八說篇云：比其臣有盜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

盧文弨曰：境本作知之而不悅。

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盧文弨曰：境本作知之而不悅。

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

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先漢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未詳所出。先漢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瓦石下，并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韓非子集解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

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先慎曰一本弑作亂。盧文昭云亂。蘇本作弑。有

曲父。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誤先慎案弑君曲。父相對於字不當有據。今本刪下舜見督。曠其容。造焉。卽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

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

而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昭云爲字。脫誠本有今據補。而天下譽之。此天下

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育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

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

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

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

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文所謂常道也。逆

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

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

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
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慙貌也。○先慎曰。造與盛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

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先慎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

知孝悌忠順之道也。先慎曰。拾補未下旁注末字。盧文弼云。未張凌本作未。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

得爲父子耶。先慎曰。乾道本兩不字下皆無得字。盧文弼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慎按。有得字是今據禮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爲主之臣。退不得爲父之子也。父之所以

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

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

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

盧文弼曰。焉哉二字舊倒。張本作焉哉。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焉哉作焉誤。先慎曰。趙本無焉字。據誤本而刪之也。焉哉當作焉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盧顯說非。所謂忠臣不危其

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

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

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

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

之。先慎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一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

有。不可謂明。詩云。魯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

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

先慎曰施陳也

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

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

爲烈士者。雖衆獨行。

王謂曰雖當作穆四字爲一句

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

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

先慎曰乾

道本教作數虛文昭云數張本作教顯廣折云誠本教作教案依上文是也今據改

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

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

顯廣折曰誠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趙

本不思其誤從而刪之非也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

惚之言。

先慎曰依上文不當有以字

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

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

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

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

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顯廣折云今本誹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其親者。知謂

之不孝。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顯廣折云誠本有之字是今本謂作其誤今據補

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

先慎曰乾道本天下下有此字顯廣折云誠本今本

無此字今據刪

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

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

悅忘情貌○虛文昭曰古下當分段孫詒讓曰爾雅釋詁

密靜也悅密謂忘情而靜也莊子大宗師篇云悅乎忘其言也

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訥智慧。

先慎曰爾音朽政反反爾也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

近人謂爾器作論非

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

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先橫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

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先橫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二字。盧文昭云。三藏本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橫按二趙本。竊作三。下仍作二。不誤。治國用民

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橫曰乾道本。士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誠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常作上見下文。不可以賞勸也。天

下太平之士。顧廣圻曰。平常作下見下文。不可以刑禁也。先橫曰乾道本。以下有爲字。盧文昭云。以下爲字。與本無。顧廣圻云。爲字當衍。今據刪。然爲

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顧廣圻曰。侯字當衍。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

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二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

橫。顧廣圻曰。句絕。止字當衍。即王之形。近而複誤耳。先橫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

爲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先橫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昭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

誠本同。今本威作威。誤。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

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云而張本，作當顯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

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慎曰：環讀為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為私，五黨篇作自環為私，與此同，即證其。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

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慎曰：趙本主作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

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有用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

私勇而疾距敵。

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

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

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

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

先慎曰知讀為智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

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

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

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程量也

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

矣。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

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

盧文弨曰肢張本作支

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

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

先慎曰乾道本

無於字顯廣折云今本被下有於字今據補

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

敢當二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二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師古通用顯廣折曰此應皆商子斯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

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遷

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

先慎曰售

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

顯廣折曰曲當作由先慎曰商子亦誤作曲

五里斷者王。

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

里而漸較五里為遲矣。然亦能斷則其國必強。舊注弁王而言諫商子九作十。

宿治者削。

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

以刑治。以賞戰。

顯廣折曰三字為一句見商子

厚祿以周術。

顧廣圻曰：疏本今本周作用按句有誤。先慎曰：周術商子作自伐。

國無姦民。

先慎曰：乾道本作行部之邊。顧廣圻云：今本作國無姦民。先慎按：商子正作國無姦民。今據改。

民今則都無姦市。

商子作市。

生多未衆。

先慎曰：乾道本末作者顧廣圻云：今本者作未衆。依商子是也。今據改。

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

顧廣圻曰：震當作農。見商子。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子。作官爵亦重。是其

證。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

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慎曰：意林毋作無商子。三寸作四寸。毋亦作無。注當無二字誤。

授官爵出利。

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

顧廣圻曰：成讀為威。威當

作威亦讀為威。商子斷令篇作威去強篇作成。

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

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

則治省言塞。

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

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

顧廣圻曰：當當作富。見商子。

朝廷之事。小者

不毀。

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有多者。不損句疑此脫。

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

先慎曰：辟言即上善言也。商子

辟作

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

王謂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顧廣圻曰：用人篇云：人臣皆言其能勝其害。

輕其

任。而道壞餘力於心。

顧廣圻曰：道壞用人云：莫懷。

莫負乘宮之責於君。

顧廣圻曰：乘宮用人云：乘官。

使明者不相干。

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

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伺功。故

莫爭。

顧廣圻曰：句絕。

言此謂易攻。

顧廣圻曰：此五字涉上文而衍。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

先慎曰：上愛民即下以刑去刑義。

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今本民下有不字。按此當有改從今本。

利出一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

空讀為孔。

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其兵半用。利出一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

使人則上利。

王先謙曰平日重刑俾民知上
指臨事又大為禁制以使之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
重至字顧廣折云今

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
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

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

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強
四字與下其國必削對文

罪重而

刑輕。

盧文弨曰刑輕二
字張本倒下同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

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

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

顧廣折曰喜其亂故
本同今本無其字說

故明主之治國也。明

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

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

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專一民心。舉公而私不

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

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

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

也。顧廣折曰藏本今本
者作本按當作自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

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

王澐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顧廣
折曰天字當衍塞字有誤未詳

故欲舉大

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

顧廣折曰藏本今本致
下無而字按當作其

欲治其法而難變

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

先慎曰欲治其法當作欲治民亂上言欲舉大功而難致其力者大

也舉大功治民亂相對為文

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

王先謙曰當作唯法為治文誤倒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

則有功。

先慎曰乾道本治與作與世顯廣折云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今據改

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

盧文弼曰世知二字舊無張本有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諫為智下當有而字先慎曰趙本有世字無知字亦非

則從。王先謙曰二字上屬顯讀誤

時移而治不

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

顯廣折曰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王先謙曰治不易當作法不易能治衆治字當衍能衆即下能辨能戰是也

故

聖人之治民治。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

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

能越

力於地者富。

顯廣折曰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

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

聞。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聞作聞按當作聞下文云能閉外塞私

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

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

顯廣折曰治當作始

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

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

先慎曰乾道本適上有數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數字按當云適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適之誤而衍者據藏本

今本

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慎曰妨令當辟言不得以相干即其義

好力者其爵貴。

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

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慎曰也字衍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

顯廣折曰夫當作大

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

者也。顯廣折曰天字當衍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

顯廣折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

夫國治

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
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而好惡者上之所制

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先慎曰：乾道本當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實作掌。今據改。事實

不宜失矣。王先謙曰：不宜乃宜。不似文。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

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

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爲

分。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弨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

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先慎曰：胥與頌。古今字。頌俟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其法通乎

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也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

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寔不可謂矣。微者

隱之借字。說文見部。云：隱可也。墨子迎敵利篇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爲隱。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之法

也。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脫增。顧校亦未允。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盧文弨曰：規。張本作關。顧廣圻曰：規讀爲

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關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爲一句。顧氏句讀未明。故疑誤。則使相關奈何。先慎曰：期上當有然字。此與上

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尙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顧廣圻曰：理當作里。惟恐不得免

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
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王先謙曰：誅則必刑。則連則必誅。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顧廣圻曰：句絕。私告

任坐使然也。

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先慎曰：乾道本注故曰：作人則改從趙本。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

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

先慎曰：乾道本過作適。盧文昭云：張本作過。先慎按：張本作過是也。謂有術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

卽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與適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爲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爲得人之情，顧廣圻謂適蔽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從而爲之辭也。

境內必治，任數也。

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

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崎功之循約者難知。

王先謙曰：崎功謂偏崎，不當理者如攘奪增級。

之類。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參功虛功也。先慎曰：乾道本難作雖。顧廣圻云：難本今本難作難。先慎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卽承此而言。今據改。

過刑之於言者難

見也。

盧文昭曰：刑舊校改形本通用。

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

者，失根也。

王先謙曰：之字當衍。

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

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

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

實故有所至。

盧文昭曰：實故舊倒。誠本作實。故顧廣圻曰：誠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誠乎貳，今本實故作故實。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容其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而理失

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先慎曰：法定當作釋法。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

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

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異字。用人篇如此，則白黑分矣。說疑篇爲人主者，諒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於黑白矣。皆有屬字是其體。

韓非新傳

陳千鈞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之韓非傳，記韓非事蹟，余頗病其過於簡略，想當時史公所知者已不多，而非又未得見用於世，事蹟未彰也。惟非乃晚周大政治家，影響於秦漢以後之政治至鉅，而其事蹟簡略如是，可慨也已。茲因史公非傳，並略採韓世家、秦始皇本紀、李斯傳及漢人編著之戰國策、論衡、潛夫論等書之有關於韓非者，寫爲是篇。韓非之年代雖多不可考，茲欲明非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並因史公六國表作韓非年表，以見其一斑焉。研究韓非之思想者，或亦有取乎。

(甲) 韓非事蹟考

(一) 韓氏之起源

按韓氏得氏之先後，各家所說互有不同。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晉大夫，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謂韓氏乃出於晉也。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此則言韓乃周之同姓，非惟不出於周，更非出於晉也。然史記索隱注云：「左氏傳云：『邠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卽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侯之子，卽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據此，則韓氏既出於周，

亦晉之支庶。今按三家分晉後，雖有稱韓趙魏爲三晉者，亦有仍以韓稱晉（見國策）則韓氏必出於晉無疑，史公或有疏忽也。

(二) 韓非之先世

史記韓非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按非之先世，史公不書，今不可考，惟公子乃諸侯之子，如諸侯同族者則稱別子（見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注）而平原君列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下徐廣注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可知非乃韓王之子無疑，當是釐王或桓惠王之子也。

(三) 韓非之求學時代

先學刑名法術之學。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申不害傳云：「申子之學，本以黃老，而主刑名。」按淮南子要略篇云：「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處民險，而介於天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是韓於申不害時已有刑名之學矣。且不害相韓昭侯，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見韓世家）則刑名之學亦早已實行於韓矣。韓非生長韓國，必先習聞申不害刑名法術之學無疑也。

次則在楚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韓非傳云：「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則李斯與非乃同師而又同時之同學也。李斯傳稱「斯乃楚上蔡人。」又云：「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則非師荀卿必在楚無疑矣。按王先謙荀子集解汪中荀卿子年表云：「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書（按指荀子）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是楚考烈

王八年荀卿始至楚。又李斯傳稱斯欲西入秦，辭荀卿，及至秦，會秦莊襄王卒。按楚考烈王八年即秦昭王五十二年，韓桓惠王十八年，秦莊襄王三年，莊襄王卒，即楚考烈王十六年，韓桓惠王二十六年，此八九年間，爲韓非李斯學於荀卿之時，惟不能決定爲何年耳。

荀門之同學 當時荀子門人必不少，多不可考；而李斯乃韓非之同學，人人所知也。鹽鐵論毀學篇云：「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又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古謂爲儒）之不食，觀其程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則李斯與包丘子爲同時之同學，惟不知是否亦與韓非事荀卿同時否耳。其同門則無疑也。汪中荀卿子通論云：「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原注包丘子即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於此可知三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李斯詬卑賤，悲窮困（李斯辭荀卿語見李斯傳）阿順苟合，卒被五刑。（史公語）乃一利祿小人。而浮邱子安於貧賤，傳詩爲漢初大儒。韓非雖學於荀卿，究亦以刑名法術之學爲主，而力非儒墨，故其書中言及荀卿者甚少。難三篇（按汪中荀卿子年表作「難四篇」）諫言：「燕子噲（顧廣圻云今本「子」作「王」）諫（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顯學篇言：「有孫氏之儒。」韓非言及其師者，惟此而已。而姦刻弑臣篇末之諺曰：厲憐王一段，國策韓詩外傳皆以爲荀卿謝春申君書是也。當爲韓非掇拾其師之言。（詳見拙著韓非子書考）大抵韓非之學術，不可謂不受其師之影響，而終與其師之道相左，揚其師說固有所不能，而攻其師說亦有所不願，然而與孔門師徒雍雍談道者異矣。

（四）韓非之著書時代

著書之動機 韓非傳云：「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而本書難言篇曰：「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說難篇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則非之口吃，不善於辭令，故著書以見意，此其著書之動機一也。史記述其事於與李斯俱事荀卿之前，則非或未事荀卿前已自著書矣。

韓非傳又云：「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事，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則韓非見國家之削弱，諫韓不聽，故著書以斥時弊，此又著書之動機一也。

韓非著書之時代

1. 平日在韓之作——自主道至難勢共二十六篇說疑至顯學共七篇

2. 入秦之作——自初見秦至愛臣共四篇

自主道至飾邪共十五篇，多爲諫韓王之作，索隱云：「韓王，韓王安也。」今按：「韓王安六年（從王先慎說）韓非使秦，王安在位之年不久，其中或亦有諫桓惠王之書也。次則解老、喻老乃韓非思想之根據，說林以下至外儲說右下十四篇，爲韓非法術中心之論，其成書當爲最早者也。五難及說疑至顯學共七篇，又爲闢俗論，斥時弊而作，皆韓非疾世之論，成書較晚。此皆平日之作也。至於初見秦至愛臣共四篇，則又爲說秦之作，其時必爲韓王安六年也。他如存韓篇而附以李斯駁非之議，及說韓之書，與問辯、問田、定法三篇，皆爲韓非之徒所附，或所記，忠孝至制分五篇，亦爲其徒所補輯，可知韓子全書必爲其徒所編定矣。詳見拙著韓非子書考一文，茲

不再贅。

(五) 韓非曾用於韓

韓非參與韓國國事。韓非傳云：「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又云：「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則非雖不得大任於韓，當已服官於韓。又按始皇本紀十年云：「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則非果參與國事也。

(六) 韓非入秦時代

入秦之原因。韓非傳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論衡佚文篇謂：「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所記大略相同，則非爲始皇所賞識也。然余謂始皇之攻韓，乃始皇本紀所謂先取韓以恐他國，未必攻韓以逼非之入秦也。否則豈有求才於他國，而竟以武力奪之乎？意始皇賞非之才，而妬韓之用非，史記所謂秦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又云：「及急，迺遣非使秦。」則非之入秦，乃奉韓王之命，以謀弭秦患者也。

入秦之年代。秦始皇本紀云：「十四年……韓非使秦。」又韓世家云：「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今按六國表，始皇十四年，韓使非來，我殺非，與始皇本紀同，惟始皇十四年，即韓王安六年，與韓世家云五年異。王先慎云：「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宣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韓，當在韓王安六年也。

(七) 韓非之死

1. 致死之原因

李斯之妬才 按論衡禍虛篇曰：「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韓非傳曰：「……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此言韓非之終爲韓不爲秦，久留而歸，卽爲秦遺患，斯爲秦設想，其言似甚正大；惟非未得秦王之命，卽擅自遺藥殺非，可知斯之欲急殺非，與其言非不早死，爲秦遺患，不如言非不死卽爲己之遺患爲切且當也。按本書存韓篇云：「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斯曰：『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厲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孫月峯云：李斯之忌正在此。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才辯，而聽其恣心。」此可見李斯之忌者爲「非重」與「自便之計」，其欲殺非與速殺非之心，可以見矣。此其所以致死者一也。

秦臣之傾軋 按初見秦篇責秦「謀臣皆不盡其忠」一則言「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再則曰「謀臣不爲……」三則曰「謀臣不爲……」終則曰「是謀臣之拙」辭則誠辯矣，其奈秦之衆謀臣何！則秦臣必與非不兩立矣。戰國策云：「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

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之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尙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尙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王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處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誅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奸，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誅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據劉本刪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此韓非又與姚賈不相容矣。蓋非初見秦，首言破從之計，以成霸王之名，欲遂其存韓之實，不惜與秦庭諸臣爲敵，真韓非所謂「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見孤憤篇）夫以新進之遠客，欲一朝而盡排舊臣，以聽其一人之計，則衆臣又安能不與之爲難乎？此又其所以必死者二也。」

2. 韓非之死地

秦始皇本紀云：「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史記正義注：「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 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按關中記：「林光宮一曰雲陽宮，秦所造，在甘泉山，宮以山名。周匝十餘里，漢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又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藍山堙谷，直通之。」今按雲陽在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

(八) 韓非之人格

韓非乃愛國者。江瓌讀子卮言論黃老，莊申韓之過變篇云：「韓子則變之爲視天下無一可信之人，終於殘民而棄國。」余謂韓非非視天下無一可信之人，乃視天下多不可信之人，謂其棄國則尤非。然江氏之言似或本於司馬光，資治通鑑，秦始皇帝十四年云：「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此謂韓非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者，司馬氏果何所據而云然。資治通鑑云：「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名師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鹹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此引初見秦之一段，以證韓非之欲覆其宗國，蓋亦不思之甚矣。史記始皇本紀十年曰：「李斯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十四年曰：「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世家：「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韓非傳亦曰：「秦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觀此則非之使秦，乃受命於韓王，而非之留秦，亦出於李斯之謀，又何言之可信。謀弱秦即所以救宗

國也。初見秦言「亡韓」與存韓言「舉韓」其目的欲秦先取趙以存韓也。（說詳見韓非子書考）司馬氏又復引楊子法言問明篇曰：「或問韓子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意司馬氏以楊子無所不至一語因斷其欲覆宗國以售其言遂以非之救國而反爲賣國求榮矣豈不冤哉善乎王先謙之言曰：「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盡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見韓非子集解序）

韓非救世之志 當春秋戰國之世天下大亂孔子聖人席不暇暖墨子大賢摩頂放踵莫不欲其道之一行亂世之可救韓非之志亦猶是也。於其書可觀其一二焉。姦劫弑臣篇云：「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大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俘虜之患。」然則韓非救世之志與古之聖賢有何異乎？

韓非勇敢犧牲之精神 本書問田篇曰：「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

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鞅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禍患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謂云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閹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閹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

（當作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夫不逢世遇主，因而服禮辭讓，修行退志，此欲明哲保身者也；隱逸者也；自私者也。韓非所謂「不可以罰禁，不可以賞使」者也。彼輩以爲滔滔天下皆是，而不願與世相逐。嗟乎，此逐世者乃韓非之所最惡者也。孔子雖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其周游天下，與環境奮鬪，卽韓非所謂「仁智之行」也。堂谿公恐韓非之罹禍是已，然堂谿公所言，韓非非不知也。觀其答堂谿公之言，則韓非乃積極者，成敗有所不計，禍福有所不顧，其勇敢直往犧牲之精神，雖古之聖賢無以加矣。夫天下事最可恨者，莫如不負責任，而自以爲清高，自以爲與世無干，於是天下事遂至不可收拾。韓非當宗國之危急而入秦，親入虎穴而不懼，彼豈不知禍患之不能免哉！「貪鄙之行，有所不忍嚮」也。於此可知非能言而又能實行之矣。由此，韓非救世之志，與其勇敢犧牲之精神，可見矣。

（九）韓非死後之傳說

論衡禍虛篇曰：「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此雖不能脫「福善禍惡」報應之說，然而王充所引，一則曰「傳書」，二則曰「論者說曰」云云，則韓非爲李斯所害，當時人憐之者之衆可知也。據論衡當時傳說可分兩派：

一、韓非冤死天爲之報復說。禍虛篇曰：「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禍患之報也。此謂李斯終受車裂之罪，（按史記李斯傳腰斬咸陽市）天之報應，疏而不漏者也。

二韓非有陰惡當死說。禍虛篇曰：「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此言天必福善禍惡，韓非既慘死，卽爲有惡，所謂陰惡也。」

以上所說，王氏俱以爲言之無稽矣。人之幸不幸，實非天所能主宰。其篇末曰：「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佑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竊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則韓非之死，亦遭遇使然耳。此種無稽之傳說，當日必不止此，於此可見漢人民間談論之一斑焉。

(十) 結論

余既述韓非之行事竟，竊歎古今之論韓非者衆矣，而多不得其平。太史公謂：「韓非知說之歎，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論衡書解篇之或者亦謂：「韓非善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保，安能輔國。」皆不免以成敗論英雄。惟王充謂：「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可謂篤論耳。

(乙) 韓非年表

按六國表秦始皇十四年，韓非使秦，秦殺之。（始皇本紀同）惟生於何年不可考，茲據本書問田篇記堂谿公與韓子問答之言，則堂谿公與韓非同時無疑。又按外儲說右上言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而獨寢，則堂谿公又與韓昭侯同時；大約堂谿公在昭侯時年尙輕，不過二三十歲，及與韓非談論時已九十餘歲，則其時韓非不過二十餘歲；大約韓非之年較長於李斯，其被殺時已六十餘歲，約生於韓釐王之初年，秦武王十餘年之間。茲假

定韓非生於韓釐王元年，即公元前二九五年；其死為韓王安六年，即公元前二三三年，共六十三歲。列為年表，當時天下國家情勢，於此見焉。

韓非年表

秦	韓	大	事	本	傳
昭王 十二年	釐王 元年	六國表（後簡稱表）云：秦樓緩免，魏侯魏冉為丞相。趙滅中山。	疑韓非生於是年。		
十三	二	表云：魏與秦戰，解，不利。秦紀云：向壽伐韓，取武始。			
十四	三	秦紀云：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			
十五	四	秦紀云：大良造攻魏，取垣，復與之。攻楚，取宛。			
十六	五	韓世家云：秦拔我宛。（表同）			
十七	六	秦紀云：城陽君及東周君來朝。韓世家云：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十八	七	表云：秦客卿錯舉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秦紀云：錯攻桓，河雍，扶橘，取之。			
十九	八	秦紀云：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表云：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			

二十九	十八	秦紀云，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
二十八	十七	秦紀云，白起攻楚，取鄢郢。（表作拔鄢西陵）表云，秦與趙會鄢郢。
二十七	十六	秦紀云，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表擊趙斬首二萬。）
二十六	十五	表云，秦拔趙石城。
二十五	十四	秦本紀云，與韓王會新城。（韓世家及表作用周間）與魏王會新明邑。
二十四	十三	秦紀云，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二十三	十二	秦紀云，尉繚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表作西周）
二十二	十一	秦紀云，蒙武伐齊河東，殄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
二十一	十	秦紀云，魏攻魏河內，魏獻安邑。（表云，魏納安邑及河內。）表云，秦敗韓師於夏山。（韓世家同）
二十	九	表云，秦拔魏新垣曲陽之城。

三十一	二十	秦紀云，蜀守若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秦紀云，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表魏封無忌為信陵君。
三十二	二十一	秦紀云，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為，斬首四萬，為走，魏入三縣以和。韓世家云，使暴為救魏，為秦所敗。
三十三	二十二	秦紀云，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 (表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三十四	二十三	韓世家云，趙魏攻我華陽，秦來救，敗趙魏兵於華陽之下。
三十五	韓桓惠王元年	秦紀云，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韓世家云，伐燕。
三十六	二	秦紀云，竈攻齊，取剛壽。
三十七	三	表云，秦拔趙閭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
三十八	四	秦紀云，胡傷攻趙閭與，不能敗。表云，秦擊趙閭與，城不拔。
三十九	五	表云，秦拔魏懷。
四十	六	表云，秦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一	七	秦紀云，夏攻魏，取邢丘，懷。
四十二	八	表云，秦拔趙二城，平原君相。
四十三	九	秦紀云，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韓世家作秦敗我涇城汾旁。（表同）
四十四	十	秦紀云，攻韓南郡，取之。韓世家云，秦擊我於太行。（表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
四十五	十一	秦紀云，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表同）
四十六	十二	表云，趙使廉頗拒秦於長平。
四十七	十三	秦紀云，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表云白起破括四十五萬。）
四十八	十四	（韓世家以秦破長平事在此年誤。）
四十九	十五	秦紀云，張唐攻魏。
五十	十六	秦紀云，白起有罪死，鮫攻邯鄲，不拔。表魏無忌，楚黃歇，救邯鄲。
五十一	十七	秦紀云，摎攻韓，取闕城，負黍。攻趙取二十餘縣。西周盡獻其邑三十六城。表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韓非未事於嬴前，已著書。

五十二	十八	秦紀云，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芾，韓非事芾，當在芾為蘭陵令之後，惟不能決定為何年。
五十三	十九	秦紀云，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命。	
五十四	二十	秦紀云，王郊見上帝於雍。	
五十五	二十一		
五十六	二十二	秦紀云，昭襄王卒，韓王衰經入弔，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視喪事。表趙平原君卒。	
秦孝文王元年	二十三	秦紀云，孝文王卒。	
秦莊襄王元年	二十四	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韋諫之，盡入其國。蒙驁伐韓，韓獻成臯，登（韓世家作成臯，蒙驁表同）。	
二	二十五	表云，秦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楚春申君徙封於吳。	
三	二十六	表，秦王醜擊韓上黨，魏無忌率五國兵擊秦，敗秦軍於河外。秦莊襄王卒。	李斯辭芾，入秦，呂不韋任以為郎。（李斯傳）
秦始皇元年	二十七	始皇紀（始皇本紀簡稱）蒙驁擊定陽關。	李斯為舍人。（始皇本紀）

十二	四	表秦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死。	
十一	三	表秦王崩。蒙鄒閻與取九城。	
十	二	表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	秦逐客。李斯上書乃止。李斯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李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而李斯用事。(始皇紀)
九	韓王安元年	表秦拔魏垣。蒲陽衍。(始皇紀無衍字)	
八	三十四	表秦成蟜擊趙。韓桓惠王卒。	
七	三十三	表秦拔魏汲。	
六	三十二	始皇紀。韓、魏、趙、衛、楚共擊秦。	
五	三十一	表秦蒙鶩取魏酸棗二十城。	
四	三十	表魏信陵君死。	
三	二十九	表秦蒙鶩擊韓。取十三城。	
二	二十八	始皇紀。廡公攻卷。斬首三萬。	

十三	五	始皇紀：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緡，斬首十萬。	始皇紀：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韓世家在王安五年非）非在秦作初見秦存韓難言愛臣四篇。
十四	六	秦桓齮定平陽武城。	
十五	七	始皇紀：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猛孟。	
十六	八	始皇紀：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屬邑。	
十七	九	始皇紀：勝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為潁川郡。	秦虜王安。
十八			韓滅。

在此六十三年中，秦凡十侵韓，韓王五會秦王，一入朝，秦昭襄王卒，衰經入弔祠，其辱國之甚，皆六國之所無，韓其最弱也矣！夫韓國小兵弱，又當秦東向之衝，韓雖日割地以賂秦，欲國家之不滅，豈可得乎？此韓非之所以憤而著書，以冀韓王之一用，國家之治疆也。數以書諫王又不聽，卒以國家危在旦夕之時，始使非入秦，非死兩年而韓滅，再十餘年而秦統一天下，亡國破家相繼屬者，此何故哉？韓子曰：「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強弱相踰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

壤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兩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見亡徵篇）夫六國皆蠹，木壞牆者也，而秦則六國之風雨也；六國不自知其蠹壞，又安能支持於狂暴風雨之中？韓子又蠹木之一枝，壞牆之一磚也，知其蠹壞，而欲以一枝一磚以自抵抗於風雨飄搖之中，其能勿早折速壞者乎？此韓子之遇所以可悲也。

（學術世界）



韓非子書考

韓非生戰國之末，痛宗國之不振，故發奮著書，挹兩周學說之總匯，集法家之大成，成書十餘萬言，惟非既客死於秦，其書必爲後人所纂輯，自秦迄於今世，垂二千餘年，則其書真僞及散佚，必不能免。間嘗研究韓非子，欲得韓非之學說，必先考其書之真僞，茲寫爲是篇，以求通人正焉。

一 韓非子名稱考

周秦諸子多以姓冠於子之上，如孔子、莊子、孟子等。雖間有以學術派別而冠其上者，如墨子是。（詳見紅線讀子后言及家叔祖杜尊墨學十論）亦有以其字之下稱子者，如冉求字有而稱「有子」。（胡適說見中國哲學史大綱）而姓名之下子之者則頗少，韓非之書，古來皆稱爲「韓子」。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尹知章注韓子（卷七）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以上所引，自漢以至於宋，見於正史者莫不名其書爲「韓子」。他如李斯傳二世賈問李斯引非言曰韓子，及後李斯以書對二世，亦引韓子之言，史公范雎蔡澤傳贊引亦稱「韓子」，淮南子（見齊俗訓）劉向（見校

定荀韓書錄論衡（非韓篇）皆稱之爲「韓子」兩漢俱如是也。

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云：韓子二十卷（商務影印乾隆四年本誤作七略）

史記索隱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據本同上）

於此則唐人如張守節、司馬貞所引所見無非號曰「韓子」也。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然則稱「韓子」而稱爲「韓非子」其始於宋乎。公武號稱博覽其所見本或稱「韓非子」乎。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四人各有不同：

傳老子則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傳莊子則曰：「莊子者，蒙人也……」

傳申不害則曰：「申不害者，京人也……」

傳韓非則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觀此，同是一傳，老子、莊子不書其名，而申子、韓子則又姓名並書之，豈當時學者稱呼之習慣如是耶。然傳未論之則曰：「申子卑卑」，「韓子引繩墨」，而又俱稱子而不名，恐史公順筆爲之，初亦無條例或用意於其間也。然則宋以後不名之曰「韓子」，竟並其名而子之曰「韓非子」，果何來乎。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

王安石上人書曰：「……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千百年中……」

宋濂文原曰：「……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凡見於宋明以後之文集，稱韓子爲指韓愈者甚多，茲不過舉其一二，以見一斑耳。蓋韓文自歐陽修登高一呼，天下景從，以昌黎載道之文，次之於六經之下，於是遂尊之曰「韓子」。疑學者恐韓非之韓子與之相亂，故別而稱之曰「韓非子」。雖清之四庫全書總目猶仍名曰「韓子」，而盧文昭羣書拾補稱「韓非子」，顧廣圻有「韓非子識誤」等，則諸訓詁家亦無不名曰「韓非子」，而韓非子之名遂流行於世矣。

一 韓子之篇數考

漢書藝文志以下言卷者皆二十卷，（見前）惟言篇數之多寡，則頗有不同，茲約而言之，可分三說：

一、五十五篇（漢書藝文志）

二、三十餘篇（史記索隱注）

三、五十六篇（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

今之韓非子五十五篇，正與漢書藝文志同，惟史記索隱注則言三十餘篇，不知司馬貞何所據而云然。按三五形近，三乃五之闕體，疑當作五十餘篇也。而王氏五十六篇之說，恐亦未可信。

四庫全書總目云：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三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

此以爲傳寫誤也。然以王氏文證之，則似另有所據。

漢藝文志考證云：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國則非也。」

按考證之下，明記韓子五十五篇，故下卽言今本五十六篇，乃引程氏之言，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雖不明言其書之增多，而實已明言其書之多一篇乃范雎書也。韓子篇中或有割裂，且有散佚，今日已非完本，可斷言也。（下別有論）惟不知王氏所見何本耳。

茲將二十卷篇目列後：（據王先慎集解本）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叔弑臣第十四（王先慎云趙本殘作殺）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

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王先慎云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王先慎云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

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以上卷則誠二十篇亦五十五，與漢藝文志相符矣。惟書已幾經散佚，又經學者之補訂，始有今日之觀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狝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狝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狝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虻章和氏篇之

未，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末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

觀此則舊本脫佚之多可知矣。然宋本亦未見其爲完整，卽韓子之舊觀也。

王先慎云：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今將王先慎所考得之佚文引於后：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又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枯魚之臠。（北堂書鈔卷一百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巨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蹕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 王先慎云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

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怒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曰武王滅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

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與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興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

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伏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二引歷山農侵畔舜往

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王先慎由各類書考出韓子之佚文共二十一條，可謂多矣，於此可知韓子一書之散佚而不在其內者或更衆也。然古人引古書或不無刪削詞句或稍有短少，不能遂以據爲韓子之原文，是不可不知也。如李善注文選引十過篇師曠奏樂事凡數引，有引一句或兩句者，茲不詳引，而最詳之四次，詳略亦有不同。

一、琴賦注引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起天雨隨」

二、琴賦注引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

三、卷二十九注引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者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四、卷四十六注引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據翼而舞」

茲將十過原文列之如下：

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以示乎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涓之所作與糾爲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乎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

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郕門之境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韓子述此事之始末如此而李善注先後所引詳略互有不同豈李善別有所據乎吾恐王先慎見之又當列於佚文之內矣。（集解未引選注校原文）惟觀其四所引則知其所引已將原文刪削至幾不可通而師曠奏

琴事雖稍有不同與韓子原文亦無大出入也可證其必將原文削滅無疑王先慎所列之佚文亦有類於是者

第四條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第五條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枯魚之臠

第十六條 孫叔敖相楚衣殺牟裘

而韓子外儲說左下原文則作：

孫叔敖相楚糲車牝馬糲飯（各本作餅）菜羹枯魚之臠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夏大夫也其儉偏下據此則第四條不過冬夏之下各多日字而已而黑羔二字形近最易於訛亂者也第五條則與原文如一第十條則多殺字牟乃羔之壞體耳如此者恐亦不能列諸佚文之內也

亦有可證原文之脫漏者：

第二條（見上）

而外儲說左上則如下：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

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罰，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與羣書治要所引爲略，或原文中確有脫漏也。至於第十五條與外儲說左上，惟壺作孟，第十八條則將難一減削而成。否則如王先慎所舉，則史記李斯傳秦二世責問李斯引韓子之言，及李斯全書所引，俱與韓子原文微有不同，則亦可謂之佚文矣。王先慎所考亦未盡確也。

三 韓子之編次考

江瓌讀子卮言謂：「古者門弟子之於師，亦稱之曰子，故周秦以前儒者之撰述，未必盡出己手，往往由門弟子述其師說，綴輯而成；（按孫星衍云：凡稱子書多非自著）是以尊其師而稱之曰子，後世卽其人之名，名其書。」則韓子又豈能例外？故韓子而有非韓子之文，亦不足怪也。茲將其書可疑者論之，約可分而爲二：

（甲）決非韓子之文者 如：存韓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此可決其必非韓子之文者也。

（乙）韓子文之可疑者

一、或見於他書而不能決其孰是孰非者

飭令篇 各家皆以爲非韓子之文。

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靳令篇文。」

吳汝綸曰：「此商君之文，削去枝葉，與孫子相似，於韓子固不相類。」

按：此當爲商君之文，法家多誦之，韓子之徒以入之韓子，此乃一家之言，非必須韓子文始能入，蓋周秦諸子多如是也。

又：姦劫弑臣篇之末段：「諺曰……雖憐王可也。」

顧廣圻云：戰國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吳汝綸云：此荀子遺春申君書也。

汪中云：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沒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絞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無知以禦人，因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儻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此言仍當歸之韓子也。

胡元儀云：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荀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君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郇卿別傳考異一十二事）

今按此文與上文不相屬，而首則曰：諺曰厲憐王，末則曰：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前後呼應，當獨立成

篇，疑本其師之言，韓子以其文亦言姦弑弑臣者，故附之於後，或其徒爲之，文氣固不類韓子也。

二、疑之而實非者

初見秦篇 此篇因戰國策以爲張儀之詞，衆遂以爲必非韓子之文，其所持理由有三：

一、說以爲韓非目的在存韓而初見秦篇言「舉韓」，決其必不近人情如是，主其說者胡適是。（見中國哲學史大綱）

一、說以爲篇中以屢言破「從」，可證其爲非韓非之文。

馮振心先生曰：「篇中一則曰，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再則曰，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三則曰，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四則曰，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汲汲以破從爲事，與張儀連衡之旨正合。若韓非但主以法術賞罰，富國強兵，從衡之術，皆視爲浮說也。」（注引五蠹篇語作證）（見韓非子論略）

一、說以爲范雎之書。（見上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程氏語）

胡說非是，韓非於初見秦之言曰「亡韓」，與存韓之言「舉韓」正同。韓非之對秦而不諱言韓亡者，所以避秦始皇之疑，欲於萬難中以救宗國者也。故存韓亦不諱言韓亡。存韓篇曰：「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移書定。」云云。夫二國事畢，移書定韓，與初見秦先曰「舉趙」，次曰「韓亡正同」，蓋非初入秦，其言較淺，故與趙、魏、齊、燕、趙同言之。再則其言也深，故明言韓之不足伐，欲令秦先攻趙，則韓可免秦難，而祖國可保，入秦之志可達，此乃非立言之苦心，不得不如此也。此非之愛國也。不知者反謂非欲覆宗國，豈不誣乎！而非計不幸又爲李斯所窺破，

謂非終爲韓不爲秦，（見存韓篇）非雖以身殉其國，而韓亦不保矣。善乎吳闔生之言也。「勸秦舉趙，卽存韓之計，其以亡韓爲詞，以堅秦之信」是也。而胡馮以爲張儀之語，事實有決不可能者。

韓非子集解初見秦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句下注云：張文虎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文，按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

今按秦本紀秦武王元年張儀去秦相魏，二年卒於魏，（六國表記儀在元年卒誤儀傳可證）白起擊楚拔郢，在昭王二十九年，擊魏華陽軍則在三十四年，破趙長平軍則在四十七年，皆儀死後，三四十餘年後事，決非張儀之詞明矣。復次，韓非視從衡之說爲浮說不足以治國是矣；然六國以從抗秦，秦雖強，以一國而當數國之兵，亦秦所苦也。按秦本紀昭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五十年，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莊襄王三年，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郤於河外。國策亦記四國將攻秦，時韓非適在秦，然則韓非破從之說豈無因也哉。韓非正欲以破從之說，以解秦之所苦，欲得秦王一聽其說也。而程氏謂爲范雎之書，亦不可信。范雎入秦，卽獻以遠交近攻之策，以爲韓魏乃天下之樞，韓乃心腹之病，首勸昭王攻韓，與初見秦言「先舉趙」不合，且下痛斥長平事，謀臣不能卽滅趙之非，按范雎傳言昭王用應侯謀大破趙於長平，其時雎正用事，爲謀主，豈有雎乃痛斥己之非計乎。程氏之說不可信也。乃尹桐陽韓子新釋謂非以爲非用張儀之說不足聳始皇之聽，故襲其文而加敘儀後事實，以爲進身之資，更不可通。原文一氣直下，豈得謂襲之而又加敘乎。如是則初見秦乃韓子之文無疑矣。

又有度篇

胡適云：第六篇有度說荆齊燕魏四國之亡，韓非死時，六國都不曾亡，齊亡最後，那時韓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見韓非子決非原本，其中定多後人加入的東西。

按胡說非是。初見秦云：往者齊南破荆，北破宋，西服秦……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注云：爲樂毅破齊於濟西）與此篇文法正同，此無齊不得謂齊遂亡，此亦不得謂荆以滅亡，齊以滅亡，魏以滅亡。蓋謂荆無莊王，齊無桓公，燕無襄王，魏無安釐王，而遂不霸強，所謂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也。否則齊、桓公、荆莊王、燕襄王、魏安釐王後皆享國數代，安能言其氓社稷而齊、荆遂亡邪？不特韓子所必知，卽韓子之徒亦必無如此之顛倒也。按謂荆以亡，齊以亡者，謂國家變爲弱也。故下文云：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云云，則本文並非言滅亡可知矣。此篇乃韓子之文，篇中雖有同管子明法篇者，法家共持之論，吳汝綸以爲說韓王之書是也。然則韓非之書，竟有非韓非文在者，此何故？蓋非著書非一時，而全書又非其手定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敘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

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非私記未完之稿，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韓子之作可分兩時期：一爲在韓之作，一爲在秦之作是也。

王先謙云：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見韓非子集解序）

由此以觀，則韓子全書之成，乃其徒所手定無疑矣。而王氏將其所作祇分兩期，亦未爲盡善也。大概本書之首自初見秦，至愛臣爲在秦之作，爲其徒所收錄。自主道至難勢，則爲韓子平日之稿，而多經非之手定。問辯以下三篇，又爲其徒記其平日之問答。說疑至忠孝，則其徒收錄平日之稿，所謂「私記未完之稿，而收入書中」者也。人主以下，則或其徒掇輯舊文，俱歸韓子云爾。茲爲便於觀看，更列表以明之。

第一類 游說類

一、初見秦
二、存韓
三、難言
四、愛臣

說秦

初見秦存韓兩篇，爲說秦之作，人人所知也。

吳汝綸云：「難言愛臣皆說韓王之書，其篇名非其自定，但以篇首目之，其文自稱『臣非』、『臣聞』，必說人主之言也。」

吳說爲必說人主之言是也，說韓王則恐非是。按韓非受命使秦，卽上以初見秦一書，言破從併六國之術，其次卽上存韓一書，言當先攻趙及韓之未可舉。及李斯等言非終爲韓不爲秦，請秦王誅之，於是下吏治非，史記稱其時「非欲自陳，不得見」，疑難言一書，當卽其時所上，中有「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下卽繼之「大王若如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其終則「愚者難說，君子難言……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可見當時處境之危，其言之哀，其情之可憐也。初見秦稱「大王」，此篇亦稱「大王」，說韓書所無也。戰國策秦策言姚賈止四國之兵，秦王大悅，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以爲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交於諸侯，且譏賈爲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史記稱李斯姚賈害之，有來由矣，則非上書言「愛臣大親，必危其身，入臣大費，必易主位。」其必指李斯姚賈而言也。中有「臣聞……」可知其必上書之詞也。

主道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姦

十過

孤憤

說難

諫韓

第二類 上書類

和氏

姦劫弑臣

亡徵

三守

備內

南面

飾邪

此非平日所著之書，其篇名俱有意義，想必經韓非之手定也。史記稱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十餘萬言云云。既言數以書諫韓王，則諫韓王之書必甚多，今按有度有「故臣曰……」云云，飾邪稱……「臣故曰……」「今韓……」其必為諫韓王者無疑。及第二十卷忠孝，亦稱「臣之所聞曰……」「臣曰……」亦必諫韓書外，（忠孝不爾此類下別有說）疑諫韓王書必不如是其少。吳闈生云：飾邪以上多諫韓之書，孤憤所謂「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亦為韓發也。」雖不敢必其盡為諫韓之書，多為諫韓之書則無疑矣。

第三類 老學類

解老
喻老

韓非平日之作

馮振心先生云：「解老喻老之別，解當徑釋老義，喻則援引古事以明之，若韓詩外傳之說詩，然解老中詹何坐弟子侍一節，則兼於喻，喻老中亦多解而無喻者，或古人著書體例不甚嚴密，或始本分別釐然，後人傳鈔，遂多

殺混，未能定其本真矣。」（見五十五篇提要）蓋韓子精於老學，史公所謂「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穢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是韓原於老也。家叔祖柱尊先生謂：老子無爲而無不爲之道，莊子得其「無爲」而韓非子則得其「無不爲」。（詳見老學八篇諸子撰論等書）史公列老子與莊子同傳，其意深遠矣。

第四類 紀事類

說林上
說林下

韓非平日之作

韓子最排斥放言高論之徒，故其言必有事實以證明之。喻老說林及內外儲說等俱是。史記稱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十餘萬言是也。

觀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體

大略多人主之道

第五類 君術類

內儲說上七術

內儲說下六微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左下

經（附傳）

外儲說右上
外儲說右下

按觀行篇言人君正己及用人之道，所謂「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也。」安危則歷舉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守道則言立法之要旨，所謂「握庸主之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守國之道畢備矣。」用人則言人君善用人必循賞罰，「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功名言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之道，大體言人君之大體，法自然，以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所謂「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也。

馮振心先生云：「內外儲說左右上下共六篇，皆先經後說，所言盡人主御下之術，人情機變譎詐，可謂發露無餘……」吳汝綸云：「內儲說外儲說其篇首之所謂經，韓子之文也。其後雜引古事，乃爲『韓學』之所爲以解韓子之書者也。其南面篇末說在商君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以下云云，其文與儲說相類，彼無古事爲之疏釋，知此疏釋非韓子自爲也。至外儲左上之鄭縣人乙子妻，孔子御坐於哀公，簡主謂左右車席甚美，費仲說紂，齊宣王問匡倩，桓公問置吏數條，不見於經，則經有脫文也。」吳說是惟解經者，或韓子自爲之，以便人君之觀覽，亦未可知也。

第六類 辨難類

難一
難二
難三
難四

闢當時之俗論

〔難勢〕

以上五篇韓子極辯論之能事，俱歸諸法術賞罰之道，難勢一篇尤佳，吳汝綸以爲論議之絕調。

第七類 問答類

問辯
問田 韓子之徒所記
定法

問辯言上不明則辯生。問田首段言將帥必始於卒伍，宰相必起於州郡。下段記韓子答堂谿公之言，可知韓子救世之志，與犧牲之精神。定法言法與術之不同，及韓子兼商申之法術，與申商之未盡善，可知韓子之偉大。以上三篇皆記問答之詞，問田更記「堂谿公謂韓子曰……」疑皆其徒所記者也。

第八類 通論類

說疑
詭使
六反
八說
八經
五蠹
顯學
痛斥時病力尙功利

按說疑力言仁義智能及不令之民，（許由等）而崇功利之臣。詭使亦力非好名之士，而尙戰功。六反則力斥貴生之士，文學之士，有能之士，辯智之士，礪勇之士，任譽之士，亦歸本於其所謂功利者也。八說則非不棄仁人，

君子有行，有俠、高傲、剛材，得民等八種之人。入經分述八經。五經詳論世異則事異，古今爲治之道不同。韓子之「進化論」也。顯學力闢「儒」、「墨」，使時君不必養儒墨之徒，及言民心之不足恃。以上七篇，除八經篇頗不類外，餘皆痛斥當時之時病者。韓子之功利主義大略見於此矣。

第九類 補輯類

忠孝
人生
飭令
心度
制分

韓子之徒所雜錄者

按忠孝、吳汝綸以爲說韓之書事也。大旨言任法而不任賢。人主言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欲人主不聽不肖之臣而用法術之士，亦類乎上書之詞。忠孝則因首句「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名其篇曰「忠孝」。人主則以首句「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名其篇曰「人主」。疑皆其徒所收錄，篇名亦未經其手定也。飭令本商君之文，而心度制分兩篇文字亦不類韓子，惟其旨亦與韓子合，故其徒收而爲一集云耳。

四 結論

如此，則韓子一書其首四篇及其末五篇，皆其徒所手定而附入之者，其中間則韓子所手定，雖其中不無散佚，而其大旨亦可得而論也。（錄學術世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實價九元

出版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晏子春秋校注 實價一元	列子集釋 莊子集解 莊子集注 老子本義 實價一元五角	荀子集解 實價四角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實價一元二角
第六冊	第五冊	第七冊	第八冊
呂氏春秋 實價一元二角	韓非子集解 慎子 商君書 管子校正 實價一元五角	淮南子 新法論 衡言 實價一元	鹽鐵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實價一元二角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廣王
注氏
續古文辭類纂

世界書局
發行

▼王先謙纂

一冊實價一元四角

(寄費掛號
一角六分)

是書取法於姚氏古文辭類纂，選輯有清中葉各家古文，精覈校讎，注釋簡明，務祛冗長繁複之弊。生僻之字，例用注音，文後評語，悉仍其舊，唯所有眉批，一概從略。全書用仿古字版付梓，古雅可喜。

3847350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拾貳月拾伍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903993

